



繪圖足本

東漢演義

上海棋盤街中
啟新書局發行



3 1762 0746 6

續東漢演義目錄

- 第一回 奸計圖王侵寶位 忠言罵賊死金鑿
- 第二回 假帝治民圖社稷 金忠硬節老風塵
- 第五回 三諫不從應致敗 千金和議可為痴
- 第七回 鄧辰薦傑扶新主 光武求賢會故人
- 第九回 王莽選材噴武魄 崔杼揭榜報蘇獻
- 第十一回 古廟潛逢擊國柱 平波暫別棟梁材
- 第十三回 少翁預卜聖君臨 訪推命運何時泰
- 第十五回 光武中興恢漢業 堅譚一戰復劉基
- 第十七回 勢危馬死懼兵困 運泰牛生出敵圍
- 第十九回 李宣障上擒王將 藍羊城中却漢兵
- 第二十一回 新野兩軍開仆僵 棘陽二將顯威名
- 第二十三回 軍敗巨鹿戰蛟龍 高國舍生全大義
- 第二十五回 畏名賊子立劉立 名臣重會圖謀策
- 第二十七回 拖腸屢戰心無懼 斬首推積氣愈雄
- 第二十九回 佞賊空謀求漢將 創業興王訪事賢
- 第三十一回 破敵也知居士好 成功猶有故人思
- 第三十三回 聞風競獻歸仁里 雪恥爭迎掃賊奸
- 第三十五回 感拜王郎欺正案 傾扶漢主滅奸邪
- 第三十七回 王霸合兵援帝難 仲華日火燎君憂
- 第二十八回 仗劍金階扶冠主 乘威拒賊侵英主
- 第二十四回 肆凶王莽人民怒 嚴光卦卜知真主
- 第二十二回 蘇獻百端譏烈士 別逢共叙情難已
- 第二十回 隱真姓一時甚復 聚兵白水屯營寨
- 第十八回 歌聲未已明君主 無計脫奸全叔命
- 第十六回 岑彭設計偷營寨 興邦求士復深仇
- 第十四回 紫微耀奔求名將 淨名奪利空呈表
- 第十二回 明良一舉妖人破 智士規宏終大器
- 第十回 操謀敵主心過望 民感仁威歸聖主
- 第八回 大啟雄兵經日會 月明妖婦駕雲來
- 第六回 假制施仁救小民 叛國蘇成將卒驚
- 第四回 王莽料場選俊英 寶劍屢奏探明君
- 第二回 配合應知分所為 去假名即日興兵
- 第一回 遇將長安脫困籠 話國緣終義母亡
- 第一回 施謀殺賊解君愁 鄧禹圖謀進棘陽
- 第一回 碎胆奸雄歸馬武 列宿紛臨助聖君
- 第一回 英雄勢逼反王君 勇將齊避敵寇亡
- 第一回 小人狹隘豈成材 杖策追君意遠圖
- 第一回 天憐弱寡退邪兵 月明妖婦駕雲來

續東漢演義

目錄

第三十九回	奸計誣良誅佞賊	忠言報眾鄧英賢	第四十回	平除賊詔肅王職	薦舉能封太守權
第四十一回	眾將中興扶帝主	羣臣赤胆佐君王	第四十二回	赤眉鄭平扶盆子	帝勅關西拜鄧臣
第四十三回	王匡結賊經更始	盆子哀臣避赤眉	第四十四回	朱破赤眉重拜將	復攻反賊再興師
第四十五回	勤馬討凶安社稷	請兵伐暴拯時危	第四十六回	馬援說好專智主	劉君遣將伐驍雄
第四十七回	大將平齊賓迎伏	元臣述疏論興亡	第四十八回	忠臣一不難體存	賢士三徵不屈名
第四十九回	為國運籌畫數纒	拯危決策將俱降	第五十回	賊思君義誠傾服	帝泣忠臣厚敘封
第五十一回	馮異兵臨天水破	岑彭師震蜀川驚	第五十二回	吳軍克戰平巴蜀	漢帝追勳擢廟廊
第五十三回	偃武修文圖致治	數田詔尹氏遭害	第五十四回	廢郭封陰子受藥	伏波標柱平交趾
第五十五回	郡守陳豎查虛穰	表請詔辭仁智見	第五十六回	告願饗天明制度	圖形畫像著功多
第五十七回	賢臣避世勤耕織	烈女承恩繼史書	第五十八回	鄧薦托親辭避辱	班昭誠女欲全倫
第五十九回	誦出朝歌民政治	闕臨攝職國臣荒	第六十回	強逞入朝辭博主	埋輪當道劾奸臣
第六十一回	埋金賞德傾京城	切齒忠言喪佞臣	第六十二回	忠言觸佞念冤獄	德政清羣致治平
第六十三回	貴盛一門貪愈恣	張奐威風寒虜胆	第六十四回	李膺嚴肅振朝綱	誣忠擊賞愛埋獄

光武皇帝

鄧禹

嚴子陵



巨無霸

王莽

蘇獻



朱祐

任光

耿弇



岑彭

姚期

馬武



續圖東漢演義卷之一

第一回 奸計圖王後寶位 忠言罵賊死金鑾

按繼平帝大臣姓王名莽字巨君大明元城人王曼之子也曼兄弟八人俱任公侯之位惟曼早死未封莽自幼於伯叔王鳳王雲等撫養及長莽恭儉勤身總管糧餉常與整理衣冠人皆曰儒生也外交英俊內事諸文曲有禮意因元帝選其姑入宮得寵立為孝元太后啟莽封為新都侯爵位更尊節操嚴肅或召隆治膳服諸女至平帝即位莽主一如妾妾絕色寵貴起凡進與平帝為妃遂加莽為太師安漢公領攝樞密院事莽以莽之端自是莽得專權威勢日振國政朝綱悉握其手時王莽形谷古怪氣稟嶮巖為人心肝性燥疾始能人有鎮漢之心後帝再加以九錫之封凶狂愈肆則平時竟遭其禍而奪其位焉後時言王莽虛舉

周公恐懼流言曰 王莽篡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乙丑元始五年臘月八日平帝壽誕文武百官各整朝衣齊集恭候千門之外待駕臨霄是日平帝登殿群臣列班拜舞揚慶俯伏金階之下慶賀萬壽三呼禮畢左班忽有一臣紫袍玉帶腰帶烏靴手捧金杯步至金階跪于帝前啟曰我王萬壽臣無稱觴之慶特具椒酒一杯以表君臣之義愚我主皇帝微意帝聞奏視之乃皇文王莽也帝思此金昔有不平之意恐生毒害乃佯狂朝側推醉不受莽負帝辭身直起扯住龍袍以酒灌入其中詎料半傾於身帝不得已而飲之頃刻間御身倒下龍床七孔皆流鮮血殿下百官各自驚惶退在殿下喪喪不敢言嗚呼平帝之命不幸墮於奸人之手良可痛哉

却說殿上百官見王莽將毒酒灌死平帝無一人敢言但呼階下忽御屏風後閃出一人身長八尺面容紫黑色相親堂堂身軀盤龍袍腰纏白玉帶手持金簡足踏烏靴乃皇叔劉盆兒見王莽將酒灌死平帝大罵奸賊漢家有何負汝安敢逆天行事殺穆言君莽曰爾上相奪取奉至天下享此數年之榮又且陵辱大臣無理已甚令天心順我汝何言哉劉盆兒曰賊夫及賊不思漢王以汝官高爵極尊難言今日忘其天恩弑王奪位天下不容言耳手持金簡怒似雷震向王莽便打帝邊閃出一將仗劍趕來大罵無知賊子敢欺君越法若不斬首為示恐難服眾遂拔劍向前一砍

登死于地，曉得眾將俱不敢言。

吟宵下詩贊劉登，湧出金鑪數甚當。雖然身被奸雄挫，罵賊聲名萬古揚。

總評 王莽不足論，獨怪地上百官竟束手以視，亦可恨，亦可憐，但登亦不可少。

第二回 仗劍金階扶冠主 提兵入禁斬絞娥

却說斬死皇叔劉登者，乃殿前大將軍蘇獻也。王莽大喜曰：將軍與我同心，恢復天下，官居極品，與國同休，而不敢忘今日之盛德也。獻聞之，不勝大喜，遂接劍立階而言曰：從今日之後，如有不服者，哀孫殺身，竭力匡扶者，封侯拜爵，官聽罷，一番應聲應同佐護。王莽曰：傳國風，今不知在于何處。蘇獻曰：孝元太后收葬，王莽即令蘇獻與弟王喜去取太后正在後宮，不知獄君之事。有宮女入報曰：今王莽將燔酒灌死帝，蘇獻殺死皇叔，娘娘尚不知其故。太后聞言大驚，立時魂飛魄散，悶死于地。宮娥急救多時，方醒，放聲大哭，幾醒幾絕，乃大罵賊臣。我漢與女素無交，何故反若奪位言說。復思此賊既弑吾君，必來取印，遂抱往投漢井投死。賜將王莽蘇獻王喜二人，趕至截住，叫太后將印何往。太后曰：往前殿投獻王莽，爾等何故阻攔。蘇獻知太后詐言，向前欲奪，太后見其來奪，思將王印打死。此賊以報殺帝之冤，遂輪起王匾，要蘇獻打，被蘇獻躲開。蘇獻處守於太湖石上，獻欲近斬首。太后見其來奪，急投井而死。却說蘇獻見太后自投井死，即捧王印于手，見損壞一角，以金鑲之，獻于王莽。具說前事，莽聽畢大怒，令弟王欽領三千羽林軍，搜入宮中，將平帝家屬並八百娥，美女盡行謀殺，有誦為証。有如春暮起狂風，花落殘英遍地紅，殺氣沖開金鳳閣，雲間盡展慶雲宮。

第三回 假帝法名圖社稷 全忠硬節老風塵

却說王莽傳令，復絕漢朝之宮宇，盡滅劉氏之宗。校官守老幼，皇親國戚，悉皆殺盡。王莽親自仗劍立于殿前，忽見一小兒走出，視之，美貌端然，年方後，傳德隱居王五之孫，乃欣然抱子之子，懷呼單文武俱往，前殿拜王為君。按鑑小兒乃漢宣帝元孫，唐成侯之子，年三歲，名曰孺子嬰，起平帝崩，無嗣，王莽見其年幼，乃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

為安定也。丙寅三月王莽親抱太子嬰坐於龍榻之上。宋文武百官拜伏在階。三呼畢禮。蘇獻出班言曰。今漢祚已終。天下盡屬吾王。又將尊嬰為帝。為何如。郭之介曰。法不知。劉氏宗祚。未能悉滅。蘇獻心事。關外尚王。者甚多。今假立為帝。使劉氏來朝。如刻有印。殺之。不赴朝者。以兵伐之。學取周公巨攝朝之規。使不知吾居漢之業。除劉氏禍。根免生後患。眾皆然。遂立為帝。改元。號居攝九年。五月。詔莽稱帝。帝丁卯二年。莽休。周書作。詔。令人編諭天下。言。皇帝尊屬。不臣。重貴。今已遜位。于。太子。嬰也。由是。吏士。攻。蘇。破。之。戊辰三年。王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下。之。助。遂。召。蘇。獻。等。入。坐。後。殿。議。即。其。事。莽。曰。漢。室。已。絕。吾。懷。子。嬰。帝。為。今。任。受。一。座。名。將。何。如。耶。獻。曰。我。王。威。名。海。外。聲。振。京。都。天下。吏。民。悉。皆。畏。服。且。子。嬰。乃。漢。室。後。孫。不可。久。立。為。君。倘。後。養。成。威。德。就。我。王。室。費。前。以。莫。若。乘。此。滅。之。自。取。天下。豈。不。全。乎。王。莽。久。有。此。意。但。未。可。自。專。今。見。蘇。獻。所。發。乃。漢。室。宗。子。將。宜。所。言。是。時。十一月。以。居。攝。三年。改。為。更。始。元年。莽。即。真。太子。之位。定。天下。之。號。曰。新。加。封。蘇。獻。為。大。司。馬。兼。領。行。省。事。御。弟。子。尋。為。大。司。馬。兼。領。樞。密。院。事。王。欽。王。邑。為。左。右。大。將。兼。主。書。為。司。天。大。監。文武。百。官。悉。受。封。贈。各。自。謝。恩。而。退。是。日。王。莽。親。迎。漢。巨。象。勝。至。殿。謂。曰。久。聞。大。師。自。無。縛。才。茲。雨。為。太子。師。友。可以。小。心。誨。導。開。卷。誦。論。倘。能。立。志。於。朝。則。泉。下。亦。難。忘。矣。蘇。勝。泣。下。而。言。曰。吾。受。漢。皇。重。爵。不能。為。復。孫。孫。今。國。破。君。亡。罪。宜。連。死。尚。何。圖。蘇。將。三。而。欲。生。哉。王。莽。曰。大。師。非。不。能。忠。今。漢。室。滅。亡。天。數。然。也。大。師。若。肯。扶。孤。撥。亂。亦。不。失。宰相。之名。以為。子。孫。相。受。之。計。今。何。苦。教。之。耶。言。訖。不。由。所。愿。強。入。東。宮。即。令。太子。王。嬰。講。論。博。學。制。服。其。心。蘇。勝。見。逼。不。得。已。而。入。宮。穿。穿。闔。坐。不。就。飯。會。遂。餓。十四。日。而。死。時。年。七十。有。九。太子。王。嬰。受。帝。前。報。知。王。莽。言。大。師。蘇。勝。不。食。自。死。王。莽。謂。然。數。日。其。良。士。也。遂。傳。勅。令。葬。東。門。之外。是。時。清。明。之。土。又有。說。蘇。勝。亦。相。屠。林。慮。也。官。以。明。經。節。行。願。名。于。世。莽。知其。背。違。使。之。紀。遂。相。屠。林。唐。遺。即。詣。入。朝。莽。宣。至。殿。下。三。呼。禮。畢。謂。曰。久。聞。卿。等。明。智。之士。未能。親。躬。令。至。不。棄。而來。吾。之。願。也。答。曰。陛下。聖。德。仁。君。臣。等。庸。才。淺。薄。不能。明。政。法。事。以致。王子。傳。落。乞。陛下。姑。納。為。用。莽。曰。君。是。才。則。有。是。用。卿。等。明。經。博。學。特。請。為。太子。侍。講。何。蘇。獻。和。士。相。如。意。令。入。東。宮。四人。謝。恩。即。入。內。去。遂。為。太子。師。友。莽。見。蘇。方。未。至。遣。使。安。車。以。迎。使者。見。蘇。方。曰。吾。王。王。莽。久。愛。賢。士。渴。想。心。城。今。特。遣。五。車。迎。請。賢。士。早。赴。恩。被。之。望。子。謝。曰。亮。榮。在。上。下。有。某。田。今。明。主。方。隆。唐。堯。之。德。小。臣。敢。

守其山之節使有見不慮遂回見王莽具說其言不強致之有詩曰

細評賢士漢誠微 名節健高世所希 視死鴻毛輕不易 清風猶過首陽薇

總評 班固曰三貢之才過於冀勝守死蓋通勝負臨焉逼而不諂諂方近之此論蓋許畫薛而深惡唐林諸人也

我意亦然

第四回 東威據賊侵英主 假制花仁飲小民

己巳新建國元年春正月王莽登殿召文武百官議曰子嬰廢矣今朕為帝則有三君將如之何蘇獻出班奏曰天下國家不可二主且陛下新居寶位未見清政再與肩立並朝恐後多有自勝百姓怨望後臣愚度陛下可減子嬰而取歸一統度使萬民清樂四海昇平應陛下許發莽曰子嬰廢朕立之若再復漢是不仁也王莽時露子心蘇獻曰陛下既不思漢可廢之為公職如何王莽准奏蘇獻嘗言入後宮廢子嬰為安定後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却說漢陳平之舊業府庫充實官賞豐隆蘇獻謂天下豐與莽廢子嬰之計其心猶不滿足欲挾小漢家制度更為疏濶故特召蘇獻問曰朕聞古帝王有公士養民之良法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分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百畝為私田八家各授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稅一所國給民富而須聲四起則刑措不用於世也至若秦環壘制而廢井田則天下人民皆患而起貧益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五畝之地漢家感田極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廢成也而豪民各相侵陵貧者無活則借貸富者田耕共分所取富者被上逼稅則侵陵者多取子租上取乎中中取乎下名為三十稅一實乃十而取五也故富者家藏金玉廣地粟根肥馬騶養驕而富者貧者不無足饑食缺充餐不厭糲糠窮而貧者當此之時民俱困子無辜則刑困而不供也今朕欲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蘇曰私屬富者不得買貧者不得賣其男口不盈千入而過田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使民者得食王者得安卿意如何

王莽曰陛下之仁勝于文武無一不當今若除苛政而復古禮則天下不日而化也尚何言哉王莽心大喜傳旨頒諭天下郡里鄉黨敢有不遵非井田聖制者殺都四裔以懲惡魁于是富民斂怨去苦勞苦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再解

總評 井田良法也王莽之行實足以亂天下耳

第五回 三傑不從應自敗 千金投誠可為知

辛未三年王莽自廢字嬰之後。情有府庫之富。欲立威。服國。奴是日設朝。文武百官各拜畢。莽即傳旨。令孫惠
 等十二將率兵攻伐匈奴。嚴九急出諫曰。陛下不可輕敵。匈奴為萬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之君。有必征之者。後世三
 家周秦漢。率兵征之。皆無得勝於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為策。馬周當主時。穰奴內侵。王子涇陽下。塞宣王
 命將征之。大獲全勝。蓋瑯而歸。其視穰奴之侵。猶之蚊蠅。之于一指之身。而不察。力。故天下咸稱宣王之威。是為中
 策。至若漢武帝時。漢將練兵。約賞輕糧。深入遠地。雖有克獲之功。胡以報之。所以兵連禍結。三千餘年。則中國消糜疲
 散。日甚。後匈奴犯界。武帝起兵伐之。殺其將十之五。平定邊疆。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春皇志小。恥而輕民。九北塞
 長城。延及萬里。於渭南起。建河。高數千丈。五步一樓。十步一關。界填海修。築。各塞疆。境。既全。而中國內。竭。以長社
 纒。終不能保。是為無策。今我王即位。天下未安。且值年歲。荒。荒。人民飢饉。北邊兵馬。精壯。臣甚憂之。愿王恩察。莽不從
 言。率兵前進。以孫惠為先鋒。王尋為元帥。王邑王歙為左右。使是日點起兵。五萬。各披重鎧。分道奔出。金戈耀日。赤
 幟遮天。行經數日。至塞。都說匈奴。單于王。聽知莽兵。擁界。急引十萬大軍。至塞。迎敵。兩陣對迎。孫惠出馬。頭頂白
 頭盔。身穿鎖子甲。手提金龍槍。坐下烏騾馬。大喝一聲。叫戰。奴決戰。匈奴單于聞言。大怒。急提方天戟。跨上追風馬。立
 於陣前。罵曰。武君賊。不。安敢大言。稱。奴之。賊。奴。令人。驚。莫。昔漢武帝時。兵強將勇。尚有畏言。之心。年年遣使入貢。汝
 主莽。賊。侵。奪。劉氏江山。殘虐天下。百姓。今反敢。與。王。爭。戰。正合。披。汝。以。雪。平。帝。之。冤。孫惠曰。難。難。賊。奴。不。識。英雄
 好漢。草下。馬。降。度。雷。殘。命。言。說。兩。軍。排。開。陣。數。金。鼓。齊。鳴。角。聲。吶。喊。風。入。交。兵。戰。有。十。合。孫。惠。敗。本。單。于。趕
 殺。王。邑。王。歙。出。馬。火。攻。一。人。戰。未。兩。合。飛。走。回。陣。單。于。率。兵。追。起。混。殺。一。陣。王。兵。大。敗。各。奔。逃。匈奴。收。兵。進。入。中。原
 安。不。都。說。王。尋。等。走。至。一。山。坡。收。聚。殘。兵。傷。折。半。數。先。安。敢。再。請。取。曰。願。奈。難。難。輸。吾。一。陣。又。入。中。原。境。界。將。如。之
 何。孫惠曰。元帥少憂。匈奴雖得一勝。則無遠智深謀。豈能若其不備。可去偷劫營寨。必能破之。王尋聞之。大喜。至夜二
 更。即令孫惠等分軍五隊。按馬潛行。至塞。周。迴。一。遍。見。其。俱。已。酣。睡。一。聲。炮。响。四。門。齊。入。叫。喊。振。地。叫。殺。連。天。驚。起。匈
 奴。營。寨。盡。不。識。東。西。單。于。慌。忙。上。馬。引。兵。出。北。殺。賊。孫。惠。截。住。二。馬。相。交。共。戰。十。合。單。于。倒。東。奔。去。又。遇。王。尋。阻

往約戰三合。被單于撞出陣去。王尋勸捨其後。一齊趕上混殺。匈奴大敗。遍野伏屍。山積溝坡。血流淋漓。怨氣直達天神。悲鬼泣。賊臣之害可勝言哉。王尋將軍安寨。頭歌都說匈奴單于。走至雁門關。死扎殘兵敗卒。不下千餘之數。十萬軍來。俱被傷折。至次日。回朝。整集匈奴二十餘萬。又入北塞。擾亂中原。殺將奪馬。虜掠生民。王尋等知匈奴復發。軍要。其勢大難敵。即班師回朝而去。有詩為証。

好雄恃富欲威名。惹動兵戈兩勝爭。北野空虛堆暴骨。中原擾亂斂民生。也知勢弱難驅大。始信匈奴未可輕。負殺當時三諫策。今朝才把智愚評。却說王尋等回。表安入朝。見帝。奏曰。臣領陛下勅旨。北伐匈奴。不意其兵勢。大入馬精強。五萬人馬。破其折傷。一半。後臣夜往劫寨。得

一勝。今匈奴又聚大軍二十萬。已入中原境界。劫掠財物。殺害生民。臣等兵微將寡。不能抵敵。故此大敗。而回。乞我王急將何給。王莽聞奏。大驚。惶急無措。乃長嘆曰。不聽嚴當師之言。今日果有慘禍。嚴允復進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可退匈奴。莽曰。卿有何計。早為寡人解悶。允曰。自古匈奴志在財帛。陛下宜將金帛。遣使議和。免使黎民枉受塗炭。莽聞之大喜。即將黃金千兩。緞絹百車。遣司天太監王豐。齎書講和。王豐領旨。即日出朝。上馬前行。至北邊寨。令人報

匈奴單于。出馬門曰。汝來何幹。豐曰。吾主王莽。聞君入界。故將賞金。解送黃金千兩。緞匹百端。特來進貢。大王克致生民受害。兵卒勞苦。乞大海量。恕納微意。單于聞言大喜。即將金帛收下。罷兵收甲而去。異哉黃金去。却說王豐講和。匈奴即日回朝。跟兵護卒。唱凱驪歌。入朝。見莽。奏明兵事。王莽大喜。急命光祿排筵設席。王莽重加金帛。酬謝。遂有詩為証。

北邊戰戰感堯風。遍野黎民鼓腹中。王莽欲鳴威塞險。反將財帛去和戎。

總評 嚴允之見大是。惜莽不聽。使中國之民。流為盜賊。而莽亦以亡天耶人耶。

第六回 肆凶王莽人民怨 叛國蘇城將王嵩

却說王莽和議匈奴之後。更加暴肆。作威可法。復與重民。殘虐。四月。征夏稅。八月。起秋粮。獄訟不決。侵刻小民。當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甚而枯旱。蟲蝗。飢饉。日熾。於是各處并起。為盜。荊州新市。王鳳。王匡。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舉。藏于綠林。多者十餘萬。少者七八千。擾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其子。此時者也。十一月。王莽召諸臣問曰。朕自登位之後。未見刻薄。但聞群賊。乘機。豈是。不約。四時。失序。民皆怨望。何也。司天監王豐。出班奏曰。陛下欲安天下。可備香

言謂是一人在莊外直向草堂而來見老婦與仲李春施糧與良曰汝何姓名答曰吾乃漢祖九世孫出魯堂去
沙定玉劉發之後劉欽之子名秀字文叔九歲時為王莽及漢合并賊蘇獻領兵搜掘魯堂過秀父母自投井死
秀獨奔走遂失去路便暗祝當蒼將腰間玉環拋下地得一黑鴉引路遂得聖此續神闡之謂秀曰吾乃汝兄劉縯
劉仲是也三人抱頭大哭劉良見其龍顏鳳目懸額虎頭有若君之相心下微微暗喜乃謂秀曰吾恨漢室無人且
料汝尚存此遂納縯仲秀三人為子故茲曰金長曰金縯次曰金仲幼曰金和隱居白水為農按縯仲二人乃上
界左輔右弼星也後光武救贈秀自隱居務農者紅光龍體靈靈身相言異日必有九五之尊村中自秀
居後因豐五穀麥黍兩岐南陽境內年年荒饑餓死人民屍橫遍野但有白水村中因不豐稔一年有兩歲之糧時光
武年二十二歲見叔父劉良有不悅之意問曰叔父為何朝夕憂悶良曰我前者去胡陽城見莽賊出黃榜選納英才
使吾有不悅之意和曰是何言也此國家之正理聖人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何故憂之良曰國家之恨未報社稷之
仇未復故言憂之言未已忽有一人於門外直奔草堂而來乃南陽新野之人姓鄧名名名雲字雲卿父為江夏太守乃秀
之姊夫劉元之夫也入見文叔奉禮畢良問曰公來何意辰曰實不相識奈小莊今歲旱死禾苗缺乏糧食特來乞
乞借濟急後當見還良聞之即令光武裝上三車與辰回厠文叔曰別後多年春曾一晤今與姊夫同往探取吾姊以
敘姊妹之情一人遂行至辰莊上下馬請入中堂與姊劉元元花禮畢辰令置酒款待文叔三人同飲元姊修然淚下
謂文叔曰父母被賊逼殺死後妾遺棄江山今尚不報再待何時姊夫見文叔曰弟久有此意妾身為農夫父高
能為弟姊曰太祖高皇亦事農業何能與妾深室文叔曰太祖有蕭何張良韓信世稱三傑神機莫測妙算無匹故人
稱成大業今弟欲行存無三傑扶助豈能獨立而成哉辰曰天既賦以如是之人必有賢才護佐何患無之文叔曰今
天下兵力悉歸王莽吾等兄弟身力弱豈可與爭耶辰曰不足為慮吾有一人胸合豹膽腹運神機此真乃與劉賊
賊之士視莽如翼之視蘇獻若嬰兒若得甚至則天下易如反掌矣有詩為證 甲辛縯曾飽胸中筆能施造化功
妙策遠能輸呂尚雄雞端可敵黃公星辰玩列知休咎卦象排成判吉凶庶得龍龍飛頂兆定教三益前五元瓊

總評 君臣遇合自有前緣

賤暗思今日之會乃天假良緣使吾得見賢士漢堂江山從此可定矣子陵遂邀文叔鄒禹同入草堂之上依次坐下
子陵曰自與公子相遊別後常思嘗蒙未得一見今承屈降頓領蓬蓬生輝文叔曰故人久別今日重逢誠乃天緣也
豈獨然哉胡曾有詩云 七里灘清映石層 九天星夢感嚴陵 釣魚台上無絲竹 不是高人孰可登

第八回 嚴光卦卜知真主 王莽科場選後英

三人各敘闊別之情子陵問禹曰文叔此來有何見教禹曰特來求吾師發一課問取興復漢室之事究竟如何子陵
曰吾尚記得文叔八字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細將八字推算謂文叔曰真帝王之命也二十一歲小旺至三十
歲上大旺當貴不小依此命法則三年之內大可發迹秀曰先後何為子陵曰先臣後君依子愚見今王莽開下文武
科場招收賢士公子可去一試倘得錄用以待時運將至一舉而恢復之何難之有文叔曰先生所言極是奈子才然
一身無所依靠恐一有失如之奈何子陵曰吾弟仲華跟助主公同去庶保無事禹曰弟愿隨行請勿煩心言未訖見
一人徑入堂來生得身材短小形相非常推嚴名奇山村之人本與子陵同姓拜為兄弟至堂與眾人施禮畢謂子陵
曰今聞長安武弟欲赴選場來求發一課看其吉凶如何子陵于是發一課見文卦大山謂奇曰此課大不祥勿可
輕往依此課決矣若去必欲傷命奇不信其言即辭去文叔曰奈何無同伴豈可獨行子陵見說遂又發一課見卦又
甚言大喜曰主公可發迹也依此文判即有同判言云記果見二人來與施禮文叔曰二公尊姓答曰吾等馮異與王
霸是也三人共話君臣之義文叔大喜 按鑑馮異字公孫潁川父陽人也乃上界箕水豹後光武封為征西大將軍
武津侯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乃上界鬼金羊後光武封為上谷太守淮陽侯其時天色已晚子陵謂文叔曰今
夜天色清明吾與主公同玩星斗文叔相隨是夜君臣五人同上子陵釣魚之台各立方位子陵指示紫微帝星言與
文叔後有一十八宿跟隨文宿曰吾往長安而去則此心將何如和子陵曰主公若去取星亦當同往豈有拋離也哉
文叔曰恐生不測將如之何子陵曰無妨主公既疑可掩此星而去言訖今將水盆放前乃披髮仗劍向天發念眾人
并不知道何事須臾只見一星落盆中各誇其神異至次日天明四人拜別子陵往奔長安子陵謂文叔曰吾與王
公取過一名去文叔曰何名字子陵曰可名光武 按鑑證法云能紹先業者光克定禍亂者武 話說四人上馬登程

行經數里至長安投下旅店遂往街上閒遊至午門前見眾人各齋預如光武頓有不忿之心乃言曰他時若遂風雲
志破萬言教漢室與言說以手指于午門之上道這道這有日竟仇必報都馬三人聞言上驚急推光武于後僻處去
禹曰王公是何大言馮異王霸二人恐其惹出事來各有退去禹同文叔又往東街遊戲見一人威風壯烈搖擺過街
問禹曰此何人也或人言是王莽丞相蘇獻也文叔聽言蘇獻頓然怒起思想此賊當年逼害父母并投井而死今撞
過于此遂拔劍趕上殺之以雪父母之冤鄧禹急忙挽住謂曰王公得毋頭乎惹出事來吾等皆難救汝言不記臨行
之時師傅吩咐言語教王公依從方可成事鄧禹即將其語呈獻文叔囑歌曰當殺不殺當射不射殺之有損射之則
危光武讀罷大驚謂禹曰誠哉此言若非吾等相勸必必有禍二人遂入旅店其街市人兇相撞混散之離禹等三人
因不見文叔急止街市正行之間忽一隊人過都言午門外道好一漢子被獻斬之禹等三人大驚謂曰若王公遇難
吾等當往急救各自仗劍奔往法場而去行將至近果見斬首于地唬殺三人依舊不語乃嘆曰可惜英雄志士挫于
反寇之手有詩嘆曰天空雲暗驚微鳥可惜英雄一旦傾多負釣台魚上客倚欄空望漢書興却說鄧禹王霸馬
異三人見斬首于地復近觀視乃嚴光之弟嚴育也三人回悲作喜即回旅店見文叔醉倒店中方才睡覺倚榻而
問曰王公何來文叔曰吾于街上遇見故人請飲幾杯故醉卧于此方才醒起禹曰吾等被王公一驚文叔曰為何驚
也禹曰人言王公為蘇獻所斬吾三人仗劍急往法場相救見被殺者乃師傅之弟嚴育吾等方落意而回文叔曰師
傅真為神人也當時此人求課吾師不許其來今日果遭非命言未訖忽聞街上武士人等道來自南門外教場演說
却說王莽傳旨令軍士開教場親臨演說眾軍領命急往南門外武廳上高結彩亭四面紅纓解斷許百姓外觀看
是日王莽鸞臨坐于承亭殿上文武百官班列兩旁馮異王霸曰吾二人先進看其舉動如何王公且少待言訖二人遂由左
教場門外見軍士整飾各持兵刃侍立兩旁馮異王霸曰吾二人先進看其舉動如何王公且少待言訖二人遂由左
翼門進忽遇三人同入問曰三位賢士何姓答曰吾等奉志王梁方修是也敢問二公何姓異曰吾等馮異王霸是也
按鑑志志字仲都東萊蓋縣人也乃上界星日馬後先武封豫章太守中水侯王梁字君毅四川人也乃上昂且
後志封為河南尹皇城侯方修字君冠扶風茂陵人也乃上界張月鹿後先武封為引駕大將軍成事侯五言記

同是講武殿下請帝命五人于場上各獻武藝先施三響後拋槍乃五人演說各中納用即命奏其亭上其意時文
叔在外見五人俱中頓起大怒思言秦賊奪吾漢室先此受此榮貴不如射死以雪先仇遂搭箭射不克用力太猛
雕弓過勁驚動文武眾臣心寒胆戰帝見大怒命命金本武士擊下問曰汝何人氏安敢欺君越法故射死乎文叔曰
吾乃南陽人也姓金名和將來投軍赴選有何欺君帝命推出斬首時有丞相驚駭出案曰陛下不可臣恐斬此
人門外未試武士不敢進演藝有益世英雄勿納為用何妨文叔曰陛下始赦其罪帝准奏命字字奔出殺場之外再
勿容進忽又四人直入名曰郭彤景昇其甚壯聲言秦俱納為用 按魏靈顯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乃上界西王母
後先武封為大司空安鄴侯郭彤字偉居信都人也乃上界豸火蛟後先武封為太常卿靈壽侯景昇字尉卿澤陽人
也乃上界女王嫫後先武封為驍騎大將軍顯川侯景昇字周卿澤陽人也乃上界虛日觀後先武封為虎賁大將軍
安年侯景昇字俊顯川襄城人也乃上界危月燕後先武封為鎮殿大將軍魏陽侯 選舉又見一人身長九尺面
如紫玉目若朗星面右翼閃進直奔梁山殿下帝問曰汝何人氏答曰吾乃棘陽人也姓金名和將來投軍赴選有何
賢士故來投選 按金和乃上界尾火虎後先武封為征西大將軍武陽侯 帝問曰汝何人氏答曰吾乃棘陽人也姓金名和將來投軍赴選有何
心亦彭然然批流砂刃連斷二把又提第三張見其顯耀乃言曰此弓略可為用遂發之力挽起連發三天俱中紅心帝
大喜曰真將軍也即封彭為武縣狀元群臣奏曰陛下少止門外武士未拜選者還多必有高才難見不服居後可再
令輸走一選言未訖忽奏聲亭上一將名景丹見帝封得中武舉第一頓有不忿之心 湖上大場大叫曰誰敢奪我狀
元帝見爭論令其比武二人飛身披挂上馬與彭鏖戰半中亦馬紅纏慢慢月大為景丹背袍甲白馬青鬃使丈二
長槍二人約戰數合被金和起金槍擡景丹下馬帝見彭勝問曰卿此兵器何名彭曰此乃將軍之槍名金鏢
也帝聞之又封彭為西平將軍彭謝恩起趨蓋延出口告與一說二人上馬大鬥數合被金和一標打下馬下蓋延
延敗亦出與戰不幾被金和發一箭射中落地而死帝謂金和曰武狀元已定矣蘇獻曰還恐有未定者再令彭走
一選方才可定言未訖見眾人內閃出一人漢身長九尺五寸謂如法驍勇若鋼釘大嘴一聲道狀元留待我來何人
敢占未知是誰有詩為証 濟濟英才赴選場 人人爭奪狀元郎 雖然未許人攀折 今古男兒當自強

五車書十年費盡書燈苦誰知天下設偏風一旦棄文來就武吾心用意學子韜千里長安應無指憑一跳上書雲
功名富貴談取笑莽賊白眼慢賢人為蠱醜險將吾逐此間無地可容身手提長劍歸真玉後駕南陽胡陽縣馬武
謹題是後有人題者甚多不似此人胆大和姓名書下主莽見歌本意即令蘇獻出街捕獲蘇獻領旨徑往茶店搜尋
不知此人奔往何處即拿店主來問帝曰醜漢馬武傳息汝家今在何處店主答曰從早出外至今未回小人不知何
往帝聽其不見遂放回去復還應那呼出後生高帝後生曰陛下何言帝曰太學院書生復言汝有金龍護體護
身乃真命天子是汝汝為君何得推諉後生笑曰父王錯矣臣乃東宮太子王禹父王官遺職臣職王莽聞之乃熟視
其貌果然乃大笑曰吾兒果有帝王之命群臣曰乃東宮下一人姓劉名秀字文叔由南陽而來投武舉李膺殺瑒
施折官言假認姓名金和曾于太學院讀書見形異者即其人也帝曰卿不早言即令獻領兵往太學搜捉把四圍城
門閉上令兵卒各巡查再傳旨遍曉城中百姓如有隱藏妖人劉秀并醜漢馬武者滿門謀條有存獲獻者封萬
戶城中百姓悉皆知悉却說光武京離不遠往投集賢館明林巷內居住忽知王莽出榜曉諭開城搜捉曉得手足無
措但見巡去若虎哨馬如飛當日天明急出逃避見一座高垣以手攀住將身一跳跳入其內視之乃花園也即喜曰
此地暫可安身以待天明再作區區屋宇夜深人靜忽一暗自官長步入花前別業對月焚香光武恐使知覺慌忙逃避
被其望見拿住問曰汝何人氏安敢夜入吾園盜取物物汝言託扯上花亭而去却說光武被官長拿住花亭之上動問
來因光武便把實情訴苦官長聞之不棄二目淚下曰我道漢室已無人矣今幸遇汝可雪先帝之恥文叔曰官長何
故出此言也答曰吾乃漢室劉國國王莽篡位漢言字號汝姓陳權受太常卿之職汝父劉歆乃吾兄也文叔便即
請於父受禮命飲話畢唐曰權入吾府暫息數日待其窟堵再作區區二人話開被本家廚下崔亭知曉即至街門
榜榜投錄獻讀賞獻聞之不言即上各殿奏知王莽莽即行傳旨着蘇獻領軍二百往劉唐府內搜捉蘇獻領軍即至
唐府圍捕唐知事慌急出問曰丞相何意獻曰汝家崔亭事汝直道汝隱藏妖人劉秀天子傳旨着吾搜捉汝家獻出免
致禍騰唐曰既有司事請司馬往搜蘇獻令兵遍圍搜拿並無形迹再令搜入後園光武正在花園之上觀書見其軍
來忙向後牆爬住被二人赶上拿住推入後巷無人去處假言劉秀化作金龍走脫大叫朕軍志起光武回頭視之乃

侯強如微個大客矣武晴思不子百姓之事乃云莽出諭使人如此不理而去行至天晚忽見正南上一隊官兵迤
至殿前樹邊即跳下馬與文叔施禮文叔問曰官長何在答曰吾乃劉唐弟弟劉浪是也叔為新安縣之宰聞去公
於此特來相迎因到小縣安息數日再行言去語忽見林中一隊官兵迤迤乃陰陽官更有妖氣透天與蘇軾領兵趕
來文叔驚戰不止劉浪曰空公向後門走我往前面蘇軾文叔即往後門上馬由新安衙行忽聽後軍趕近空前開路
穿過山中大喝一聲叫漢子快走踴出幾十名兵士把文叔捉住扯到林內見一大王問曰汝何人氏敢來此處開走
文叔細將實情言之曰吾乃漢室漢郎被王莽逼投逃奔于此乞大王恕命大王聞言慌忙跑起文叔坐于正席即頓
首拜而言曰臣該萬死乞請公息宥文叔曰公何出此言答曰臣乃南郡台上下移前射倒王莽奏粉及國漢將蘇軾是
也久覓主公不見今幸相遇請主公可就此佐立君王然後勸駕文叔曰蘇軾兵追將近如之奈何蘇軾曰王公勿
憂穩坐于此臣殺退蘇軾獻立主公為帝能作事言記蘇軾提刀上馬而奮文叔不依其言亦上馬從東南而走潛于山
林之內至夜復行時秋雨大降見陸亭二廟遂入縣避雨乃禹王廟也文叔即拜而祝曰者避難投宿于此有漢尊
神勿令見責神靈禱請皇脫安危祝罷步西階向月吟嘆

雲天暗送詩人古 風塵蕭蕭雲卷愁 林鳥關花更幽絕 從容徐步出西遊
總評 可喜可喜固是何奇之體但屋埃中能識真主一二足奇此何多奇也

第十一回 古廟潛登聖國柱 平坡暫別練梁材

却說先武於廟中投宿至三更時分睡覺見殿門大開驚惶恐有人聞知來捕急忙起身潛去忽聞東廊月影下
肩聲响處轉過一人直入殿來見文叔即拜謂曰王公國何獨宿于此文叔問曰壯士何名答曰吾乃潁川舉縣人也
姓姚名期字次況文叔曰足下因何夜入廟來期曰前日有一仙長言曰後三日此廟中有一真命帝王投宿是以小
臣特來迎接請至小莊且安息安息如當時虛埃之中亦何多事也與文叔大喜曰有勞足下無慮可報二人遂行抵宅姚
期引見施禮畢至次日早姚期謂文叔曰王公于此稍停數日臣往城中探問消息方可再行言訖姚期上馬而去
按史記期入姚穉為桂陽太守因王莽篡位抱忠而卒母逃于此地居後先武封為衛尉將軍安成侯却說莊外

第十一回

一人姓高名萬，舉個後生，說道：她大郎引一箇生之人到家，莫非妖人劉秀并醜漢馬武言訖，同至期家，問曰：你家中後生是誰？敢毋答曰：是吾親屬，帶子門隙窺視，見其面貌不凡，乃謂取曰：此人正與圖形一般，可畏。妖人劉秀言訖，與取入內，拿住，押起送縣，嗷然期母向前，不肯放一擁而出，忽見前面一匹馬飛奔而至，近視之，乃子姚期也。老母即向期謂曰：道才高萬說人拿護主公，押送縣去，快至村家，宿幾日，莫待事發難逃。姚期聞言，忙拈弓搭箭，飛馬趕去，時高萬舉頭先見武，喜不自勝，謂取曰：吾昨日占卜一卦，合有官做，今拿住妖人劉秀，其功不小。行至村店，眾押人等沽酒相賀，盡歡痛飲。酒至半酣，忽一人身長九尺五寸，面如活鷹，鬚若鋼針，自外而來，謂取曰：汝等因何喧鬧飲酒？高萬答曰：吾等拿獲妖人劉秀，送官請賞，故有此喜。其人聽說，不言而高萬亦罷飲，押秀往縣，至楊柳岸古堤岡上，高萬大喊一聲：我拿今日子賞萬戶侯。姚期追至，聽其聲，即拔弓箭，以高萬為得何居，經响箭射中高萬左目，即被退眾人救出。文叔有詩為証：羣賊奸貪萬戶侯，拿君送縣氣如虹。豈知竟踏重相躡，一射身著落馬終。却說馬武見高萬捉獲武於店中，大喜痛飲，亦不言而高萬遂至古堤岡等處，忽見姚期亦將趕至，馬武遂出一同助殺，救出文叔，解下柳索。君臣三人坐于林下，光武曰：若非公等相救，吾命必害于小寇之手矣。却說莊家二人往夾縣告狀，遂于林間經過，見三人坐飲，知其劉秀，行至前途，遇一官策馬而來，二人即跪告曰：前途林下并坐妖人劉秀，乃醜漢馬武。官人問曰：在何林下？莊家遂引至林下，指曰：三人坐者，并是官人視之。果是劉秀，感其面，前再說，遂拈弓搭箭，射死莊家。漢朝姚期二人至林下，馬見文叔大哭曰：叔父朝夕煩悶，不知賢弟消息，故使吾二人遍處尋訪，各敘話畢，姚期問曰：二公何人？文叔曰：吾兄劉翽，劉翽是也。二人聞言，即與姚期馬武曰：公等他日興兵滅寇，臣助兵士萬接應。期曰：臣事老母終年之後，竭助主公匡復天下。文叔曰：吾身孤力弱，全賴公等扶持，言訖，淚而別。姚期亦有詩為証：攜手河梁話別時，徘徊路側恨何之。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並歧。

第十二回 別達其訴情難已 配合應知分所為

却說文叔與姚期等分別，遂同續梓回皇白木村，見叔父劉良拜畢，良拜畢，良曰：自法別後，使吾朝夕聖念，念慈腸頓斷。文叔曰：姪到長安，不待太甚。叔父劉唐為秀一人，恐礙謀文叔，且重則事不覺流，二日抱頭大哭，不覺淚曰：子

陵着三哥送一文書來汝見得否文叔曰接來未看不知何說遂折而視之乃四句詩也待時具命隱藏難結向
南陽營中寒自是嚴寒無處處其將兵敢救然劉叔有兒乃自思曰從此之後再不信人矣但事農而一時南陽
太荒一穀不成惟白水村豐厚正遭秋熟之時忽宛城二人至劉良迎入苑禮問曰二公何裝各曰官等非別時伏令
即作後良曰甚人裝或肯配軍此答曰本城內大戶陰長者一女弟與蔡花間郎三秀才皆遠將命弟作伴未知
公意如何良曰既成相愛敢不樂從遂令人載米一車往宛城羅銀為聘文叔止此忽見三人至莊外下馬良接坐坐
定一人問曰此莊何名良曰名號白水村又問曰老長貴姓良曰姓金名良也又問曰汝家還有何人良曰老夫生有
三胞大者金續次者金仲幼者金和敢問三位官長何名因何輕身至此答曰我等甄皇漢印賜歸伯是也為二司差
來接得劉秀降陽官條伯可見秀有真人之像隱不肯言故尋至此答曰我等甄皇漢印賜歸伯是也為二司差
城羅米於宛城至長街上眾人一齊捨簪莊人大罵文叔急止之忽見南街一官排道而來眾人肅侍兩旁不敢喧
亂至近見文叔相親奇異想是劉秀也加眼淚下馬長揖按鑑蘇伯可後光武封為司天監

總評 蔡花后是為陰后也陰當為嚴蔡花當為麗華光武即位以後取之光武當感嚴麗華之美後見職金吾車
騎感嘆曰任官當任職金吾要當要嚴麗華今作蔡花陰后真可謂善子諧俗者矣

第十三回 少翁預卜聖君臨 訪推運命何時泰

揖聖即請入衙內相坐置酒款待謂曰吾乃此邑之宰姓李名通字次元敢問明公何姓文叔曰吾乃白水村金和是
也通曰賢公何得諱乎吾聞小兒子市上歌謠說禍全福全白水升天劉氏復興李氏佐之賢公既非金龍羅體漢堂
金枝劉秀吾豈肯屈身而迎哉文叔見道實情即將其事逐一告知李通大喜連忙下廳請三公受禮謂曰王公與兵
臣助壯軍五百二人酒畢酣撤舉文叔曰吾公要陰長者之文缺乏禮儀因裝袍米于此羅發聞知此市一仙長者
曾向陰長者所說吾命願賣故將其女配與今欲訪謁其人未知在何處任通曰三公欲往臣將侍便言說二人上馬
同至長街見一卦鋪書着膠偶二句先武視之遂奏二句于後其膠云 今日不過定算一龍虎風雲未會歸
訪神仙祖却說仙長見李通引一人至舖那見門上膠偶其人遂奏二句于後仙長大驚言聲交冠披接邀入舖中施

禮各做坐巽文叔曰夙聞先生神課特來求占一卦問取命運窮通當酬謝長曰愿求真命先着後占上筮文叔遂將八字付與仙長排推大笑曰果應我日之言也文叔問曰有何兆焉答曰吾今日卜占一卦應天子臨門公看此八字真帝王之命文叔曰吾乃一村農耳安有此答曰休得隱隱在小舖無妨吾曾向與姚期廟中接駕果如言否文叔聞之暗思此人如神遂把寔言相告仙長聽畢急忙下拜再呼萬歲文叔忙下挽起問曰仙長何名答曰姓蔡名少翁文叔曰吾昨夜一夢不祥敢煩先生解法少翁曰夢何如也文叔曰吾與王莽交戰大敗而走忽遇五隻大羊四隻逃走被一隻羊一雙騎子背上持住其角角落挽住尾尾落常來已半夜矣未知吉凶如何少翁曰此夢甚吉王公可得南陽五縣史記五縣在陽武界羊去其角尾乃一王字也王公欲取五縣即時富貴可作君王文叔聽說大喜遂與少翁曰王公他日登位臣要為司天監要此卦錢何開李道曰何日可除王莽幾時做得君王少翁說聽一人叫道誰敢發此大言李道見之大喝一聲其人方去後有人讀少翁詩 易中造化出天機筆下初從太昊時何事先生名獨擅端能察象極機宜却說文叔見李道就喝退其人而問曰是何人也通曰此乃吾弟李軼有始無終至公休怪言此二人遂別少翁回至李通宅首文叔告婦言取陰長者女李通遂將財物贈之令人抬上二箱載于車中二人拜別文叔行至其姊莊上遂入相見劉辰置酒相待飲至半酣飲畢文叔告歸其姊劉元見秀酒醉此女見識每夫頗辱送回文叔與姊拜別二人坐于車上行至半途見一隊軍馬鳴鑼文叔帶酒言曰鞭避重何不知禮其官人曰賊漢竟敢越法文叔曰汝何貴子我我何賤子法官人曰惟是鳳城官官示文叔曰吾乃龍閣帝王孫官人曰何文朝中宰相文叔曰吾祖國內君其官人乃蘇獻之文蘇和引陰陽官于南陽地界遍察劉秀聽罷其言大怒喝令左右擒下至新蔡車詢問

第十四回 光武求賢會故人 去假名即日與兵

却說文叔被蘇和拿下唬得莊人推車即急走回至白水村見劉辰細將前事告訴劉辰聽罷大怒遂將車上貨物皆下關相視之并無毫末金銀都是衣甲頭盔槍刀弓箭即喚劉辰劉辰點起壯士五十餘人各持匾担齊同往車上救應劉辰曰汝二人先入車說如其不聽即先擒之二人聞言遂引五十壯士急奔新蔡車上見蘇和玉帶文叔勸

問過你這說姓名免遭刑具光武不言。卸履跪上告曰：此人姓名和是法風魔之病，以此亂言，有犯公者，萬乞見寬。姑恕其罪。劉續劉仲王亭外見卸履跪告，不救，遂向眾人哭訴於塔上，亦不聽。劉仲二人一前一後，告曰：乞大人憐之，恕其殘生。二人哭至廂前，登臺奏說。劉續拔劍挺身而起，大鳴一聲，將蘇和斬首于地。不多時，前道長告殺退左右人等，一齊大喊，叫殺王莽，以復漢世之仇。有詩為証：

養直豈敢屈衡宇，今日方鳴出鳳巢。天地生才當肯負，雲雷感養報遺教。

第十五回 光武中興修漢業 堅潭一戰復劉皇

操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劉歆之子也。景帝生廢，發生賈，賈養陸績，績生少子，外為繼林太守。外生回，為鉅鹿縣尉。回生欽，為南頓令。欽取胡陽舉，會之女生有三子，名續、仲、秀。也。潘秀生南頓，有喜禾、五並、九總之瑞，故名秀。隆進身由，與領鳳目。因之秦其國，逼其父母投井。死兄弟，俱投白水村叔父劉良納為己子。改姓名秀。性勤，子稼穡，性剛毅，慷慨，有宏志，不事家人。生家常憤憤，後復極好結天下英雄，每見秀事，因務耕，非而笑之。仲亦有宏志，秀嘗嘆其不如仲之勤也。秀常過潁川，少言，秀他日當為天下時究城。李守當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李通子秀助以兵甲，即由白水起兵。蓋秦廢陵子弟而行焉。却說光武於白水村同叔父劉良等相議興兵一事。是日劉續劉仲點起子弟壯兵，共得七八千人。一齊大喊，則進劉良高聲呼曰：吾非姓金，乃漢室劉良是也。吾三子劉秀，真命帝王。今日舉兵伐莽，以復先帝之仇。吾再說蘇和手下走脫者，即奔胡陽，報進行軍。遂見一隊軍馬，牽羊解酒而來，視之乃胡陽縣人也。即跪下告曰：今白水村劉秀與兵，親吾公子蘇和，以叛天下，縣官聞之大驚，急忙回入城中，點兵來白水灘前搦戰。知縣官不，劉良聞知，急令壯士千餘人，各執木叉棍棒，出子寨前，排列陣勢。劉續披挂鐵馬鎧，力直出，有詩為証：首出南陽孰敢當，今朝陣上立分高。英雄奮起披山力，復豎山河舊帝王。却說縣官領兵于白水村，那排列陣勢，與劉軍搦戰。劉續聞之大怒，縱馬直出，二人交鋒數合，劉續敗走。縣官勒馬趕上，忽聽寨中萬處大喊一聲，拍頭視之，見光武立于高處，觀戰。遂拈弓欲射，只見金龍罩身，箭不能死。暗思：劉秀真是真王，遂下馬拜降。言曰：臣助主公，謹漢有詩為証：匡馬出疆場，威風凜水霜。單刀歸漢主，名義兩傳揚。

却說光武見其下馬投降，慌忙出寨迎入，莊內各行禮畢，問曰：公何姓？答曰：臣乃姓堅，名談，字子金。光武大喜，遂令置酒相待。却說李通、徐璆、李軼、謂通曰：今四方不靖，漢室危矣，南陽宗室劉伯升兄弟，況汝等可與定大事。李通大笑曰：汝之言正合吾意。遂遣軼往迎劉秀，與其約法。諸人詰別，軼至白水村，見光武各施禮畢，問曰：公至小莊必有奇幹。軼曰：吾兄李通遣軼將來迎接，主公共謀法策之事。光武大喜，遂上馬同往。至其宅，見李通約定起兵之事，復曰：白水村來與兄劉縯議起春陵子弟，與通會兵。時堅諍出曰：主公既欲舉春陵子弟，必先設一筵會，招集聚議，布五五花營寨，分作五隊軍馬，每一隊列着五十人，二十四面戰鼓，二十面旌旗，多造兵器于內，積草屯糧，再令二十人揮地叫喊，豈不兵堅寨固，然後一鼓而進，可破王莽如反掌矣。則則不難。光武聞言大喜曰：此計甚妙。即令字指置會。集白水百姓，凡有姓劉者，悉皆赴宴。言未訖，其村中壯士不期而會者十餘人，各列坐定。劉良出席把盞而謂眾曰：汝等竭力匡扶被塗秦賊，豈係皇親國戚，官封不小。眾人聞言大喜。齊為聲呼曰：吾等慮效力，豈能各散時。白水村中不過半月，招集壯士二千餘人。未及月，則堅諍曰：有軍無器，難以為敵。主公可往宛城李縣令處借弓箭刀槍，方可動兵。光武曰：然即假裝一客上馬徑往至城下，止入，被把門軍士拿住，奪下其馬，言曰：今日白水村妖人劉秀起兵造反，官中正要馬用，汝快去下。光武曰：此乃李縣令之馬，汝等搶奪何用。眾人見說，即拿入縣署，見李通看其真，李通見文叔，遂迎入後堂，苑禮眾人，慌忙各退。文叔謂通曰：今日立起五花營寨，招集軍兵，頗多欠缺，少兵器，難以行事。將來乞處求借，萬乞憐濟。通曰：此事不難，遂引於後花園內，開一室，照看都是盔甲刀槍，謂文叔曰：此器乃王莽着令修造，暗藏于此。又引至一室，見其內有百十壯士，皆是無謀不能法策之人。通曰：汝等衣甲頭盔，都與此人帶汝重用。眾人聽說，一齊應聲，愿跟同往。文叔大喜，謂通曰：今有良將，必要破之為用，奈何得之。通曰：何難之有。居官中，居健處甚多，可與求買。二人遂往至局中，見申屠健，問曰：聞總官有姓硬之者，將來求買一張，不問價錢，多少。申屠健即取一張，力重五百餘斤。文叔見之，大喜，通曰：力重三百斤者，見求一張。申屠健即令將至。又曰：同此一樣者，再求一張。申屠健見其多，賢暗思：必有緣故。大怒而言曰：此莫非妖人劉秀，實此硬之，這處通曰：總官是何言。也有請為證。日落西風，透小窗，村前

雲擁塵梅。一朝漏泄春消息。攪亂乾坤。蓋太陽。胡說局匠。今吏知是真。劉秀與兵滅寇。買子為國。其後有可說。謝見申屠健生髮。恐遠其意。故出解之。曰。總官錯疑此乃李顯字兄弟。破其妖人劉秀。要其硬子。為用。曰。然也。健聞說才已。謂通曰。現有硬子三百餘條。修造未完。不應為用。通遂轉過二室。喚出官匠王五。責之曰。你何閑幹。不竭力於工。敢違上。王五曰。硬子難造。以此遲慢。乞求恕罪。通曰。再限三日。如無。應會加問。要言訖。遂與文叔回衙。而此時局官申屠健復登閣曰。官言完。王五立曰。方才奉縣主牌。小人急造硬子三百多條。限三日要開。以此未暇。健聞大驚。曰。李通必然造反。早間引一漢子來賣硬子者。定是妖人劉秀。忙出上馬。見尉司龐能道及刑部。忽官城尉崔厚至。言李通安排營兵。扶立妖人劉秀。白水村造反。龐能聽罷。驚曰。賊有是說。急令閉上四圍城門。兩縣官兵皆令李通衙授捉。通知事泄。急將益甲與文叔穿上頭頂神天冠。身挂烈火袍。手執金漢刀。坐下白龍馬。打五百名軍士。各披盔甲。每人帶上三付在身。大叫一聲。齊引文武出衙。李通當先開路。前迎龐能。戰脫向東門出。奔懸至近見城門緊閉。急回南表。南門又閉。再投北門。北門亦閉。跟護兵馬各奔四散。但去下光武一人。單力疋馬。獨向西走。街上的人家見光武至。即將磚石。拋打光武。架刀遮蓋。正在此懼。忽見城上一人仗劍走下。把門鎖破。開城出光武。而未有詩為証。昔年世祖困禁龍。天遣英雄降過蓬。打破玉彫飛綠鳳。頸開金鎖走蛟龍。

第十七回

勢危馬死雁兵圍

運泰牛生出敵圍

却說文叔走出城外。問其救者何人。令吏具。壯士答曰。吾乃局匠令吏姓任名。字光伯。聞主公有難。特來相救。言訖。光武跳馬疾走。後軍追上。文叔叫曰。可恨漢世冤仇。定下何苦。追及。答曰。若放法去。則廢我千金之賞。萬萬封侯。文叔問曰。汝乃何人。答曰。吾本常卿之僕。乃崔厚是也。前者揭榜獻上。即發兵捉。被爾爬上后牆。化作金龍。走脫。王莽即封我為宜城縣尉。高寵謝絕。不聽。起之。如魚。今欲再設法。獻定下公侯之位。文叔聞言。大罵。背王忘德之賊。今日還敢追我。遂撥馬掄刀。大喝一聲。斬除此賊。以報叔父之仇。崔厚見其勢勇。急回馬而走。龐能跳馬。又趕文叔。告曰。王莽漢世冤仇。冤盡終。賊公何無惻隱之心。龐能聽趕近。二人交鋒。約鬥二十餘合。文叔許敗。急走。後軍追至。拈搭箭射中其馬。倒地而亡。文叔逆拖刀。步走。至一大林內。躲過申屠健。龐能二人。赶上。分兵四面圍住。至晚光武仰天告

中收餘乃自思曰吾兒極有孝心若母在日豈肯拋棄而從往吾不知早盡待彼竭乃全忠以成大意豈遂爾繼而
死期見母於厨中去久未來急往詢視見母應聲而死唬得妻兒俱散教聲大哭幾絕於地慟不能止先武聞長謂鄧
高曰吾親之也二人盡皆垂淚遂與姚期備官收殮葬于莊門之外期微字奉先武親為心傷以折三年之服期遂同
往後有當主讀母之賢詩云 節氣稜稜世所稀 忠君愛子薄雲歸 姓名汗簡千年赫 當使人瞻淚洒揮

第十九回 李雲陣上擒五將 韓寶城中劫漢兵

却說姚期安葬母畢遂與秀等三人同往白水村去正行之間被三五領兵阻住姚期大怒拍馬橫槍直取二人二人
鬥不數合王立取走姚期趕至一林中見前面大兵冲至都披重甲重盔活捉王立將近視之乃李通李乾兄弟領軍
來至姚期欲與爭功文叔急止之通曰遍繞宛城地界尋覓主公不見使吾傷揚揚寸心頃刻不安秀曰自宛城失散命
在須臾遂將騎牛之害逐一告之李通大喜曰神助主公如此之異立破王莽何難之有言訖同文叔等至白水村
見劉良話訖前事劉良即令置酒進會鄧禹曰此處有軍無城難以存駐主公可急取胡陽為本安頓兵馬雖有大敵
則不足慮然後發兵取南陽三十六城猶反掌之易矣文叔曰善哉此言也遂選日起程攻擊在即先武會集諸將即
日起兵封姚期為先鋒點起精兵一千五百至胡陽城下攻打其懸空驛才見劉秀兵至即上城告曰吾等情急歸降
不勝攻打之限三日待吾整備軍糧明城拜獻文叔依從遂回軍三日頃至城下令小軍叫曰早早投降免受交害驛
刁於城上聽言叫曰叫劉秀出陣答話文叔躍馬而出見城上喊叫一聲唬得文叔落了馬下未知何緣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無計脫奸全叔命 施謀殺賊解君愁

却說驛刁於城上見先武兵臨將一老人推出而言曰若再攻城將法叔父立斬唬得先武落馬而告曰限吾三日即
來拜降恐吾叔父之命言訖回營至白水村與眾將商議奉叔父劉係困于小寇之手何以救之眾皆束手無計文叔
曰當以天下為輕叔父為重汝等既無可脫之計吾當負縛拜降小寇以全其命姚期大言曰王公何出此言臣老母
死者為王公與漢官其意欲是也今此一小事而傷其社稷之心則吾母可復生手眾將勸之不從惟默然長嘆而已
忽人報曰外有投軍壯士未敢擅入乞王公發旨文叔曰着他休入吾等都欲散去尚來何用其軍人阻擋不任奮激

而入見文叔言曰閻主公真命帝主小人將來相助因何不用文叔曰非不用法奈今胡陽縣主韓才拿住叔父逼令
投降吾等無計可施欲罷歸寇以保叔侄之義不令名汙於後世也其人聞之大笑向眾人言曰不能施此一計枉為
將相之材有詩為證英雄無計脫奸危默默軍前更賸誰幸有陳平奇計出陽春歌一曲時回却說光武見其人
大言而談欣然起而問曰壯士有何奇策應乞相助答曰小人只要挑菜一担去胡陽城內叫賣主公急令大軍隨後
跟至韓見兵臨城必令百姓人等俱上城守小人藏刀於身密隨其後使不知備斬却此人殺退此兵開門迎主而入
豈不兩全其利乎光武聞之大喜曰此真良將也言訖送出城門其人挑菜直至胡陽城內叫賣賣者甚眾言價不肯
賤賣忽人報劉秀兵至韓才聞知即令軍士人等俱躍上城擁住陣勢把賣菜人等一同趕上城去其人見韓才正與
劉秀打話遂暗地立于其後抽出短刀去于柴担之上望韓才腦下一刺墜城而死又趕眾人各各逃走遂開城門迎
入劉秀軍軍安撫百姓至衙坐定秀問其人曰壯士何名答曰臣乃姓陳名俊字子昭文叔曰今日非卿之加難以至
此遂重加賞賜即令士卒將家屬糧物悉運入城置酒慰勞眾將一同作賀劉禹曰雖得此城安頓不足為喜如近城
中報朝廷統領大軍攻擊難以拒敵莫若乘此一勝之機而復取諸州郡縣使王莽兵至不能勝也可著李通堅取宛
城劉續李軼取棘陽三公同挑期統領大軍五百至新野下寨令小卒飛下戰書來日上陣其書曰大漢皇帝劉秀
應順天人乘時舉義非干嘯聚山林之徒誠復平王子嬰之恨蓋以王莽篡盜賊子弄權致天心忿怒旱潦不均且錢
糧倍勤黎民逃亡于他鄉法律苛刑盜賊競生于內地秀豈敢自尊帝位妄自稱尊若破王莽之後當選有德者為君
如不愿從乞軍對陣諸官照例垂拜不宣

第二十一回 新野兩軍開小徑 棘陽二將顯威名

却說蓋延景丹二人正在城衙坐飲忽人報曰劉秀領兵攻城令小卒來下戰書二人聞之大驚遂喚其至至將書讀
畢蓋延曰秀乃真命之主吾等豈肯投降免使庶民受害景丹曰然二人遂開城拜降迎接入城文叔曰二公何意答
曰臣等蓋延景丹是也即引文叔等至衙備酒饗軍兵安撫百餘人再言劉續李軼二人領軍至棘陽城五里下寨者小
官住下戰書至其府前令人報知太守史丹勸史丹至其書曰續聞天生大聖萬眾咸歸地生明君百川會秀

今春王劉秀其命帝王幾年屈伏于山間者稽首乞命威名震于海外遠虜清漢攻縣城聞風風仆偃取朔陽如拾芥克新野若投枯人啟人歸文匡武衛其所謂有德之君也况又當割明信納直親覽足下早日決降必能重其不失于功名之望也若有抗詞必遺擒戮大漢將軍劉縯請拜上書 岑彭接書讀罷大怒而罵曰叛國小寇敢來侵吾境界遂扯破其書重責小卒二十趕出府門而去是日即點大軍五百步法整齊岑彭復入後衙告知其母其妻諫曰吾兒休往漢室劉秀乃其命之主人所共知汝乃一將之材豈可獨力而破哉岑彭不聽即令兵士出城搦戰頭頂金鳳盔身穿絳紅袍披上黃金甲坐下赤色馬攔着大砍瓜立于陣前大鳴一聲叫小將出戰岑彭出馬請彭曰將軍欲首順漢不失公侯之位岑彭大罵反賊立刻斬汝拍馬橫刀直取岑彭二人交鋒門有二十餘合岑彭敗走李軼趕上被岑彭一箭射于馬下取將急救法歸本陣劉縯出馬又戰二十餘合彭亦敗走劉縯躍馬追趕被岑彭展起金標打中劉縯左背此等人如何領負痛急回馬走岑彭領軍趕上掩殺一陣擒斬二人大敗走歸胡陽見劉良言棘陽太守勇不可當當前射擊落馬標中劉縯敗回良聽知太驚忽人報曰李通堅譚取復宛城回良遂領入問曰今二公上陣若何答曰吾等一至城中官吏人等悉皆望風歸服未曾攻戰良大喜忽文叔挑期兵回引蓋延雲丹至與劉秀各參見畢良謂文叔曰劉縯李軼攻取棘陽為饒勇太守岑彭標打箭傷敗陣而回文叔大驚曰驍將却在于此良曰亦知其入乎文叔曰此將王莽封為武舉狀元西平將軍曾于教場中與馬武并鬥二百餘合不分勝負今復相遇于此何能拒之姚期大言曰主公專長他人之威風短自己之銳氣彼雖有萬夫不當之勇吾克勝之何畏之有鄧禹曰今既逢猛虎之將不得不懼遂分付眾將把守城池劉縯守新野劉仲守宛城劉良守本城各各遵命去訖良自領馬回文叔點起精兵二千餘名徑取棘陽至城下搦戰岑彭即領軍對敵文叔出馬立于陣前曰自教場別後會于旗敢問足下安否岑彭曰莫非妖人劉秀乎文叔曰然也敢告足下於今漢室孤窮危殆覆轍若肯助吾破莽以報先帝之恨泉下不忘岑彭怒而罵曰白水小寇結党相欺遂散花言巧語誣惑忠良如再言即斬言訖姚期惱恨于陣中大罵村賊有何能德敢出大言才交數合良走岑彭聞知不禁奮激發出挑期叫曰岑彭小材安能大勝今吾主受汝之之甚莫若早降漢室免致禍臨岑彭不從拍馬直出又戰十合文叔復出告曰足下休逞可助孤漢以保將相之名彭

竟不從又交五十合不分勝負文叔見二將頭上各現本相彭尾火虎姚期并木杆乃自思曰平凌曾言二十八宿助吾興漢今彭終不肯順奈何服之待吾淺起離弓射其本相看德如何遂搭上一箭正中左膝其處奔而去彭亦敗走文叔嘆曰真乃天象也遂收軍回寨令人復下戰書來自再決有詩為証詩曰少年才傑而英豪跳馬臨風怒滾濤寶劍指揮光電閃旌旗拂動碧雲高威名殺透空星現戰鼓催殘落日遙

第二十二回 岑彭計設偷營案 鄧禹相圖進棘陽

却說岑彭敗歸棘陽將問曰太守與期交鋒未嘗敗陣今何連令軍回不滅寇賊彭曰非不堅持奈左臂骨疼不能舉動故速回兵言未訖人報曰劉秀差人復下戰書彭曰令其回報來自對陣小卒遂回報知劉秀是日天曉岑彭聚集軍兵分作五隊偷劫劉秀之寨至三更時分劉秀寨前繞過見各各酣睡豈不備乃大喊一聲殺入寨去曉得眾將分逃四散不辨東西文叔急忙上馬撞入陣去走至胡陽城下飛奔欲入其馬不入以鞭策之亦不前進遂抬頭一望乃棘陽城也急回馬從山岡奔來彭趕至城下有把門軍士報曰劉秀前往山岡上去了岑彭勒馬急追文叔走至天明到一莊前欲下馬休息見有老人立于門前乃向文叔曰公是何人因何慌忙至此文叔曰吾乃漢室劉秀被岑彭追趕投奔于此無處可隱老人聞言急迎入莊請主公受禮文叔把起而問曰老人高姓答曰老夫杜預是也主公勿慮岑彭曾從老夫學射吾乃彭之師也若被追至老夫自有主張二人正說間忽報曰岑彭至文叔驚恐欲走杜預曰主公休慌我今歸順助漢言訖彭自外而入向杜預即拜二人施禮見文叔立于其側仗劍欲飲文叔往後奔走杜預阻住謂岑彭曰汝殺主公何也彭曰此乃妖人劉秀朝廷出榜遍捉拿護者千金之賞封萬戶侯吾今當實在手豈不殺之而取乎杜預曰劉秀真命之主豈能殺之莫如早日歸順不失萬戶封侯有何不可岑彭大罵老賊敢發此言拔劍欲殺杜預急走岑彭趕入後莊欲殺之如何迎看杜預之子二人交手三合被岑彭一鞭打二即口中吐血急忙奔走杜預與二即引文叔出後門上便走岑彭追趕轉過一山迎見大郎杜曉杜預叫曰吾兒快快救主公曉問曰是何人也預曰漢主劉秀被岑彭追趕吾與二即引文叔被奪打二即口中吐血今追趕至此汝快出救言訖岑彭至見杜曉二人施禮畢彭曰小弟特來送千金之賞萬戶封侯曉曰可有是說彭曰吾提妖人劉秀追趕至

此不時可獲。杜觀大罵賊逆。天行雷動。大怒。提刀直取二人。乃約戰三合。杜觀敗走。彭追近。被杜觀輪起虎頭
口。望彭砍來。中倒於地。人放鎗至此。打不得。始不知性命如何。又許讚杜觀。虎頭輕起輪。若輪脫。公箭堪誇。英雄將
也。孝兩能全。却說彭被杜觀打傷。急還棘陽。杜觀父子三人。遂與交叔。至莊收拾。家眷引三十壯士。截杜胡
陽。見劉良弼拜畢。良弼大喜。即點起殘兵。折其大半。是日設宴會集諸將。秀閣曰。今棘陽。彭彭勢勇。何以服之。禹曰。不
難。可令劉領領兵三百。距城五里。下寨。與彭搦戰。今壯士。顏老領兵五百。先埋伏于彼。縱賊敗陣。杜觀出助。擊奔奔為
號。四下伏兵一齊並殺。姚期領兵三百。追殺其後。彭必回救。再領景丹領兵三百。截住去路。若被沖過。令蓋延領兵三
百于西山埋伏。待其將至。齊出掩殺。必向東走。再令李通陳後領兵五百。分作兩處。截其去路。俟彼東奔西逃。人馬困
倦。再令各隊追殺。雖不能俘。亦殺敗其勢。後再攻取。便可擒矣。此舉可稱先武大喜。各隊遂令分兵去。說劉續
領兵五百至棘陽。令小卒報知彭。彭龍龍笑曰。劉秀若來。定死了我手。時李通在旁諫曰。太守不可輕敵。恐中其計。
彭曰。小寇之才。有何高計。遂入後堂。辭母。母曰。吾兒休違天命。可順助大漢。以全大節。今若大戰。必有一失。姚期彭之
密。此可。彭曰。母親休管。母曰。已不聽。可先送我出城。免受驚嚇。彭遂令兵士安車載母。遠出山莊而去。即日點起大
軍一千。出城對陣。劉續出馬。彭叫曰。汝來送死乎。劉續曰。前日誤敗一陣。今日再決。方顯勝負。二人交馬。約鬥十合。
劉續敗走。彭笑曰。小寇豈可大敵。言未訖。忽聞金鼓齊播。杜觀出馬。大叫曰。彭小將認得吾否。彭曰。朕難食。重賞
其口。今日陣上。若再獲虜。方知汝勝。杜觀大怒。縱馬直取二人。約鬥十合。杜觀敗入本陣。彭拍馬趕上。杜觀展開旗
旗。叫彭曰。小將看。上何陣。彭抬頭視之。見旗上書着天羅地網之象。杜觀曰。急早下馬。拜降。免受屠戮。彭大怒。橫刀
再戰。忽小軍飛近報曰。被姚期劫殺。後軍將軍快回。彭大驚。急撥馬回。見四面八方圍團圍住。有詩為証。不
聽忠言。怒母諫。誓甘百戰。誓心兵。第教敗會圖。難免冤前陣上擒。却說彭正走之時。前達景達攔路。二人搶
殺一陣。撞出直徑。不數里。忽聞大喝一聲。蓋延出。二人交鋒數合。亦被沖過。叫小將休走。又遇李通攔住。大殺了一
陣。亦沖出去。向前急走。又逢陳俊出馬。二人交鋒數合。亦沖撞出去。見前有大林一所。遂引兵入內。暫行休息。殘兵散
卒。不上半百之數。忽聞金鼓齊鳴。喊聲振地。一隊人馬。奔來如飛。乃杜觀領兵圍住。杜觀曰。今果戰不休。人因

馬又放圍上奈何得脫馬成曰太守勿憂吾往城中點兵來助可免此危彭曰難以出陣成曰何慮一有遂上馬大喝一聲冲陣而出前向棘陽進來行不數步忽遇陳蓮當頭截住去路二人交鋒數合被馬成冲出陣去約行二里見姚期領兵阻路急回馬望小路而走見前有小樹一株縱馬直入不覺披上捍馬馬倒于地正欲起走忽聽大罵一聲軍人湧出將馬成捉下擲搏入林獻上光武即罵急令解縛問曰將軍肯順漢否馬成拜于地下謂文叔曰愿主公納為小卒文叔謂將軍何名答曰馬成是也遂令入軍營去詎再說彭望至天晚助兵不至乃上馬獨冲出陣望棘陽進走山前路後常遇軍人阻路殺至天明才至城下拍馬直入見旗上寫著漢室乾坤大驚而走

第二十三回 軍排巨鹿戰蛟龍 為國捨生全大義

却說彭文至棘陽被馬成先降漢已開城納降欲回出走被大軍阻住奮力戰至十字街文叔出令如有傷者彭者即斬彭彭殺至南門忽見出有令旨放彭而放光武遂安頓城中百姓令軍攻緊把城門各奉令詔再說彭彭一人一騎奔往山莊見母而告曰兒不聽老母之言致有今日之敗言訖拜別遂上馬投泚水見蘇元帥行至府前令人報知元帥即召入帳下行禮畢求彭細將前事逐一告知元帥聽罷大怒而言曰汝不堅守城池乃有此敗還敢如此巧飾令左右擒下斬首時副元帥梁即賜戰車二人急出言曰元帥不可今劉秀正雄若斬却此人無入上陣乞姑恕之蘇元帥見二人力救遂免其罪令掛先鋒印却說光武領軍來破泚水令人報知蘇元帥元帥聞之大驚遂令甄雲乘五賜領軍迎敵二人出寨對陣姚期出馬大喝一聲小將安敢出陣呼令彭出來戰草曰殺雞何用牛刀姚期大怒拍馬直取二人交鋒鬥上二十合甄雲戰走梁丘賜出馬姚期出戰忽有軍報曰彭取去長安光武聞之大驚遂令甄雲禹守陣光武親自引兵三百急救小長安至城中見兵戈不息拍馬奮入衝前為彭正出光武大怒而言曰小將安敢犯吾境界二人交馬求知勝負如何詩曰鼓角鳴天震征屢敵日昏長安都市上龍虎奮乾坤再說光武至衝前與岑戰文戰十合岑彭領兵入衝將人頭獻出叫光武認是何人光武視之乃叔父婿母兄弟之首看畢大驚岑彭復入後橋將劉氏家眷二百餘口盡行殺盡復領軍出衝與光武大戰二人又鬥十合光武抵敵不住撥馬便走奔至限圍被甄雲軍兵四面圍住蘇元帥曰今番定捉劉秀光武苦戰困在城心馬被射中一箭飛軍叫曰馬帶箭前去即是劉秀

却說馬武正於外面，這見一陣軍官喧鬧而來，跳馬向前阻住去路。近視之乃寨主朱簡，將先武押解，大呼一聲，眾人大懼，遂解下縛，扶起拜畢而問曰：「主公為何至此？」遭于賊寇之手。文叔細將原由告于馬武，馬武曰：「若非臣，主公難逃此厄。」文叔曰：「多感將軍救護之恩。」敢問寨主言有幾名？第十大王曾與秀有舊交，不知此人是誰？馬武曰：「小臣便見，潛于此，恐後來軍其毒手，故不言姓名。」見生人立于其前，武乃問曰：「此何人也？」眾答曰：「王新至，差來使命申屠健也。」馬武聞之大怒，提刀趕近，斬于地，而謂眾曰：「汝等應降王否？」還慮順漢，吾取人齊聲應曰：「都願順漢。」馬武大喜，遂引眾人擁護至寨，合眾將山寨改為金關草寇，變作公卿，請主公于此立受君王，以從人望。眾人正欲山呼，忽一人淚下而言曰：「汝公為帝，使我作何官？」文叔視之急下，皆而拜，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再解。

第二十五回 畏名賊子立劉玄 名臣重會圖良策

却說其人姓劉名玄，字聖公，乃文叔族兄也。因王莽篡國，流于新市，草莽為軍師。見眾人欲立先武為帝，頗有不忿之心，乃淚下而言。文叔一聽，急扶于帳下，同坐有朱簡，言曰：「聖公既為王公之兄，可先為帝，然後主公方為正禮。」先武大喜曰：「公言極是。」馬武曰：「不可。」吾等同助主。何得一馬？文叔曰：「將軍差矣。」此古聖人之法，行之當然，何以為二？馬武聽言，遂于寨中權公聖公為君，號為聖皇帝。改王莽更始元年，封八賊為八輔宰相，封八賊為八輔名，文叔為元帥。王常、馬武為先鋒。是日，文叔馬武招集新市大軍，回至胡陽城，見劉良、參、丹已舉良大喜，即令排營齊奏，請軍將一齊賀喜。劉良曰：「主公有此大軍，決定可破王莽。」文叔曰：「小長安為劉彭所奪，流賊蘇元帥合兵共守，又有良將韓昱、梁丘賜之勇，奈何破之？」高曰：「有前者宛城為泚水失守，今復破，必先破泚水。」文叔曰：「敢問將軍計將安處？」高曰：「臣常馬成二人領兵五萬，埋伏于泚水兩岸。主公親領大軍臨敵，卷彭圍知必來助陣，主公擊斃為號，四下伏兵齊出一齊掩殺，使其不能出陣，彼兵自破，則宛城可取矣。」彭之師文叔聽之，大喜曰：「當師神机妙算，遂令王常馬成二人領兵五萬埋伏去。」是日，文叔同部馬統領雄兵十萬，身披圓甲，至泚水下寨。令人報知蘇元帥，彭亦在泚水與蘇元帥合兵共守，封彭為先鋒，蘇元帥聽劉秀急回先鋒，卷彭領軍出寨迎敵，兩下金鼓齊鳴，排開陣勢。文叔出馬謂彭曰：「良禽擇木，栖賢臣擇主，依今吾更始劉元，寬仁大度，納諫如流，足下文武俱全，若其順漢，其重爾不。」

枉使于莽賊之手。而汚萬世之名節也。彭曰：汝乃白水小寇，不成大用。馬武怒而言曰：大丈夫當誓暗投明，以扶匡世。世無遺其子後。汝今雖為王莽重用，但與及寇同流，何足美哉。言訖，二人交馬，鬥十合，有參彭敗交。彭再把捱斧展開，四下伏兵奔起，一齊掩殺彭。彭大驚，東奔西投，無路可走。馬武挺下蘇元帥，杜魏捉魏元帥，常寧下梁邱賜。又乘寨見光武，喝令將三人斬訖，却說馬成一人望見一隊軍來，約四五百之多，奔上書着蘇龍蘇虎馬成拍馬趕上，更不打話，摸起宣化斧大喝一聲，殺將進去，沖其軍兵四散。蘇龍蘇虎抵敵不住，撥回馬便走。馬成追趕龍虎二人，走至天明，到一山莊下，馬成見莊下一壯士，迎二人於堂上，飲禮坐定。問曰：二人何姓？答曰：吾乃蘇丞相之子，蘇龍蘇虎是也。壯士聞言，遂拔劍斬死二人，馬成追至莊下，見二人已輕，遂問曰：汝何姓名？為我除害。壯士答曰：姓名名義字子顏，敢問將軍何差此也？答曰：吾乃光武輔將馬成是也，追趕二人至此，不料壯士為我除害。壯士答曰：姓名名義字子顏，敢問將軍何差此也？答曰：吾乃光武輔將馬成是也，追趕二人至此，不料壯士為我除害。壯士答曰：姓名名義字子顏，敢問將軍何差此也？

文武羞愧流汗舉手不言。因是蒙憐先望多有不服者。再說先武新服宛城。更始命其手下四將可定先鋒。杜觀挑期馬武都言。比試高者挂印。但令彭不認先武。曰：君因何不爭乎？彭曰：新降無功，故不敢爭。先武曰：但可竭力當先。豈有是說？劉禹曰：各人誇能，不可為定。方吾有一說，使汝等心服無爭。近有四城未順，汝等四人各取一座。如先到者，即為先鋒。言訖，四人飛馬而去。次日，火牌連報。彭第一，杜觀第二，挑期第三，但馬武不至。即令先武挂受先鋒之職。都說馬武王常二人引軍至武陽城下對敵。其首將出馬，答曰：汝非敵手。劉秀即馬王霸出陣，馬武聽知大怒，曰：小將敢出大言，輪起青鋼刀縱馬直取。其將出戰，見先武奔入陣去，忽見狂風大起，塵土遮天，不能前進。被回又不能退。其將令軍士四面圍上。馬武曰：此天困吾也。却說其將困住馬武于垓心，而謂王常曰：汝可出陣去。急呼劉秀來救。方免久困于此。王常聞之，即令小卒至小長安去報先武。聞知急引劉禹王霸至武陽城下打聽。其將見先武至，急忙下馬拖轡先武視之，乃馮異也。謂曰：日教場別後，未得一會。不期將軍今日相遇。馮異曰：臣有萬罪之至，公恩宥二人，大喜。遂解馬武之圍。馬武曰：汝真小人意。既有助漢之心，何不閉城早降？馮異曰：若果獻降于汝，則不飲吾君臣之大義。馬武笑曰：然。曰：言訖，遂與文武領兵同回小長安。至城中，安頓人馬。大設宴會，賞勞諸軍。眾將飲酒至半，酣馬武又言要作先鋒。先武曰：公彭第一，汝第四。尚何言哉？馮異曰：王公既不重用，及回去也。遂與王常引部下兵卒一萬出城而去。小卒報曰：馬武反出城去。先武知其意，遂不從其言。此武開馬武反不問却認馬武引軍從相水城徑過有王莽弟之願見而問曰馬將軍何徑武言曰今日先武只愛冬彭不用馬武王常歸時落草去也王顯曰：將軍休去。若肯歸助王常，可保重用。將軍意下若何？馬武曰：吾教場赴與曹嵩及敵軍被令欲再順公。定見殺。王顯折前為軍。馬武即先之顯，進入城中，安排筵宴。二人正行飲酒，有人報曰：劉秀遣馬將軍兵至城下，大戰馬武。馬武與劉秀肉眼不識好人，遂敢追趕。遂與王顯領軍至城門下。王顯不知其詐，被馬武一刀斫于馬下。唬得眾兵至將士悉行畏服。遂開城迎接漢兵。一齊擁護先武而入。人心相投，聚其勳。先武大喜，謂馬武曰：將軍乃安邦之具，濟世之才也。馬武曰：臣微醜才疏，不堪重用。何足為美？先武曰：將軍公飛書以軍師之計，使汝等無傷。義非有他也。且汝為新降，將不得親信。吾欲將常布衣之交情，意相投。心連懷，遂將常與彭先武馬武大笑曰：王公用人最當，遂將續川衙門改

高橋將軍之府。若感堂長。於是有諺言曰。武裂義。提兵志息兩分岐。汝策邊者操漢危。奮欲拔山揮白刃。

勇思有水建朱旗。爭名競職非身顯。殺將圖城為主支。自是君王相契合。史書留作萬年觀。

第二十六回 紫微曜奔求名將 烈宿分臨助聖賢

却說先武會集諸將議曰。若人困於此。何時得解。鄧禹曰。主公可引姚期。馬武。杜觀。彭四員猛將。二百雄兵。往江夏。劉嘉。劉陰。處來借救兵。此二人亦係漢宗。校因不棄。真圖統為銅馬城。主公若到。彼必相扶。若復仇恨。若求得數萬。兵來。昆陽可解矣。先武曰。難。此圖。禹曰。臣有一計。使主公安。燕可出。先武曰。敵問何計。禹曰。臣領軍開西門劫寨。主公隨後即走。使彼不疑。先武依其言。令兵卒各披盔甲。上馬。至夜三更。引四將領兵二百。由南門而出。鄧禹引李通。堅。鄧錡。傅。傅。等領兵五百。大開西門。虛怯。王尋之寨。門外金鼓喧天。喊聲四起。驚得守兵皆奔西門。搦戰。四將保出。先武而去。鄧禹等盡至天明。王兵大敗。急令鳴金。殺軍入城。緊守。却說先武出城約行二十餘里。忽聞山後鼓角喧天。軍兵湧出。選留當頭一將。身披皂袍。鎖子甲。頭頂雉尾。白銀盔。手提昆吾寶劍。坐下抱月烏騾。姚期四將各持槍刀。排列陣式。五等拒敵。其將飛奔至近。望見先武。忙下馬拜伏于地。先武視之。乃老將卓茂也。携起問曰。汝為何至此。茂曰。臣于小長安關。王公昆陽受困。徑出江夏。兵接應。至此。何幸得遇于此。先武大喜。再言長安。卓茂若何。茂曰。更始皇帝。被人賊臣。百般欺侮。多計相。行不仁之事。禍亂朝廷。先武聞之。目眦長。須髮淚下。而嘆曰。莫非漢朝不與。劫。故使賊臣執柄。顛倒朝綱。馬武勸曰。主公于途中。少生憂悶。且奔前行。卓茂曰。主公將欲何往。先武忍泪而言曰。往江夏。求借救兵。以解昆陽之急。卓茂遂與同往。行至城中。下馬。令人報知劉嘉。劉隆。等。急忙出迎。接入衙內。行禮。後敘宗祖之情。先武之任也。二人頓首再拜。先武扶起。依次而坐。二人謂曰。敢問皇帝。此來必有奇計。先武曰。為賊臣王莽。侵。謀。漢室。實。滅。劉。氏。宗。室。秀。起。三。軍。于。白。水。立。聖。公。于。宛。城。欲。恢。先。朝。之。業。以。復。皇。帝。之。仇。奈。王。莽。勢。大。難。以。拒。敵。此。昆。陽。困。蹙。不。能。脫。逃。特。於。任。處。求。借。雄。兵。數。萬。以。濟。燃。眉。之。急。倘。被。王。莽。克。成。其。事。公。等。官。不。失。公。侯。之。位。而。感。祖。宗。地。下。之。靈。臣。意。如。何。劉。嘉。曰。任。有。數。萬。兵。未。嘗。操。練。恐。不。能。用。特。任。明。日。親。自。操。演。即。與。皇。叔。應。用。至。次。日。大。明。點。集。眾。兵。立。于。場。上。練。習。有。首。將。宋。禮。出。曰。大。王。不。可。輕。動。軍。兵。自。家。尚。恐。力。有。未。足。莫。暇。為。他。人。接。去。若。復。勝。後。得。成。

功勳業倘有一失。豈不自傷。言訖。遂見閃出一將。大喝一聲。而罵曰。匹夫小卒。安敢違慢軍情。遂拔劍一砍。頭落於地。光武大驚。視之。乃劉隆也。既得眾將。俱不敢言。有壽為証。袁孝青雲雲。要事已聞。聖祖用賢。臣奸邪不識。英雄漢。故向軍前自殞身。却說劉隆。故却不禮。奮怒不已。就欲起兵。前住忽聽城外炮响一聲。軍如虎奔。俱頂重盔。堅甲。執短劍長槍。當頭一將。面紅鬚黑。膀闊腰長。身披紅錦袍。腰插寶劍。手執降魔杵。坐下燕色馬。身行甚速。前舉步如飛。光武看罷。曾有驚駭之心。細看。急召。詎見吾劍。馬武忙執青鋼刀。姚期搭上雕翎箭。往觀。持起擲神槍。列于教場。待臨陣敵。其將至近。見光武忙奔下馬。拜伏于地。光武扶起。問曰。將軍何姓。答曰。小將紀廠是也。聞主公昆陽戰。馳持引步軍五百。接助除奸。不料今遇于此。光武大喜。遂令同往。是日起兵。劉喜守江夏。劉隆引五百人馬。與光武等。即行前。秦奈軍中糧草缺乏。幾日而歸。雖是院有光武。令人往街觀買。忽人報曰。此處糧食均為兩員大將收貯。村西山下。也。營五寨。賣馬。招軍。將軍被虞求買。光武遂領眾軍。前營至其寨門。見二員大將。正在教場練習。一人身披紅錦袍。金鎖甲。頭頂白銀盔。玉鳳纏手。提丈八矛。坐下胭脂赤馬。一人身披白羅袍。白銀甲。頭頂金練盔。纏羅冠。試着方天畫戟。坐下銀絲馬。騎步。五五。个个精強。光武觀視。心中暗喜。再思得此二將。可破賊兵。有人報知。二將急出。問曰。何方將士。來此。何幹。馬武答曰。非敢擅請將士之所。奈漢皇劉主。戰敗昆陽。回京。復借兵于此。缺乏糧食。故告將軍。回買多少。以濟急用。答曰。莫非漢皇劉主。呼。光武出應之曰。然也。二人聽罷。即慌忙下馬。拜伏于地。光武下馬。挽起。問曰。二位將軍。甚甚名號。答曰。臣乃賈復。應。是也。聞主公昆陽受困。臣於此地。招兵買馬。積草屯糧。誓於此事。候主公。共拔漢室。幸遇于此。遂相與請入寨中。各敘仰慕之情。大設宴會。有詩為証。

鐵衣數載就雲文 今日廷開暫樂戰 聖代中興賴公等 洗兵須為挽天河

第二十七回 拖腸屢戰心無恨 斬首推橋亂愈雄

是日賈復等。拔寨起行。同光武至昆陽城。南水下寨。光武曰。誰人敢往城內下書。報知鄧禹。復出曰。小將應復。見武。遂將文書。付于賈復。接。藏于箭筒上。飛。被。至城下。叫上關門。登。登城。問曰。汝何將士。復曰。官乃光武部下。降將賈復是也。高曰。有書。來。否。復曰。有。遂開。取。則不見。矣。乃曰。因陣中。沖。殺。不。覺。錯。射。去。矣。鄧禹曰。既。無。文。約。則

難奉命復思無念勒馬再回殺至陣前圍圍把奈如滾沖破兩圍奔復中出陣至寨見先武官其前事先武又將文約付與復復遂藏于懷上馬復出沖入其陣不覺王莽藏于軍中暗算一槍刺中左脇實復力戰不知疼痛殺至城下叫門上接書遂進至搭戰射入城去鄧禹即令開門接入見復被傷驚曰公露腸矣復垂頭視之果出顏色不異禹急令人托入親以承帛裹扎復曰軍師急付文約與吾回報禹曰將軍負此重傷姑且養病待吾別差人去復曰無妨還欲斬除此賊以顯陣上之名禹見其堅執不從遂將回書付復復即飛身上馬鄧禹登城擂鼓助其其感復殺入陣又過王莽當住二人交馬戰不兩合被實復一槍刺于馬下賊兵各自逃奔復遂沖出其圍至寨見先武且王官則事先武視之大驚不禁二目淚下扶入寨中仰天祝曰劉秀舉兵復實復此相助今為賊子所傷負傷回寨若能合謀王莽以從眾望愿教此將軍早日安康祝畢解下裏帛以手徐徐按入圍藥敷傷謂復曰將軍為吾解急脫此大穴倘若太平之後或我男汝女或我女汝男並結為親言訖扶歸養疾此名曰拖腸大戰有詩為証

憶昔昆陽大戰時拖腸戰世間赫赫名聲結為親約水黃山河壯帝居

次日光武領兵至昆陽欲入城王邑巨無霸領兵截住先武曰小寇不退兵尚敢搦戰今日陣前五斬汝等王邑大怒曰白水反賊敢言大話縱馬提刀直取漢將先武彭馬武甚親姚期劉隆臧宮紀敵等沖入其陣巨無霸王邑廉丹呂敞李忠嚴將一齊對殺金鼓喧天喊聲振地城中郵馬放出雄兵一千猛將二十外攻內掠王軍大敗殺得尸橫遍野水流成河巨無霸急將戰牌敲動虎豹犀象一齊助陣先武即令眾將殺開血路而走正得道州運糧車送至一齊擁出城去但先武彭馬武趕出陣去約行五里之遙見嚴尤于山下路側去下王邑且拔嚴尤拍馬追至一直趕入陷坑連人帶馬墜入其內此名陷虎之計也後人有詩為証

將軍勇略振天才 跨海奔鯨破浪開 未識奸謀陷堦餌 一鈎吞上釣魚台

總評 劉隆雖有 段熲領之氣 兼行兵大是 圖秦設無費 臧之助後且坐困矣

第二十八回 倭賊空謀因漢將 英雄勢逼反王軍

却說嚴尤收陷先武彭馬武以鈎拖出拋擲押至元帥寨中王莽大喜謂彭曰我王新室未有負汝何故及王降劉今命傷于汝手彭彭罵曰豚兒輩子說計害吾何足為奇王莽令將陷入囚車着末將李忠點兵二十押送長安負帝親

軒李忠領兵是夜押出行有幾日一高山忽聽炮响一聲山坡後一軍閃出當頭一將金盔銀甲玉帶條袖手提砍
 乃身跨紅鬃馬黃旗上書着勅賜及國漢將蘇成人喝一聲阻住去路李忠出馬告曰元帥王尋着長安運送糧草
 大王休得阻擋蘇成曰汝乃王莽之軍忠曰然也蘇成聽長王軍提刀趕來二馬相交戰不兩合李忠敗走蘇成不起
 奪其囚車往山而去至寨視之乃李彭也遂解其縛扶出謂曰不想故人遭子賊子之手非吾過此難脫其險彭曰多
 感大恩救獲雖結草銜環難以相報也有詩為證 岑彭追敵隨王兵 蘇將逢逢救故人 斂卒傷民無息息 皇圖並立
 日同明 却說李忠引幾兵奔走長安入朝見帝奏曰小臣臨抵彭押至半途被勅賜及將蘇成奪去殺官兵平臣
 不能抵敵故此敗回乞我王赦宥王莽聞奏大怒曰能捉不能押解則有怠慢之心以欺皇上嗚呼處斬實屬急出奏
 曰蘇成世之勇將小可難敵兩人之時不可斬殺軍將乞陛下仁恕帝准奏遂赦其罪再令押軍二十萬搬運糧草送
 往秦陽李忠謝恩出朝即起軍糧回秦行過數日至顯川山口遙望一隊軍馬飛奔趕至唬殺李忠惶惶無錯至近視
 之乃岑彭領兵截路李忠欲交鋒岑彭叫曰吾助王莽之時漢起白水其勢力極小吾與軍戰長安卒不能以取勝今
 漢雖受困昆陽比於白水之勢力加萬倍將軍難與天違莫若吾王歸漢以全一世英名若其不然吾必奪糧將軍若
 空回營去王尋為將不明兼此二理所虧必欲見斬臣乞名利兩失而身受辱誠願將軍思之李忠聽罷依言不言嚼
 然歎曰非吾不能全忠實難與天相背遂卸下馬施禮將二十萬糧草并眾兵馬悉皆歸漢岑彭遂與蘇成引李忠軍
 馬護送入城光武迎接大喜謂彭曰因禍而反福也後人有詩云

赤心耿耿貫長虹 百戰昆陽第一功 奪路及軍歸凱日 揚鞭策馬氣豪雄

第二十九回 爭名奪利空王表 粉筆與王過訪賢

却說王尋子寨中間知李忠降漢急為奏表今曰恭賀朝拜臣教上馬行約數日至長安入朝近臣奏知王莽言元
 帥王尋令人上書表王莽宜至臣教呈上表曰臣願陛下勅旨取拔昆陽克志求精心懷惕息自伏兵于西城夜登
 軍于北寨晨昏撞戰日夕操戈殺將士邊疆戶橫出復斬軍兵塞野血漲河流蔽日愁天昏雲黑地因此數閱月分斷
 又未克攻破臣等非不志堅圖圖奈漢將驍毅戮力難圖則有捉獲漢彭今未將李忠解送陛下親臨不想途逢賊子

擒拿賊寇以效功勞理設名譽蓋職又聞陛下着解軍報濟臣之急亦被反將公彭驥服李忠隆漢報臣重輅俱奪大
城使臣等敢宣哀去無指今劉秀兵多食廢威名且臣不辭萬罪飛潰天顏慮陛下再廢大兵協力助攻則妖人方
破于旦夕矣臣王尋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謹以上聞 帝覽表令讀讀諸近臣曰若此之失如之奈何呂傲奏曰
察兵處多官宜曉經月俱未嘗嘗報官又據漢軍奪去帝首矣望一朝廷渡難以服之乞我主幸許帝問奏傳旨令呂
傲押送老牛食草往餐賞賞再起大軍二萬同往助戰呂傲謝恩出朝即點大兵押送老牛十萬將老牛十萬前付官兒
山下一陣大風其老皆化為石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皆大驚再至西山過河老牛皆投入水眾將來老牛無氣空回營寨而
去國家安孽孽勢敗禍相繼幸化為江石牛奔入清淵 按其幸化之地後名曰辛石牛入水之處今名曰牛潭皆
自此始 却說先武與張將軍曰三兵雖弱不禁大敵有此妖人怪物何日可脫重圍漢軍曰王公勿慮臣舉一人可
除妖害先武曰公舉何人異日昔日漢臣馬忠之子馬援字子淵見為陳州太守能使便鐵飛龍遠過百者若得此人
至總然伏牌飛獸其德可破騰碎伏亡則兗陽不戰而解矣先武同馮異上馬往陳州而去却說馬援字在廳堂理戰
手下黑曰府外有一先生來謁太守未敢擅入馬援出迎乃師父嚴子陵也接入後堂施禮敘坐問曰師父來者何意
子陵曰太僕文叔兗陽受困不能解脫君肯救助至重必飲且文叔仁智之士若與漢室之後必會辭君君意若何援
曰吾父原任漢馬既師父親至愿往相扶立語之間一陣風過見有紅光貫日子陵乃袖占一課謂援曰今日午後文
叔必至也馬援聽畢即安排坐次與子陵并騎出迎西門而去却說先武約行十餘里之地遂見一羣人馬擁道而來
至近視之乃故人子陵也忙跳下馬跪禮馬援快子先武之前先武問曰此何官長子陵曰吾弟子馬援也先武聽畢
忙近前扶起請曰久仰將軍未得一瞻援曰未得遠迎乞我至有罪先武謂子陵曰秀德數年不能成謀漢室奈何治
之子陵曰搏虎先投其肉釣魚須備其餌若君有兗陽赤軍百萬乃破敵之公幸因守子城盡引其兵攻龐參之大
勢已去彼何能為取長安易如反掌耳何足慮哉先武遂請入城馬援即令設宴連會三日馬援點卒三千同先武等
行至昆陽入城而去有詩為證 未入飛雄兆慕惟 已求賢士拯時危 雖無漢楚三英傑 也有陳平六出奇

第三十回

明賢一舉妖人破

勇將奮勇救危亡

却說先武子克陽城內聚集大軍十萬號為二十萬。關平陵曰：可爾何計以破此急？陵曰：王尋兵接西門，可令長漢谷彭感官引兵一萬，從東門睢水渡河劫寨。後彼不覺，再於杜觀劉登紀敵領兵一萬往北，由西劫王邑之寨。彼此二將不能出戰，今責復魏期領軍三千往山下埋伏。今馬援領軍三千與巨無霸相戰，許敗引至西山，舉旗為號。四下伏兵并起，一齊掩殺。王公與馬援相持，後軍攻引軍一萬乘勢後攻，則無霸可擒矣。天下大勢難勝，勝中如光武大喜曰：師笑大才猶高。官軍即令將各領大軍埋伏。官軍再說王尋領軍百萬為前隊，王邑嚴九領兵五十萬為中隊，王尋領兵二十萬為末隊。至城下時，漢將出陣，馬援出馬，身披青袍水銀甲，頭頂雉翎白雲冠，手提丈八槍，坐下青驄馬。立于陣前罵曰：女人賊乎！三合兵法，顯露英雄。無霸曰：無名匹夫，敢來對陣！援曰：吾漢家後代功臣，陳州太守馬援將軍是也。無霸令康丹出馬，二人交不兩合，康丹敗走。無霸大怒，掄刀直取二人交鋒，十合，馬援詐敗，無霸追近，大戰三合，馬援敗走。引至西山下，箭如雨下，旗幡展處，坡後伏兵并起，金鼓齊鳴，喊聲大振。魏期曾復二人，西邊夾攻，無霸圍于垓心，不能冲出。魏期叫曰：怪顏妖賊，早下馬投降，免致受辱。無霸大怒，掄刀再戰。魏期曾復馬武三人夾攻，無霸抵敵不住，拿起聚獸牌，甚放鼓動，被馬援手起飛鎗，大喝一聲，牌响鎗中，碎作火光飛散。魏期曾不在身畔，字忽無魏期急扯弓，向無霸腦後一箭，化陣狼烟而起。黑雲內昏蒙不見，有詩為証：萬甲藏胸壯氣昂，馬前一騎破大原。飛鎗略起狼烟散，管國人聚獸亡。又言巨無霸詩曰：力審英雄楚項王，可憐一命喪昆陽。縱教聚獸能驅虎，曾敵城前大會場。却說王尋五色見魏期敗，巨無霸急道：兵回寨。魏期曾復馬援便提劍追，撞陣中魏期曾殺賊官杜統，兵漢紀敵及劉隆等伏兵四起，捉拿王尋。先武見勝，急引傅俊馬武等，大軍六萬合併攻魏。城中鼓譟，而內外合攻，喊殺不絕。聲震天地，五軍大潰。老蒼自相踐踏，先武與時風雷大作，屋瓦皆飛，大雨如注，河水漲滿，山中虎豹足戰心驚。天為助雨，水為不流，王邑赴水死者有數萬之眾。後漢書：王邑大敗于昆陽，水溺死者約以數萬計。惟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走。先武等乘獲其軍，寶輜重盈甲珍寶不勝枚舉。後有詩曰：

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走。先武等乘獲其軍，寶輜重盈甲珍寶不勝枚舉。後有詩曰：
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走。先武等乘獲其軍，寶輜重盈甲珍寶不勝枚舉。後有詩曰：

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走。先武等乘獲其軍，寶輜重盈甲珍寶不勝枚舉。後有詩曰：

總評 按鑑更始元年王莽百萬之軍被光武大破殺之於是關中聞知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王莽州府郡牧

自稱將軍用大漢年號以待詔命故秀兄弟威名日盛昆陽巨鹿一戰成功真是令英雄動魄

第三十一回 破敵也知居士好 成功猶有故心思

却說嚴子陵解脫昆陽之難私奔出城潛入山中隱居避世高士高士不如也是日光武收軍入城設宴會將賢勞諸軍惟不見子陵甚懷憂切鄧禹曰主公少慮子陵素愛隱樂不求聞達今為主公解除急難喜不自勝必進山避世去也可暫舍之子陵之高潔有子陵無有先武無以成光武從勸遂為表文令人申奏更始表曰昔高皇初業徒布衣仗三尺劍而安天下則有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之謀而楚竟莫能與之爭也不意皇后專權操機設變斬忠良而敗骨肉則天下幾乎息矣幸文帝頗聞善政斷續江山傳至平皇賊臣握柄奪其位而弑其君其禍甚於秦桧秦桧猶不能制理奸謀使祖宗萬載洪基一旦墮於莽賊天下紛紛生民塗炭秀幸存於白水起集義兵致文王聘濤清

水竊高祖拜將登台略服南陽少安甲兵遂立陛下為君以嗣先王之業庶不失乎天下之望而有利於社稷之福今尚寇害未除安危難一陛下亦宜勵精圖治刻志於朝納直去奸參謀決略務致太平則臣等之萬幸也諒陛下聖德仁威不勞臣慮今秀見陽擊拔旦夕得久因寇懷之圍不能脫征脫釋城賴着盡兵卒飢亡感上天垂恤孤窮幸齊危遠之急煩使陽回幽谷枯木生穉略集眾兵銳精日益破無霸於西山斬王尋於北野雷風大作雨注成河趕王色嚴尤輕騎渡走驅虜舟呂徽溺水淹亡詭虎豹於山嶽戰股感平坡水亦不流聲震天麟威各地府秀苟全一勝略獲機情皆陛下仁恩所被而至臣等之幸也臣秀誠惶誠恐頓首百拜謹奉表上聞 更始覽表大喜欲飛詔加秀之功勞時入賊臣朱鮪等見秀表奏大勝復功乃私向議曰今劉秀兄弟據掌兵權威名日甚恐陛下龍他之能厭吾之謙莫若囑帝除之使吾等得為重用眾皆然之遂入後殿見帝陰詭其事更始聽罷龍吟不敗形發却將劉稷聞之立起怒曰更始何不仁也伯升兄弟為此東征西討北伐南攻受盡百年汗馬之勞圖成大事又推義讓之推居帝位今汝安享宴獲甘士卒之具而反言言之是何理耶更始聞言即宣劉稷至殿喝令擣下斬首不容再語劉稷即上

奏曰陛下且止今王莽未除不可先壞已將惡眾士異心難同舉略乞陛下仁宥未請在旁請曰陛下斬者尤當劉
續兵威聲大與稷同謀欲奪陛下之權就彼兄弟之職陛下可將二人除之以絕身邊之患更始准奏令將續稷一同
斬首武士得令推下金階劉續仰天嘆曰今吾大事已成恨未能掃除內室以清國政則雖死而無憾矣此泣死
言罷引頸受刃有詩為證 威名震震震華表 四海來歸望義旗 一旦命罹奸佞手 忍聲抱恨殞丹輝

第三十二回 智士規宏終大器 小人狹隘豈成材

却說光武於見陽聞知兄續被賊臣朱鮪譖殺頃使魂飛氣絕悶倒於地眾將即救多時方醒放聲大哭曰吾兄威陽
四海聲振京華不遭賊子之害矣我群行眾將聞悲俱各掩泣是日先武思孔被害坐卧不安即起軍馳詣至宛城安
服更始諸州官屬悉出迎接秀端容厲色不與交接私語眾皆畏服及至朝見更始和顏悅色低聲相應未嘗以取伐
見陽之功為念亦未以兄之見害為懷此可見一班孝服不絕喪哀不舉言談飲食坐笑如常惟被席之上則有涕泣
而已更始見其寬洪如此大慚而愧之遂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仁主之心於此可見却說王莽嚴尤走至長
安入朝見帝泣而言曰臣該為死困守見陽被嚴尤陵設計引馬援數將能使飛鐘打破數獸牌殺死先鋒無窮斬却
元帥王尋不覺雷風迅作雨下成河將士軍走避濇濇惟臣等乘危人渡水幸脫殘生乞陛下將何禦法王莽聞說
心驚破無計可施乃長歎曰吾起大軍百萬擬立成功豈料敗於妖人之手而致有今日之憂哉頻足捶胸吁嗟不已
退朝悶坐若醉若痴終日不能進食但以魚鱖酒啣而已玩讀兵書亦無情意德園昏庸兇凡伏寐不復安於枕席而
時有惕惶之懼有詩為證 默默無言欲斷魂 捶胸跌足懶傾樽 當時恨不回頭早 今日應知有此孽
總評 君則有佞臣則邊將無功千古同慨獨惜伯升兄弟以血戰成功為昏王所害恨不能借上方劍斬佞臣頭
一腔熱血正不知洒向何地也

第三十三回 關風競獻歸仁里 雪恥爭還掃賊奸

却說光武起軍攻拔長安以鄧禹為元帥各彭魏期為先鋒高武杜毅為左右使是日統領大軍十萬戰將百員地噴
一鼓齊擁上高出城旌旗蔽日塵土遮天約行數里忽見一隊軍兵飛躍前進當頭二將望見光武忙奔下馬伏呼萬

戴穎之數光武曰汝等何方將士答曰臣乃成紀隗囂宗是也聞主公舉兵滅寇小臣二將先破隗囂武都郡

帶領步軍十萬特來迎接乞主公納用光武大喜遂封二將為左右引駕錄二人謝恩上馬前引却說茂陵公孫述聞

漢兵臨取大軍於成都自將輔漢將軍董璜益州牧前來迎秀至武關欲攻關門二輔將帥勝于臣二人知漢兵急開

關門迎入於是涪州郡縣不征自降各稱漢將應侯獻貢軍糧雜悉其數至潼關未聞接報鄧禹即修下戰書令將射

入關上書曰禹聞秦朝失政賊子當權益以斯高二世之奸而致扶蘇非命之死是天之所以遠秦之滅也今奸臣

王莽篡殺平皇奪帝位自尊苛法復興天下蒼生失主士卒罹災以致滯旱不均賊流競起今吾主劉秀聖明君德

澤高沾於四海仁風遠播於鮮矣瞻養義兵起居曰不欲為先主雪恨黎庶清晏感天神之佑助願將士之匡扶掠却

攻城望風外偃殺義雄於泚水斬王將於昆陽諸縣官軍志極漢應今武關已下潼關豈能存如書到日早省開陰莫

待火急燃眉悔思晚矣大漢元帥鄧禹謹書此書書莽之犯關守將接書讀罷三思而歎曰非吾不能全忠乃天意

也人豈違哉遂令軍卒開門親出關外迎接光武於於馬前告白小將有失遠迎罪該萬死乞主公恩宥光武大喜問

曰汝何姓名答曰小將蔡尊是也言罷請入關中安下車馬有詩為證見益未橋擁翠照風威肅草動山搖大河未

挽兵先洗城郭咸歸將已饒却說王莽設朝會眾文武共議敗兵之事忽大使奏曰我主事急蔡尊把守潼關獻降

劉秀兵都入關下寨乞陛下早發兵德為得臨城難與攻掠王莽聞奏大驚急令蘇獻為元帥帥形為先鋒盡起御林

大軍二十萬名將數十員御駕親征出城至長樂坡屯駐王莽之昭洛陽中居候入武關三輔震動莽王后與光武見

陣却說光武知王莽兵至急引大軍出城對陣王莽出馬謂光武曰春傳漢漢傳王天數然也非吾當奪王莽若有能戰

休兵即指潼關為界東屬劉氏西屬王莽立為兩國何不可乎光武曰若欲和兵兩國除有平帝子嬰并劉氏二千餘

口活却速我即時罷戰馬武出曰王莽反賊記得漢武噴喋離漢馬武將軍否却而不納以資敵王莽至王莽怒而叫

曰誰擊離漢卻形應聲而出手提方天戟坐下雪蹄馬立于陣前大呼言曰汝縱有拔山之力過天之數今日定奪李

汝以復王莽之仇馬武大擊躍馬輪刀直取却形二人交鋒敵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王莽軍中急令王莽率順孫通

直圍李建德營王卿王煥王武一齊助戰允將領首飛奔入陣光武見王軍助陣亦令姚期陳俊劉隆俱從後未佑馮異

岑彭養尊景丹王常等一齊混戰王尋大敗岑彭活捉蘇軾王莽撥回馬逃走光武引兵追趕王莽入城令卒緊閉光武眾將一齊圍上九月戊申城內實無餘糧開宣平西門迎接漢兵光武傳令不許傷害百姓王莽如違者即斬眾將肅然而進毫無干犯邳彤知軍入城急令東宮王禹開東門走脫光武眾將放火燒着千門及未央宮搜王莽家着皇親國戚盡皆誅戮惟不見王莽光武傳令曉諭百姓如有隱藏王莽九族皆誅有拿獲送獻者千金賞賜許公諸人入宮搜捉時有賣人姓吳被王莽罰錢賞賞不能還察聽得之令許民人共挽即提菜刀一把尋入東宮而去却說王莽見火連內禁急至宣室被鹿隨斗而坐乃歎曰天生德於予桓韜其如予何聖人曰信之語非為奸臣講公漢兵以火焚宮吾避於此豈奈我哉庚戌復于漸台之上閉閣而坐至申時吳公樓尋入內宮見有甚台一所殿閣深宮四圍水遠乃曰王莽必在此台之上放下吊橋而過至上閣內見著黃袍玉帶以脚排開其門進前拜住王莽謂曰賊子今遣吾手王莽告曰吾將錦袍祇賜汝內有寶物乞留愛命吳公樓着錦包袱入扯下台忽太尉平清走至將吳公打倒拿下王莽出見光武請賞光武大喜正欲賞清吳公走至告曰小人拿住王莽被檢槍夾乞主公許賞光武曰汝有何說公曰小人有遂將錦袍献上光武解開視之乃國朝玉印都為曰今日江山還歸我王光武大驚遂賞吳公萬錢吳公叩首拜謝而出乃曰為此賊久淹於其後吾抱憂數載豈多矣今日才償舊恨得轉家鄉言說遂回而去却說光武是日與眾將去登於漸台之上書起十二帝皇之靈排列香燭於席祭告仇恨將王莽蘇軾推魂神位之前聽宣祭奠令勅文官高聲讀其祭文云 漢室山河二百餘年平皇聖躬賊子當權弒君殺父抗勅違宣秀祇天下聘士求賢奸臣捉至細割刀千一爵者恨二雪父冤者花祭奠皇主升天祭皇將蘇軾斬首莽凌遲細割分別其屍爭殺者數十人以莽首懸於城市百姓觀者或舞之於地或切食其舌人人共惡而誅之後言王莽詩曰

死也

第三十四回

漢獻主心過重 小漢進信意深

王莽一時之權何至此竟如頭死就緒束手待斃意已深天奪其魄耶吁此烏江之靈所以至今不得

百計徒勞苦戰場 江山依舊屬劉皇
斗酒何能稱真氣 荒碑誰為江祭堂
浴屍碎骨誰堪恨 擊首拋身亦可傷
管將解省回頭早 免使龍泉劍下亡

却說光武將王莽蘇軾新說大設定會宣質功臣將欲於席上唧唧嚙嚙欲立光武為帝光武知其意即杖劍出席而言曰汝等眾人再有交頭接耳胡亂言者即斬奪得眾將無一敢言按更始却諸將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置輔文王來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履而依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校尉劉秀乃置飾屬屬秀次從軍可察一如舊章時三旬勝老史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漢漢官威儀由是壞者事屬心焉此一說應當補也是日即請更始坐於長安殿臣朝拜禮畢加封秀為司馬要行司隸校尉於前殿修修台府更秀等諸將議事於內朝罷各散時八賊朱鮪等議曰今劉秀破却王莽國家重柄都在其手兼其部下諸將不離左右我等將何奈之胡放曰吾有一計可害其命鮪曰汝有何計殷曰來朝奏帝今劉秀部下眾將封出各郡為官使劉秀身無一措不能成之大事然後慢慢圖之何難之有此乃張良左遷諸侯之法也宋嗣聽言大喜次日入朝見帝奏曰今劉秀破除王莽皆其部將士之力建此大功陛下不封出為官恐惹眾臣怨已陛下聖恩更始准奏赦令高書自檢功加職權權者出合處為官是日傳旨光武令其眾將各封外郎鎮守不得久停於府令謝恩畢鄧禹曰此又賊臣之計欲害主公故散告眾將彼得行事光武曰縱乃賊臣之計不可違逆聖旨眾將恐叢聽命出登任所光武送至灑陵橋派下英雄到此不分首自歎回府而去鄧禹謂眾將曰汝等須從百命管散為官務宜精探消息匡救主公忠臣心事不在汝等英雄之志中於一子之謀言罷急赴任所却說胡虜見散劉秀之將乃大喜謂眾曰果中吾之計眾答曰雖然敵其部將奈劉秀之寵臣何能故害宋鮪曰吾有一計使劉秀自殺眾問曰汝何計也鮪曰今見諸州盜賊競主劫財殺命可奏上更始著其巡按河北但與三五百人跟在劉秀前賊必殺之而劫其財豈不自送命乎張昂曰劉秀仁揚天下德播四方人皆瞻仰而朕豈有言殺之心若欲果行可令一人假扮劉秀先往河北諸州投刑官天動聽官長使劉秀到日人皆共惡而誅之不能害也眾將大喜遂依其計而行惟胡虜疑類劉秀即日私離軍地假扮巡行經州過縣俱要拿酒迎接持官通官民動財贈物美詞告狀者不令近見凡出街市百姓觀看俱要低首兩傍不許抬視牌至懷州報知太守張國期言曰馬劉秀今處官刑官吏務逼寬民有錢者得送無錢者受災太守亦要預備免遭刑逼國期聽罷而言曰人言劉秀德會齊天今行不仁不義之實乃是得一虛名耳言未訖人報劉秀已至國期大怒即引壯士五百各披盔甲上馬前迎行經數日到一山玻璃道望劉秀趕道而來國期接上仍依法禮施行看其動靜果否假劉秀曰汝何不恰羊酒送故此進來即有懷上

之心喝令重打國期見果有如是大叫眾軍下手言罷一齊擁出四圍掩殺嚇得胡殷勒馬即走國期追上追至數里未及即能兵回府胡殷走至長安見眾人俱說前事各皆大喜一眾大驚不知胡殷受此謂曰劉秀此回必遭吾詔遂入朝見帝奏曰今河北州郡盜賊群生黎民遭害陛下可令大司馬劉秀巡撫州縣自燃庶保天下太平我主安居帝位更始准奏即傳旨督發令司馬劉秀領軍五百親往河北巡撫待復命時未領八賊急先令人報知洛陽太守言光武不仁可用機暗殺以賞爵功是日光武領勒上馬離朝徑往河北進發眾軍前呼後擁地震山驚行近洛陽地方今人賞牌報知太守董期忙奔出迎接至館驛設席宴待至日晚董期喚出一人名焦休雄謂曰今上司文書言光武不仁令吾暗害其命汝若能幹是事賞銀十餘萬後報朝廷再加官職休雄曰太守嚴命小人即行遂藏短刀於身徑入驛去故言排席為酌潛于窗子之下夜靜三更見光武氣燭獨坐玩取荆軻之傳喟然歎曰刺客好無決斷陰汝性命休雄聽罷胆戰心驚不知書內有此說話只疑道彼慌忙伏于其前告曰不干小人之事乃太守董期接奉上司文書言光武不仁故使小人行刺暗害翁翁乞留殘命光武曰前番來者非善乃賊臣胡殷假扮出巡使天下官民怨歸於我休雄曰吾翁翁肯恕小人之罪小人先往各州郡縣備說情由使不枉負翁翁之德光武曰此乃賊臣之計非汝之罪也但下次休行是事休雄叩首謝恩急發諸州報說情由次日牌到懷州太守張國期領官吏迎接去公光武曰懷州至此路屬官吏出城遠迎光武問曰汝等何處官吏答曰懷州太守張國期領官吏迎接去公光武曰懷州至此路途遙遠何必遠迎耶國期曰昨日焦休雄報說前日案臨非主公親體乃賊臣胡殷假扮計害今主公親臨小丹故遠途遠迎大恩有罪光武大喜遂令前行至城入府國期淨正察院請入安坐大設宴席有詩為証屏開丹孔雀樓隱綉鸞為玉盞斟瓊液金爐蒸寶香光武正宴間忽人報說禍事已到請太守將何禦拒國期聞說慌忙無措問曰何處軍兵答曰梟子城混天大王今兵馬都入城請太守急作區處光武等皆皆惶法國期急備八馬防禦同光武暫出視之見其從西門大街排隊飛來當頭一將頭頂金盔身披鎖甲手握丈八蛇矛坐下駱駝神驥見光武仗斧下馬拜伏於前光武見是大將姚期即回驛作書遞入衙內各施禮畢問曰旨命者汝為官為何起兵至此期曰自長安與主公朝後日復舊職登臺登任所只於梟子城聚長探信今關王公巡按河北領兵三千持米保護駕往歷元王公

高懷光武大喜。遂能同往河北。從白渡經過黃河。至東山下。小軍報曰。前有大隊軍兵。兩員大將。擋住去路。王公將何治之光武聞報。親出探視。乃馮異王。亦言未承任官。只於是處屯軍。探知王公消息。特來跟隨。光武聞言大喜。遂令合兵前行。至近鄴城。縣官各出迎接。安於司坐。大設宴席。凡所過州縣。考察官吏。無不罷官。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吏民皆悅。各各手持羊酒迎接宴勞。秀督不度。却說南陽鄧禹聞說巡按河北。杖策即進。趕至河北鄴縣。令人報知光武。光武急出迎接。携手並入。至公廳。就禮畢。光武曰。破除王莽。吾得封贈。先生遠來。豈欲任乎。禹對曰。非也。但願我王公威德。加於四海。臣得效寸尺之功。垂功名於竹帛。臣之願也。光武大笑。遂留同宿。禹進書一紙。呈與光武。書曰。昔文王治世。施仁政。諸侯來朝。紂王續暴。殘淫。忠臣匡國。今我王親破王莽。天下未安。亦肩起膏膺之南。銅馬聚。漳河之北。中原擾亂。群庶號悲。且朝中更始。乃病膏常才。不自聽斷。請將庸人。屈起志在財帛。角勝爭鳴。感相說疾。悔惡良。非有明奇志。謀遠圖。深慮。欲算主於安民也。但朝夕自快而已。王公素有德。已立威名。諸士聞風。遠至。當民仰德。歡迎軍政。肅齊。信明賞罰。臣愚淺慮。主可精詳。欲為今之早計。莫如延攬英雄。悅服民心。觀歸社稷。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不足定也。臣鄧禹頓首百拜謹言。光武覽書。讀罷大喜。因令鄧禹常宿帳中。與定計議。每使諸將等軍。督要詢訪於禹。以當其才。鄧禹復進曰。臣聞邯鄲城小。槍賊果條漢室宗枝。若王公到此。其人必降。光武依言。遂與眾將領軍前行。至邯鄲下寨。令人報知劉林。忙出城迎接。進入後衙。花禮各叙宗派。則光武為兄。劉林為弟。也是日大設宴。待劉林私問姚期。眾將今朝廷更始。若何。眾答曰。更始不明。信議八賊。疾賢妬能。顛覆國政。使天下紛紛。而無定也。林曰。君既不明。難任眾責。豈若於此。佐立吾兄為帝。以從人望。汝等若何。眾將聞說。齊聲相應曰。公言極當。遂連日邀光武坐於正堂。眾將班列於下。林謂秀曰。哥哥起義除奸。身經萬戰。未被恩爵。頭戴反遭賊計所侵。況且更始非明智之君。信議。直使天下英雄。無不怨。皆失望。恐一朝有變。則國屬他人。而費吾哥之力也。依愚所見。請皇兄就此為君。以從眾願。眾將一齊拜舞。頓首山呼。光武見劉林等。同眾將人立為君。頓頰大怒。拔劍欲砍劉林。忙走一旁。嚇得眾將四散。無閃光武怒氣。冲還寨去。記。

總評 閱此一段。凡好人用心。與仁王度量。班班可見。

標謀徽主心過望 杖策遠君意遂圖

却說劉林見光武不從獨於廳上閒坐兩人報曰有一先生來謁大王劉林遂出迎接見其狀貌非俗有若神仙之家問曰先生來者有何貴幹先生答曰吾因瀾望貴氣喜至於此故敢冒謁尊顏乞姑恕罪林曰既有是言敢煩一視先生曰觀足下之竟不過王公之位豈當是哉再近觀望謂曰貴氣發於南市劉林遂與同出衙迎行至南街上九層前見一賣卜先生鋪上書著成帝子劉子瑜新居北市賣卦二人入鋪坐實卦先生伏呼萬歲劉林遂請至衙問曰王公因何自苦所發答曰吾因王莽篡國隱姓一十八年今日略定方寸顯靈是日劉林遂立王郎子為帝亦是劉林決議改號興隆元年國號大漢皇帝以國師王法欽為左丞相桓就克為右丞相王赤龍為元帥御弟劉林張美李猷為天將四圍城門嚴閉光武知意急領軍至城下叫劉林問話劉林曰前者立汝為君險被所害今已立却成帝之子劉子瑜也免勞後願光武曰既然如是敢問皇帝聖壽多少林曰二十八歲也光武曰兄弟錯矣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崩傳位哀帝在位七年壽一十六歲崩又立平帝在位五年壽十四歲被王莽鸞殺再立子嬰三年王莽十五年算至此則子瑜四十六歲也豈不詐乎按成帝實無子故立哀帝子欣為皇太子兄弟休信他人惑言多是王莽枝葉故假我漢名養銳以嗣王莽枝葉可不自察王郎聽說大叫曰吾非漢天子瑜眾將豈能從節故立我哉汝雖劉姓乃假漢人非正枝葉豈能呼眾將誰敢先出拿此反叛劉秀怒元帥王赤龍應聲答曰小將願往言罷引數員猛將五百雄軍飛身上馬使一柄大桿刀立於陣前叫小將對敵姚期出馬二人交戰十餘合赤龍敗走張美李猷二人忙出來攻姚期戰無數合二人敗走不存光武遂至王冠城其將都入城走光武叫曰劉林兄弟休被他人誘惑骨肉相殘可早省察其佐更始立祖宗之業賴後世之名劉林不聽緊閉城池光武分兵圍守一月不服降王郎子問眾將曰劉秀兵多將勇何以退之劉林曰主公勿憂河中府大槍賊有軍十萬乃吾兄劉度也臣往來借彼必相助若得此兵指日可破劉秀王郎子曰今彼困守月餘正在危險汝若任信須要急回助救林曰不勞發囑臣當竭力匡扶言罷上馬冲陣上堂河中進發至蒲關令人報知劉度急出迎接死禮哀哀劉林俱說借軍之事度曰起軍容易奈少先鋒當陣將何如張言未訖一將飛出言曰小將可任統軍眾觀之乃王郎子也

何如張言未訖一將飛出言曰小將可任統軍眾觀之乃王郎子也

則大驚而形亦和武來會由劉度大喜遂令郭彤領軍一萬前行劉林劉虎領軍九萬後往行經裏息至鄧州城

下光武急分兵對陣魏期出馬謂曰吾與汝素無仇可設逆天助寇在營勞力乎郭彤曰為新王室復仇尚敢來檢汝

早下馬投降可全性命魏期大怒躍馬橫槍殺入其陣二人交戰二十合不分勝負各收軍回陣來自再決郭彤領王

莽太子王禹撞至城下叫開門救兵都至郭彤上城見魏期怒其入恐洩其言遂拔劍搭弓射死王

禹墮於馬下不放郭彤軍入郭彤見射死王禹痛哭郭兵冲殺出陣奔他方而去郭說劉凝劉林後軍將至光武親領

大軍對陣王郎子見救軍都至急放城中一萬出助人馬兩下夾攻光武大驚至軍回走王郎子同桓法飲劉度劉林

引軍急趕光武望南而走小軍報曰前有一員大將領軍阻路光武大驚至近視之乃賊言王韶復是也亦有詩為証

塵途逢主主遠臣臣相違言氣新據手垂囊軍營裡君親相逼古難識却說賈復等三將迎者光武遂入台城

安撫百姓頗歌軍兵忽聽炮响一聲桓法引軍圍城光武曰此處人因何能退之郭為曰此城無根不可虛守莫若

乘其未備豈開走出再作區處光武從之遂引眾將等軍奔至元城將近小軍報曰前有大將引軍阻路不

能衝過如之奈何光武聞報數曰吾今休矣忽見其將飛至叫曰臣耿純特來迎接主公休得惶怯光武大喜遂同

入城純令大設筵席以待光武忽人報曰王郎子兵至光武謂眾將入誰能退却王兵耿純大毅應曰臣有一計可立

斬王郎子光武問曰將安何計耿純曰王郎子未知臣佐主公今既前來臣領本部人馬一千五百內截賈復後去遠

迎迎接彼必無備主公引軍後至內攻外插必破之也光武大喜遂領引軍前去約行十里之地迎者王郎子兵問曰

汝等何人耿純曰吾等特來迎接聖駕休得阻擋王兵遂放其入再至第三隊被其擋住不容進見喊言賈復軍俱入

中隊見其阻營不效乃大喝一聲齊叫殺進光武聽知急引大軍助陣裡應外合叫殺連天魏期馬異王雲撞入其陣

攪軍混戰王兵大敗王郎子桓法欲當敵不住忙撥馬走魏期等率軍趕殺連將數員未及光武急令鳴金收軍入城

安歇鄧禹謂眾將曰今雖勝此一陣王兵未曾傷折倘若聚會必乘敵勢乘機使吾不備汝等務宜謹守言未訖忽聽

炮响一聲桓法欲將城圍上耿純進曰瀘陽海馬賊劉敬處有軍十萬人亦係漢軍殺盡主公可往救備若得此兵

來助必破王郎子也光武曰奈賊寇緊圍不能走出純曰臣夜開南門與王兵對敵主公開北門走往何足憂哉光武

大喜。至夜三更，引兵開南門，大喊一聲，鳴金響鼓，叫殺連天。光武引眾將開北門，飛走而出。賊絕兩下，正斷賊腹，有軍卒報知，程法飲言光武開北門走出，去處尚何空戰。法飲聞報，急收軍，却說光武奔行十里之遙，忽聽山後炮聲，一聲响，軍騎擁出，當頭一將，領兵截住。見光武，顏龍虎，是帝王之像，則下馬施禮，問曰：公非漢文叔乎？光武曰：然也。其人聞說，忙伏頭，告曰：臣接慢達乞主公有罪，光武携手問曰：將軍何姓？答曰：臣幽州刺史，取奔是也。光武大喜，忽聽後軍追至，取奔即令其子取耳，退兵。齊護光武入城，引見劉顯，接至後堂，施禮各敘宗派。顯乃光武之叔，問曰：賢姪為何忙奔至此？光武垂淚而言曰：秀因巡按河北，至邯鄲城，不意劉林被人哄惑，言王郎子是劉子瑜孫，立為帝。又至河中，垂誘劉庭，共起大軍，反漢。王與秀善，兵食難聚，設投叔處，借兵乞念祖宗之仇，急相接濟。倘或成功，雖九泉下亦不忘也。劉顯聽罷，亦垂淚，謂秀曰：吾有大軍十萬，即起往救。今弟劉季，與兵自陪，冀待光武，忍人報有別駕至，言奉御來，要殺謁見，未敢擅入。顯令喚至，接於廳上，施禮。其人見光武，不言而出。暗統大軍一千，暗衛圍住光武，得知即令眾將，被挂上馬，與劉顯出街，見別駕苗曾，光武問曰：汝守圍此街，有何故也？苗曾曰：報小長安殺兀苗蒙之仇也。光武聞言大怒，率兵拒戰。忽王郎兵至，冲殺入城。光武眾將一齊奮戰，都焉見其兵大，兩下夾攻，急領眾將領軍，共保光武冲殺出陣，奔投東海而去。王郎苗曾來攻劉顯，冲得冬逃，四散收軍，閉城。即如苗曾為本郡太守，撫鎮漁陽，却說眾將引軍二百，保護光武出走。詐稱王郎子兵過，行經數日，至近海地，小卒報曰：前有一員勇將，領軍飛來，水至公首，是何人？光武大驚，眾將奔至，顯是光武，深裝下馬，拜伏在地。言主公何故若此？光武認是盛，急進携起二人，相抱涕泣，哭訴前因。盛曰：臣與主公別後，旦夕憂懼，故假名於海上，為盜，探望消息。今聞主公出巡河北，與王郎子廝戰，時來尋護，不覺幸過於此。言訖，遂令合兵一處，暫行歇息，再當前進。有詩為誌。

山窮萬層喜信看 月明千里古人來 人主聚散猶萍梗 或向風前浪裡回

第三十六回 民歸仁威歸聖主 天降騎翼逐邪兵

却說盛護光武合兵前行，至一村莊，見光武面帶飢色，遂遣人馬，令軍侍膳。忽聽喧嚷之聲，一隊軍至。光武驚怯，急欲被掛，見其至近，乃冒復引軍來也。二個人言，遂將面餅獻與光武。光武問曰：此物何處得來？復曰：臣於王郎子軍

中書來見王公飢餓故敢進獻光武笑曰將軍真乃虎口奪食也魏郡王霸為其馬成敗耳俱領殘兵趕至光武大喜遂合兵前行至三河縣取耳進曰此屬幽州之地乃臣人所管之臣王公可許言趕出劉秀入城安下臣有區處光武許之遂入城安設取耳對縣官宴將其事說知縣官大喜遂由來見城內百姓人等知悉光武各皆歡騰有詩為證
劉君勳馬過三河州縣望簫關綺羅四海仰瞻蘇雨霽萬民俱唱太平歌
却說光武於城內才安半月之餘又被桓
法欽趕至將城圍住光武引軍奮出走法欽撞住謂秀曰汝早下馬投降先使朝政暮擊向扶漢江山如不願從
立時斬首姚期等一齊大罵奸說賊徒假香漢室之名會聚立寇者擒到手把作王莽一般分屍碎首法欽大怒罵其
眾將曰弱寡旅窮安持大家耶為曰群鴉小隊豈敢風風光武推軍弱戰鼓譟旗檣眾軍交馬殺得大昏地險鬼哭神
號光武將雖雄身卷三千兵卒豈敵二十萬之眾光武正在危之氣力不加仰天歎曰常道真天子下降則有百靈感
朕今吾眾困賊兵豈無慮乎言未訖忽正南上狂風大作滾石揚沙王將將卒各皆掩面四散其後歌奔引領三千大
軍衝陣潰散王軍大敗逃走鄧禹急收軍敗走曰主公勿憂今遠食為桓國有重數萬臣同耿耳往彼求借援助主
公斬除此賊早安天下之民光武許之耿奔父子上馬去訖光武領軍從西南而往經過州縣俱屬王即所管行至昆
陽鄧禹離會諸將詐稱王即兵至立於城下叫上開門遂令縣官高戶急炊飲食高戶與子下議曰恐是
劉秀軍兵待飯熟後探聽虛實方可與食但見來軍眾寡催逼高戶愈生疑心不令與食其軍各入亂搶高戶曰正是
劉秀兵也急至後衙獨敲催軍圍城光武聞知慌忙披挂上馬引眾將往南山走出高戶領軍趕襲光武正至山下高
戶叫城上放下砍賊姚期開說縱馬飛至城下奮手一托光武遂免其害有詩為證

捨棄登天子 支持漢乾坤 若此英雄漢 誰堪與並論

總評 光武每到窮急處便有不速之客來相救換雖曰天助明主實手足腹心之報也不然英雄燕血有負責處豈輕為人用哉

第三十七回 王霸合兵援帝難 仲遂煮火燎君衆

却說光武等走出其城鄧禹曰為此一餐小食險失國家大事正欲前行忽聽王即兵至勒馬復奔前走長發夜橋不

敢入城或食於道傍或安于空舍奈至無辜享時天寒嚴凍光武甚有飢色馮異徑往民家求豆粥一盞進於光武略
 充腹餒再至西陽經傳過關王郎子領兵後起從者皆有恐怯之心行至滹沱將近小軍報曰前有大河阻隔上無橋
 梁下無船渡又聽王軍後起如之奈何光武聞報乃長聲歎曰前阻後逼天亡吾也王霸進言解曰臣往視可渡否
 光武令其急往王霸至河邊見江水之漲浪濤滔天安能得渡遂仰天祝曰吾主劉秀仁德塞乎四海與民除滅妖
 秦賊兵勢大力實難敵戰敗逃此經過又逢天江阻隔不能得渡願天憐佑護過此河免亡賊兵之手祀罷回報光武
 忙相謂曰河可渡否王霸恐驚眾將乃徐言跪而進曰冰堅可渡願隨官屬聽知皆喜光武笑曰侯老莫妄說也遂促
 兵前往果見河水凍合以力難奔躍馬縱轡而過王郎催兵趕至河畔見光武渡兵而走眾將一齊爭功競
 奔躍過未及至中忽一陣風過冰凍粉碎王郎十萬軍兵其溺河死者胡僧詩曰光武經營業未興王郎兵急勢相
 凌須知後漢功臣力不及滹沱一斤冰却說光武渡過滹沱望南奔行至南宮地界遇大風雨滿身俱濕引軍趨避
 道傍空舍之中馮異抱薪鄧禹煮火光武對牲燻衣馮異見光武面帶飢色遂往農家求得麥飯一盞進與光武光武
 大喜自食一半餘與眾將解飢再往南行脫赴信都忽見城內眾官悉出迎接光武遂望認是任光朱佑景丹蓋冠
 陶恭遵逆入城中至衙舍施君臣之禮共詰間別之情大排筵宴賞勞諸君忽人報曰王郎軍離城三里下寨次日兵
 戰眾軍聞報即欲對陣任光進曰不可輕敵況且是處東風甚高俱集軍將接合王郎勢大無比既欲勝彼可先令一
 統古之士說連東西二寨若首合兵相助則可破矣光武聞言即令寇恂往說恂領命單騎前往至東寨門下令人報
 知劉植出接遂入正堂施禮望畢問曰將軍謂何至恂曰為漢司馬劉秀原係定王之後劉歆之子起兵破賊王莽扶
 立孺兄聖皇帝公為帝今王郎反漢難與對敵將軍若有降漢則更始其業可與劉朝不絕後也劉植曰折肱者劉秀仁
 德也且吾亦係漢後豈有他故欣然投順二人遂往西寨而去至兩下令人投報王梁接入與卓茂等各施禮畢問此
 公何來恂曰因司馬劉秀為賊兵侵擾候特來求救將軍乞兵救濟倘能成就以貴辭謝王梁大喜即從順應卓茂
 曰王公今在何往恂曰現在信都屯下卓茂聽言欲欲王梁起兵劉植曰可再往滹沱太守劉顯處求借軍兵其人亦
 係漢後聚有雄兵十萬倘求合會共征則賊王郎如反掌矣寇恂聞說遂與劉植卓茂王梁四人上馬同往滹沱

進發行經數日至其地界忽見一隊遊獵軍共都執弓矢遊獵軍中重盔至近問曰何方將士投此經過問曰司馬劉秀使吾投往潯陽太守處求救兵其首將乃是苗曾聞說是漢將大叫眾將舒拆眾將得令一齊混拆寇恂勸馬回望北再走苗曾領軍後趕約走五七里忽前一陣軍兵書著大漢旗號當頭三將飛騎而來寇恂高叫將軍救吾乃漢將寇恂被賊兵趕逐三將杜統吳漢馬成聞恂叫救一聲叫殺活捉苗曾眾軍各逃奔散遂解寇恂之厄引兵擁入潯陽城去安撫百姓至衙坐叙謂恂曰汝往何來遣賊所追恂曰因投潯陽皇叔劉顯處借軍路達此賊若非公等來至險墮吾手吳漢曰足下不知其故潯陽皇叔主公亦投此處借軍被苗曾暗投王郎相擊各冲混散王郎因封苗曾為此太守適才吾追趕被吾擒著即苗曾也寇恂大喜遂逐令左右推出苗曾首忽人報皇叔劉顯兵至各眾將出衙迎接遂入後堂施禮接序而坐吳漢問曰皇叔許入何來顯曰是此混賊言必諸處眾軍兵已得二萬之餘特來破滅苗曾汝等為何先奪吳漢曰吾已破獲苗曾令人推至顯大喜曰為此小賊使吾軍輩遂拔劍下階欲為八段令人拖于海盜有詩為證 擾擾干戈合勝爭 人民慌亂各逃生 寇恂已入潯陽裡 擊斬苗曾直世平

第三十八回 大起雄兵經日會 月明旗幟駕雲來

却說劉顯斬卻苗曾令軍大排筵會眾將一齊賀喜是夜間忽報取奔父子兵至眾皆出接至衙禮坐弁曰吾願精兵正欲擒殺苗曾想被公等擒滅劉顯曰吾等除矣取奔大喜遂合兵一處共計二十萬有餘推劉顯為元帥吳漢為副帥杜統馬成為先鋒是日即起軍行吳漢傳令眾軍不得傷害百姓如故圍者即斬有別之兵眾皆應諾炮响一聲出城前往干戈耀目旗幟翻天所過州縣不改自服行經數日至信都離城五十里下寨吳漢令小軍打聽王郎子兵圍城否又令寇恂報知光武寇恂上馬飛至城下叫開門光武急令放入寇恂且說所集軍兵約謀攻伐光武大喜遂與眾將約議准同接應令寇恂回報寇恂上馬出城回至寨中見吳漢等話說前事却說光武登城叫劉林劉庭等打話二人遂至城下光武曰汝等二人莫失兄弟之義且省入城共除妖賊莫待禍急燃眉悔之晚矣二人不聽回寨而去是夜鄧禹領軍五萬出城偷劫王郎之寨眾將各遵分兵四門圍伏待至三更時分王軍昏目濃睡鄧禹領軍放火砲

响一聲四門齊殺入寨驚起王軍不知去向東投西竄自相踐踏桓法欽急引王即殺開血路奔走殘兵敗卒衝混四散鄧禹收軍入城光武知勝開門接見姚期馬上橫担一人龍袍玉帶活似王即狀心中微喜正近以火燭之乃弟劉林也與王即子一樣打扮光武放聲大哭眾將勸解未已却說桓法欽招集殘兵尚有五十餘黨屯下營寨聽得吳漢軍中殺馬朝權暮飲不理軍情之氣遂令劉庭張美李猷引二萬大軍夜劫吳漢大寨三人遵命領軍徑任撞至寨內遍達乃一空寨急撥馬回四圍伏兵齊出舉火高燒王兵不能衝出即以智而勝之謂也望西門撞走被王梁截住急退東走實復當住杜範劉植槍棍混殺斬劉庭于寨內杜美捉住張美劉植檢下李猷光武領軍攻襲王即之寨桓法欽領兵急往西走光武收軍杜範等併張美李猷來至光武曰軍中咳嗽通是此兩匹夫喝令斬訖率兵再赴却說王即散兵損折三十餘萬又聽後軍趕近急奔前走忽聽炮响一聲耿純領兵截住二人交馬混戰光武鄧禹領軍趕至劉董彭滿殺入陣中見桓法欽騎馬騰空而起詭術法欽挺劍趕上殺死彭滿又望光武欲來只見頭落于地視之乃一馬首也有詩為證百計混中原扶王欲併吞奸謀從惑世依舊漢乾坤却說光武見其邪術騰空心懷驚惶急收軍卒下寨眾將議曰縱破無窮之術又逢法欽之變將何法耶眾皆默然無語至夜二更月明如日光武策杖出帳徐步遊觀忽見空中有一婦人騰雲駕霧金冠珠履披帶仙衣謂光武曰吾乃滄沱河神聖母也王即真命之玉汝休趕龍蒼輿天命相違則性命難保姚期在旁聞說遂搭弓拔箭射落妖婦眾將向前搶下細縛入寨姚期問曰汝何妖婦敢來戲侮王公婦人答曰妾乃王即之妃桓法欽能行此法使妾駕霧於此乞天恩赦怒鄧令殺大血污之使不能行光武催軍急赴王即知其兵至急令眾將走入宋子城去堅守不出光武追至城下分兵圍住鄧禹見城上桓法欽出城走陳修方修紀放等三軍截住法欽急引王即奔入鄧城去光武請將趕至城下分圍住鄧禹只見城上桓法欽以草龍共乘欲起急用子良道法解嚴直邪使不能起圍經半月光武率眾攻城法欽夜出城走王即軍兵十傷九死只有數百餘兵甚懷憂切法欽曰主公休閑西太山賊處有軍數萬可往求借若得其助可破劉秀王即從之即令彭充往借充遊上馬撞出陣行至真寨令人報知二人接入施禮坐下問曰君為何來容白吾主劉子瑜被秀趕擊將來二將軍處求借救兵倘成功後將軍自有王爵之報其二將乃岑彭李忠聞說大怒曰汝主王即賊假冒漢室之

名錄爭天下。今使說計。或說忠良。後劍奮。充頭落地。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奸計誣良誅佞賊

忠言伏眾難安賢

却說岑彭李忠斬卻彭充。領軍至襄陽。光武大喜。眾將議欲立光武為帝。光武曰不可。吾兄更始尚在。若奪其位。是不仁也。待其崩後。方可受位。却說朝中八賊。來勸等。上更始言。劉秀按臨河北。眾將反立為帝。更始一聞。憂憤。急向近臣曰。誰為寡人陰憂。破滅劉秀。顯曰。今秦趙二州。馬武王常。原與陛下為友。得此一將。立時可破。故說光武反却且其更始准奏。急令宣至朱勳。謂曰。聖上加封劉秀。征北。大司馬。今按臨河北。反漢。自稱為帝。聖上持宣將軍。任茂。其罪後。以重。將軍若何。馬武故言曰。劉秀如此。不仁。則天亦不容也。遂允應其言。勅賜費明為元帥。龐貴為副將。馬武為監軍。王常為先鋒。是日起軍十萬。上馬前行。至河北地界。有人報知光武。言更始皇帝。勅令費明領軍十萬。今將至近。未知何故。光武曰。更始軍卒。助吾勦滅王郎。有何意也。鄧禹進曰。主公休言。未曾表奏。朝廷請來軍助。無故自來。恐有賊臣之計。可令王梁迎出十里之外。著其屯於彼地。探其虛實。然後合兵。光武從言。即差王梁領軍二萬。前往行經五十餘里。迎著王常等軍。兩下排列陣勢。王梁出馬橫刀。問曰。汝領眾軍將何所。任費明曰。來助司馬劉秀。破滅王郎。梁曰。既乃聖上軍助。鄧禹出令。遣吾迎接。救汝等屯駐此地。來日會合。馬武故出言曰。吾奉聖命。遣由汝。梁曰。吾奉司馬將令。誰敢故違。言訖。二人交馬約戰十合。王梁敗走。馬武追趕。王梁勒馬再戰。兩軍殺一陣。王梁引軍回寨。見光武。且說前事。光武急引眾軍。乘夜。乘甲不身上馬。出見費明。約行數里。撞見其軍。光武叫曰。請費元帥相見。費明出見。光武問曰。元帥來者為何。明曰。為汝反漢。自立為帝。聖上著我來拿。光武聞言。遂下馬。請罪。龐貴持刀。忙欲近殺光武。跪受死。姚期在旁。奮怒躍出。大喝一聲。罵賊臣。誰敢持刀殺人。挺報長槍。躍馬直取費明。龐貴二人交鋒。都無兩合。忙走。不奈眾軍。扶托光武。回寨。鄧禹曰。果乃賊臣之計。非姚期將軍在傍。則主公幾乎休矣。何能復乎。馬武等。待至鄧禹。曰。誰出對敵。姚期飛奔。應敵而出。馬武輪刀。與期交戰二十餘合。姚期是不分勝負。各罷回營。馬武王常。計議。至夜。入帳。斬却元帥費明。并副將龐貴。次日天明。二人提其首級。曉諭眾軍。言有不助秀者。此首為令也。眾將俱言。往助。馬武王常。即引十萬大軍。提頭入寨。見光武。光武大喜。遂合兵一處。時有小軍。走回長安。入朝。見朱勳。

等具報前事未納不驚又聚眾藏商議遠曰吾有一計可殺劉秀嗣曰何計贈曰前者聖上著軍討秀反被殺害不從

稱此違逆上命假借聖旨一道令使者將葯酒往彼間罪只此武不肯逆上背義致為小人所害在在因討賊討變

後世說得而叫劉秀隨使入朝若從不逆則無反意若不違命即將葯酒賜與逼其快飲再令獲軍卸形引軍五萬

隨從擒捉亦言上命差來使見聖旨差違不敢違豈不中吾計哉眾皆大喜即依計行先令使命督肯前往後肯卸

形領軍各各遵令去詎却說光武正於帳中議事忽小軍報曰聖旨又至請主公迎接光武安排香燭迎接讀言云

朕叨天眷職掌山河奈初登帝位黎庶不安故此遣汝被巡河北撫恤郡州託天下重事志行於汝豈意聽信小人之

言反國自稱為帝前者朕遣費明監軍問罪夜令奸人暗殺奪吾十萬大兵足見昭然之變明顯欺君今再遣使督

施行如無反朕之心即當隨使入朝同理國政其法民憂庶使懷盟以釋既往之咎若不信從毒藥快飲故此詔亦想

悉宣知光武接詔宣讀已畢謂眾曰吾當隨使入朝請釋枉罪使不上逆而屈義也鄧禹進曰此乃賊臣之計欲害

主公彼得寵用專權主公不可信恐有一失則有負天下慕傑之望而漢室不能復興也其後者李烟見鄧禹阻諫即

取金鐘滿斟葯酒度與光武逼其快飲光武遂即欲飲忽左邊一將怒若雷霆飛躍至近奪下酒葯擲之於地火熾騰

起三尺拔劍欲死使者光武視之乃大將姚期也眾皆大喜有請為證何事君王意劍顛每聽殘賊害忠臣暗中教

使傳宣言一劍番身命劍果却說鄧禹領軍將蓋有人報知光武武急領軍迎行經數日相過光武出馬謂形曰將

軍今將何往形曰為汝信謾反漢自負為帝聖旨着吾將來擒捉問罪光武曰吾無是意何罪誣乎形曰既無是意又

何違旨逆命殺害使者鄧禹曰此乃賊臣之計將軍何苦信之古云良禽擇樹棲賢臣擇主佐將軍文武才備勢力過

人先助王莽不能成立後護王郎又經交戰今願賊類同謀欺推漢室金枝豈不想更始崇顯為何而得督吾主於亂

世中劫就基業讓彼為君及信八賊唆喚殺辱皇兄劉縯後破王莽盜平除又聽奸臣所謀欲圖吾王散其部下諸將

著巡河北十謀圖害萬計相戰今見王郎未除乘勢促兵吾徒可見更始仁乎將立早思回首共立吾主為君庶不失

了功名之望將軍若不信從難出吾之手也今萬十萬雄兵三千大將已把二百里之距矣將軍縱有萬夫不當之勇

則豈難敵眾豈待後捉歸除掃名義將軍可自思之卸形聽罷依舊無言遂下馬拜降降者降也光武大喜即

今大軍回寨。聚同二十八將。乃二十八宿。并南北諸星。悉會。於是當日。光武聚集諸將。大設筵會。宴勞功臣。席間衆將。都勸光武就位。光武不從。忽耿耳呈一表。草述而言曰。我主可草成計。莫待眾心解散。駟不能追。願吾主察居忠意。言記呈上表曰。臣聞人之惡。不可不除。人之善。不可不納。吾主新破王莽。天下未安。社稷未危。山河且存。非周武高皇之君。不能與到是壽。今吾主仁德兼備。智度恢宏。正所謂堯舜之君也。願吾主早繼江山。慰黎黎渴望。救生民於塗炭。解黎庶之倒懸。非正譯王公若再避位。則天下衆豪失望。況且更始在朝。昏愚蒙蔽。不思吾主善謀之心。但圖報尊榮顯之地。聽信賊臣。嘖嘖齊聲。聖旨欺誣。則吾主幾被其禍。今再若不相從。漢世山河必喪。士卒散離。嗚呼。何及。臣不辭碎首之誅。敢瀆天威之犯。願吾主聖鑒。臣耿耳頓首百拜。奉表上聞。光武覽表。讀罷。微晒而言曰。待破王郎之後。滿帝未過。鄧禹見其堅執不從眾意。且率兵攻城。檀法欽急引王郎軍。雲投北而走。鄧禹領軍後。趕至高邑縣分兵圍住。令軍殺大血塗污其城。又圍半月。不出解兵。暫退。離城三十里下寨。光武見有高台一所。上書千秋二字。不識其意。遂問鄧禹曰。此台何用。鄧禹曰。千秋者。謂軍多也。光武遂同衆將上台。遍歷遊觀。玩畢。下寨。至夜三更。光武策杖私行軍帳。忽聽小童議論。言元帥將令。來自於千秋台上。立帝。光武聞言大驚。回帳自思。若待天明。衆人不由我願。不如出寨。奔回長安而去。眾軍皆奈我何。遂上馬徐行。潛往南門出走。時鄧弟劉植把守嚴禁。見武時欲出。忙近社住其轡。告曰。臣奉元帥將令。若放主公出去。小臣該死。望主公仁宥。光武見不放出。乃拔劍自刎。嚇得劉植大駭。急放轡去。走入元帥帳內。報知鄧禹大驚。忙引眾軍趕地趕上。不知往何而去。却說光武夜出寨。馬南行。忽見其地兩人俱立。俱道來日太平。眾立光武為帝。光武聽知大怒。仗劍躍馬。望二人一砍。化作火光。迸散於地。光武近視。乃二石人也。遂嘆曰。天賦吾以如是之人。則山河社稷皆順。非人願乎。石人一言。大是荒唐。雖燕天命所歸。理固有之。但龍且隨而山鬼告符。卯金其只。而老嫗夜泣。是天之命。為天之子。又神賦主。此且無有感。今靖。是日。光武走至柏鄉城。望南前行。忽聽後軍趕至。乃鄧禹等眾將飛馬走。近勸往光武之營。告曰。王公夜私出寨。將若何往。光武曰。回朝見帝。汝管何往。鄧禹曰。賊臣屢難未獲。主公送入虎口。叫眾將不由其意。一齊起擁回寨。是日。起軍攻城。檀法欽見漢兵入城。急引王郎軍。雲騰雲。復還鄧鄧而去。光武率兵追趕至城下。分兵圍住數日。不出。鄧禹曰。吾有一計。可挫妖賊。光武問曰。元帥何計。鄧禹曰。不可攻城。恐其見逼。駕邪又走。吾等退軍十里。彼見兵解。必望南走。

柏卿去可令姚期王霸領軍五萬往南離城十里山坡下埋伏再令王常領軍二萬於南山高阜處探望若法欲走至吾等隨後追獲王常擊獲為獲坡後姚期王霸伏兵齊起前攻後襲決然可擒光武大喜遂還軍十里令各隊分兵埋伏去訖却說桓歛見漢軍聲勢急請王郎曰今城中糧餉不可久存喜得漢兵解環吾等可稱風急出投奔北鄉城去其糧草甚廣方可交兵其要待漢兵復至難出其圍王郎聞說遂與法欽領軍開南門出來前望相鄉城進發而卻為知出急同光武等將領軍追殺趕至南坡山下王常奮鼓舒屨獲期王霸伏兵齊出箭如雨下王郎欲回馬武截住眾將軍卒喊殺連天王兵大潰左衛兵突無路奔逃桓法欽奮雲正起被姚期一箭射落于地眾將忙近捨下王霸躍馬趕上活拿王郎斬置殺將屍伏如山光武收軍凱歌龍戰回入郡鄆城去有詩為證

奸雄百計望遺才 詎使王郎戰九垓 直待滿營雲應月 東風依舊舊綠雲消

第四十回 平除賊詔肅王職 荐舉能討太守權

却說光武等至衙坐定眾將卸甲王郎法欽推跪階下光武謂曰為汝一賊傷吾兄弟之情喝令推出斬首是日大排筵宴勞功臣搜檢功臣與郎交通書籍凡所得數千餘章光武命將燒之今反側子自安秀部分諸將吏卒皆言願隨大樹將軍忽小官報曰更始皇帝遣使督官已在東門停下請主公出接光武聞言急令排列香案正秀上馬與眾將群臣等俱出東門迎接至衙伏聽宣旨詔曰朕承天命官職龍虎上繼先王之業下安黎庶之心幸喜奉獻勳陰究仇洗雪膏仗卿力恢復而致朕於長位近聞劉林結黨竊立王郎假借漢室之名詐捏成王之業東推西劫北犯南侵社稷幾危其于人民險阻傷空今卿遠涉重洋至基正所謂舉士能渡大河淨洗甲兵不用功勞益世勳業無雙朕特遣使飛騰致授肅王之職邊疆無事罷甲回兵免致朕懷懷憂鬱以慰渴想心坎故此詔諭宣悉知行光武接詔拜畢眾將功臣齊賀新君王職敢命進曰百姓思苦王莽復思劉氏速與今更始雖為天子而賊將擅權未有導王於正但以自貴為帝劫掠民財恣議忠良使士卒斂容更思莽日是以知其必敗也今我王功在已著義讓兩全尚何久居是位而自苦哉且我王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王可遠取莫待群奸後輩他姓得之則我枉勞前加蒙優庇願王精察光武之功亦大矣能討王郎不啻一心更始如是祖世之妾自當王聞言微笑而群曰王郎雖滅

河北赤平結待四方急息即帝未盡其心終不能繼二於更格都說諸處聲賊名曰銅馬銜脰石來大鎗上江音響當
平藉漢軍各領部兵合兵數百萬人所在州郡政務劫奪民賊銅馬聚於鄆縣時值秋月蕭王會集眾將商議攻擊銅
馬錢脰鄆王曰此賊驍勇不可輕敵主公欲進須先大軍連城攻擊方可破賊蕭王曰然也遂拜鄆王為元帥各將馬
武為副將以能期社稷為先鋒馮異王霸為左右便是日點起十萬大軍各將千員炮响一聲齊奔上馬出城前行十
戈耀日旗為蔽空振平騎兵擁於百里三萬餘雜城五里下寨忽南上一隊軍兵飛奔來至蕭王視之乃大將吳漢會
清陽軍來也爾曰來軍多山溪曰二萬有餘蕭王大喜遂舍為一處於是士馬益盈糧草盈餘鄆王分兵擊城賊徒
去賊銅馬聞言大怒合軍五萬出城迎敵兩邊排列陣勢銅賊出馬立於陣前言曰白水村寇吾素與汝無干今來犯
界是欲討死乎而武大怒罵曰鼠輩小寇不思立石於世以就男子之規但以劫掠圖食真禽類不若也豈足為美今
若早降賜財有恩爵之榮如敢抗拒殘生不保銅賊大怒論方天戟躍馬宜取二人交鋒約十合鄆王急令姚期杜
微谷彭吳漢等將一隊助殺賊聲振地金鼓連天眾將混殺銅馬大敗急引殘軍走入城中堅閉不出蕭王分兵圍住
困經半月銅馬食盡糧絕夜開西門奔走吳漢截住兩軍大殺一陣被其衝過又逢岑彭阻路二人交馬共戰十合銅
馬敗走奔投東北而去蕭王領兵追殺至館陽縣被其走入城去今卒謹把蕭王分兵圍住又經半月鄆王曰此城糧
多糧備難可輕敵主公暫且退軍離城五里立起營寨然後與後攻襲吾等將兵則有本矣蕭王曰然遂退兵五里也
布堅營忽一陣風過鄆王曰此怪風也今晚賊兵必來劫寨吾等須謹慎備之可令布起空營一所四面埋伏軍兵挑期
馬武守東門岑彭杜觀守西門賈復藏官守南門馮異王霸守北門再令鄆冠向宋祐等軍伏於兩傍接應吳漢備
後耿耳王常保護主公於後營內高懸明燈讀觀兵略銅賊兵必望南進臣與馬援伏於南山高阜處望望待彼將盡
入臣之火炮為號四下伏兵齊起使彼縱有撥天之手不能出吾銖索之圍蕭王大喜謂高曰先生誠有鬼神不可測
之機天地難可量之計遂依其計令眾將分兵埋伏去訖却說銅馬眾集眾將議曰今劉秀兵雄將勇且蕭鄆馬高謀
吾與眾戰未克一勝今又圍城日夜攻擊如之奈何忽小軍報曰劉秀退軍十里布立營寨大王可率兵破之銅馬聞
言大喜至夜二更點起大軍五萬各披鎧甲重盔長槍硬弓上馬出城悄聲寇城至其寨首徑從南門而入見蕭王坐

於後漢書獨觀書。至急進至中塞見無動靜。動馬過觀乃一空營。銅馬大驚欲退。山上鄰馬援望見賊兵俱入。急
 令擗鼓砲响一聲。四門伏兵齊起。吳漢復後取耳王常四將自內殺出。折旗跌履。死泣天愁。銅馬急望東走。被姚期馬
 武截住回奔西出。杜鄴參彭檔住。大喝一聲。兩軍混殺。復欲南回。被馮異貫復賊宮等。諸將一齊夾攻。銅馬大敗。乃高
 聲叫曰。吾願將降。可休罷戰。蕭王上見賊高叫。順急令眾將休持。銅賊即奔下馬。拜伏蕭王之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
 乞王公仁恩寬宥。蕭王大喜。遂封首將為列侯。今合兵一處。銅馬叩首謝恩而退。却說馬武。姚期等眾將。議曰。今銅馬
 雖服未可全信。其乃劫賊之身。豈有忠心。相向恐其復叛。曾脫死危。恐未能盡信。二人之言亦是至言。銅馬等聞其所
 議。其體流汗。雖得封用。亦不自安。蕭王知意。謂降者曰。汝等休疑。但可竭力當先。成就功業。吾豈懷舊恨。遂傳教令
 各歸營。整兵。眾皆大喜而退。至夜人靜。蕭王自乘單騎。暗行諸部。聽得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入腹中。安
 敢不效死乎。由是皆服。蕭王回帳。至次日天曉。悉以降者軍兵分配諸將。康遂數十餘萬。南徇河內。故關西號為銅
 馬許。有詩為證。蕭王推赤置入心。天下蒼生去望霖。自是關中清鎮後。民歌擊壤頌堯音。是日蕭王親領諸部
 將卒南入河內。忽人報曰。今有赤眉大賊樊崇等起軍十萬。攻擊長安。禍在旦夕。已我王急發救兵。蕭王聞言大驚。急
 謂鄧禹曰。赤眉丘豨極大。非智謀之士不能破敵。吾欲託公任伐。淨掃烟塵。救萬民之塗炭。蘇四海之東瞻。公意若何。
 禹曰。臣但恐張良之智。韓信之謀。敢不效死而當先乎。蕭王大喜。遂拜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三萬。跟護鄧禹曰。
 入關征復。禹曰。今河內境界。雖然富實。奈其險要之地。吾徇河北。欲擇諸將守禦。而難有是人。將何如耶。禹曰。我王
 勿慮。臣舉一將可保萬全。王曰。何將焉。禹曰。部下寇恂文武兼備。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蕭王聞言。歎曰。公
 善識人。即拜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為河內。務當竭力匡護。庶給軍糧。
 益卒勵士人馬。防遏他兵。勿以怠慢北度而已。此段語誠得其宜。與漢書相合。恂曰。既食君祿。當盡忠。今主有所託。豈敢憚而
 辭哉。遂謝恩而出。再令馮異鎮守孟津。各分付記。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分別各往。鄧禹既西。蕭王亦北。却說寇恂領
 蕭王之教。為河南太守。終日乾乾。夕陽蒼屨。伐棋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軍糧兵刃。各各齊整。
 雖使遠征近伐。未嘗乏絕。却說更始以赤眉之記。使大司馬來輔。及舞陰王李軼等也。兵洛陽。謂眾曰。今聞蕭王北

學而河內孤寡且河內之地民善射戰三乃無兵之所吾等可急取之使後蕭王復至將士無糧不能征戰吾等乘勝
擊之必然可破東晉大軍遂令討賊將軍曹肅之副將軍曹爽統兵三萬南渡黃河攻溫寇恂知肅犯界即勒兵馳出令
人告肅近道諸將發兵會於溫下合兵擊之肅曰今洛陽之渡黃河前後不絕宣待眾軍齊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
之藩屬失溫則不能守正宜遠避何懼之哉遂馳兵詣赴恂人執曰備將軍馮異起軍來助請太守出接恂向聞言急
出相迎馮異曰蕭王委吾二人鎮守諸處今聞賊兵犯界吾恐有負命記特來相托將軍共濟征虜不枉吾等英雄之
名寇恂大喜二人携手共入今設宴待席畢即起兵行共合十萬有餘及諸縣齊至士馬四集齊備嚴守恂令士卒鼓
譟大呼言劉公兵到蘇茂聞之皆有懼怯之心恂與二人分兵隔河而處曹肅茂軍強出馬稍恂曰小將何名早
降免死恂罵曰賊大賊子不識河內寇恂將軍救來犯界三合斬汝頭吾上將蘇茂大怒縱馬橫刀直取二馬相突約
戰十合蘇茂敗走寇恂躍起會蘇茂任戰不兩合被寇一刀砍于馬下河上橋亦一舉馮異急出兩軍伏兵夾同攻
擊曹肅海濱殺震山崩蘇茂敗走馮異寇趕殺追至洛陽遠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遂收軍
即入帳安歇謂異曰賊雖破奈生軼未除將何如耶異曰生軼初與肅王謀約吾道將道書說服此人則破未肅
不難矣遂掃書一紙道人送下書曰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狂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
勃迎代王而黜少帝瘞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實故能成功於一時垂譽於萬世
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喻近幸之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環亂赤眉臨郊王侯播難大臣乖
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莫能并起故是肅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壯風靡雖郊岐慕亂不足以喻李
文誠能寬廣成敗空定大計也哉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發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極矣汝豈不
想初與肅王有約而起乎顧早思之無為後悔大漢倫將軍馮異書拜 李軼覽書謂罷低首無言自思原與肅王有
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所攻吾與共臨伯升故知長安已危不能待立欲待降恐懷舊恨心恩反側不能自安乃長
聲嘆曰可恨當時與賊子同謀而致今日噬臍無及乃修書令後回報不復與爭書曰 軼本與肅王有謀與漢劉服
寇兵結密約之計豈生死之盟意氣情乎肝胆相照豈管銘刻於裏致死相報則可何如是乎恨誤聽賊子之唆而傷

失君臣之義。誠羞愧汗。悔亦何追。故知長安頗息。竟始難支。欲待肉袒負荆。恐上心懷舊恨。是以展轉之計。不能以自安也。今穀守洛陽。公守孟津。俱居機軸之要。豈可隱隱而相賊哉。十載一會。感成斷金。唯深運蕭王。願進惡氣。以立國安兵。朕之願也。漢舞陰王李軼謹言回奉。

馮異後書有異謂曰。今李軼說朕可乘銳進兵。攻擊未暇。豈得眾心。惡散難破。此賊向曰。公言是也。遂走大軍南下。河南成東十三縣。及諸處屯聚軍卒。聞漢兵至。不征自服。降者十餘萬眾。却說蕭將武勃知諸縣兵叛。急將萬餘人馬。下南攻擊。人報馮異。異知急。引部將渡河救。行至東泉。兩軍相對。武勃出馬謂曰。吾討諸縣反賊。與汝無干。今何率兵。於是異曰。河南諸縣盡屬吾堂。汝尚詐言不省。來投死乎。言罷。二將交馬約戰。十合。武勃敗走。馮異寇恂。恂與兵追趕。至士公亭下。馮異大鳴一聲。斬武勃於馬下。眾將齊衝混戰。斬首五十餘級。殘兵敗卒。恂拜降順。馮異收軍安寨。頭歇。却說李軼自與異通書。後不復爭鋒。故異大顯威勝。及斬武勃等。將軼獨閉門不救。蕭闡大怒。令人暗入帳下。刺殺李軼。由是城中離折多。願降劉縯。自將兵數萬。攻探平陰。馮異寇恂引兵對陣。未納出馬。馮異罵曰。背主反賊。朝廷有何負汝。故來犯境。侵疆。今日斬汝陣前。以絕漢家之患。言罷。怒敵若雷。躍馬提刀。飛奔入陣。二將交戰。戰不三合。未納大敗。撥馬急走。馮異寇恂率兵追趕。至洛陽城垣之下。眾人一齊攻擊。征雲蔽日。殺氣騰天。逃兵踐足。戰士相衝。賊兵大敗。未納捨命槍出。走入遼東。而去。餘兵將士悉降拜伏。於是寇恂馮異。連破賊兵。威振鄴郡。洛陽境面。胆落神驚。是日。班師渡滎。唱凱歌還。却說蕭王與鄧禹於野王。分別親引大軍五萬。進擊河北。恂人報曰。今有大將背主。帥陳留。蕭王兵至。急引賊兵十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姚期等眾將一齊出馬對陣。混戰至日中。賊兵不遇蕭王。見士卒皆飽。謂眾將曰。可飯再戰。曾復曰。先破賊兵。然後就食。言罷。奮勇當先。賊兵見其勢勇。各相奔逃而去。蕭王遂急收軍。進擊北平。却說左來大槍五福等賊。正於城中觀宴。忽聽蕭王兵至。急引五萬人馬出城對陣。姚期出馬謂曰。吾主蕭王寬仁大度。綽諒如流。汝等早降拜伏。重加官職。不使遺棄。於萬世也。今若不從。則性命是亦難保矣。眾賊聞言。怒罵無人草寇。馬成大用。躍馬橫刀。直取姚期。光武急叫馬去。眾賊等出陣助戰。眾將齊衝混戰。賊子大敗回走。眾將追殺。大槍撥馬復戰。被今彭一刀砍于馬下。姚期走上。活捉五福。尤來撞陣出走。吳漢急催取會。景丹益延社說。取其王常等一十三將。四圍掩殺。尤來若奔西走。吳漢躍上。大鳴一戰。砍于

閻帝王不可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何得累拒而苦乎蕭王又不聽信行至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蕭王曰賊寇未定四方尚敵何欲速正號位乎諸將進言不從且曹公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疆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拔龍鱗附鳳蓋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既定天下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臣恐其士大夫望絕訂第則有志歸之思我王不可久自苦也若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願大王察臣愚衷早蘇眾望蕭王見純奏言其誠切當深復慰之乃曰待吾將退行至於鄆台為異問曰四方動靜若何異曰三王反叛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今宜速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王曰吾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吾心中動悸此意若何異聞言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心中動悸大王慎重之性也此天連大王登位不可延遲蕭王聞言微微而笑馮異遂退會黨生疑蓋自關中奉赤伏符詣進於言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大為王群臣因思復進奏曰受分之符入應為天為聖合信不讓同情周之白魚易足比鳥今上無天子海內清亂符瑞之應昭然若聞我王以答天神以失辟望蕭王於是准言命有司設壇塋於鄆南千秋亭置成陌軍卒得令莫喜不勝即往南郊築壇建起高亭四圍結彩中建御坐以黃色相稱鋪於金龍椅上前設尊罍後養繡屏元畢至縣復命六月己未文武百官各整朝衣象笏先臨壇所立待早朝有詩為證

馮馬五更寒 披衣上繡鞍 東華夫未脫 明月滿欄杆

總評 歷觀帝王之興由陰達天度推誠待人彼始皇項籍積長剛復安能成大事乎

第四十一回 眾將中與我帝室 羣臣亦胆佐君王

却說馮異耿純姚期馬武等眾將各先肅修壇外待駕金殿是日蕭王車至諸將扶上子殊其蕭王令列香案於前祝告天地祝曰 皇天上帝后王神祇眷顧朕命屬秀劉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臣百辟不讓同詞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莽王邑於昆陽詠王即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克固時至於身至於羣臣命曰皇天大帝不可稽留秀敢不敢承 祝罷眾將扶上賓坐漢德鳴山呼文武揚塵拜舞 羣臣皆宣敕命改年為建武大赦天下眾將功成各受贈封帝令文武功

臣各跪死於殿侍宴高帝聽罷所然即從一齊上王濟坐杯跪於前告曰陛下新登寶位臣等無可稱賀最歡
野芹杯酒以表君臣之義願我王若掃蕩高帝衣襟登民帝大喜曰朕居是位俱賴卿等匡扶而致今日之顯言訖即下
位今各侍於兩傍有詩數
侍臣各隨廟廊才 齊祝君王萬壽金 酒斝金波浮日月 歌聲喜氣一時回

殿前侍酒浮香綠 高帝傳宣修善珍 聖王御筵猶未飲 便令頒賜及孺臣
總評 帝王順天應人之日 正男子垂青豈昂之時也 賜祝萬年功成汗馬 濟濟英英 極一時之盛 不圖今日獲觀
漢官威儀後此者弗可及矣

第四十二回 赤眉鄭北扶盆子 帝救關西拜鄧臣

却說赤眉樊崇等西入長安至鄧進謂劉盆子凡劉恭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
眾西向帝城而無帝號名為賊賊不可以久居不如立宗室拔義募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遂令眾將於鄭北高設壇
場選日立帝六月三日眾將擁劉盆子上壇南向而坐文武皆喝山呼時盆子年十五鬚原在軍中主家故幸被髮徒
跣做衣赭衣今見百官拜舞心懼恐怕欲啼凡劉恭謂曰陛下休驚此乃天之當分為萬民之主何故憂思即與總管
字頭赤熾乘車馬駕大馬回國繼帳退居閑室猶從彼遊戲崇雖起身力而為眾將所宗然不知書理難任相
職時徐宣乃故縣人也原為獄吏能通見經兵推宣為丞相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文武
群臣各封贈記却說鄧禹領蕭王之命自機關將入河東鄧尉守關不關禹攻十日破之獲其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
數月之久不能攻下更始大將樊參聞知禹圍安邑乃引大軍五萬人度太陽攻禹入報知鄧禹曰狼野小賊安敢犯
境即遣諸將分兵對陣樊參出罵謂禹曰更始未有負汝何得反叛劉秀為帝又令起兵犯我吾界欲盡乎禹曰本
圖大事者劉秀兄弟東蕩西除破滅奸賊於亂世中撥成基業讓彼為君今更始荒政不理故使汝等賊心日熾爭同
赤眉假立盆子為帝欲奪漢室江山今不斬汝更待何時樊參大怒躍馬橫刀直取鄧禹急率諸將出陣兩邊混戰金
鼓齊鳴樊參敗走高率兵赴至解南眾將四面圍擊大破之斬參首於地敗卒奔逃禹遂收軍入寨却說更始知赤眉
立劉盆子於鄧使定國公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軍共兵五十萬屯在鄭攻伐時張昂廖憲胡殷申屠健等與

良之將而今日果倏覺起言罷退殿託疾不起至次日天曉盆子張昂等欲盡殺之昂等皆入問疾惟隗囂不至更始欲

疑謂眾曰吾召汝等必有事幹何隗囂不至張昂合曰陛下少怒隗囂隨後即至更始曰汝等四人且退張昂廖湛胡

殷見更始言真疑恐有變即笑出殿外而去獨申屠健在內更始知悉傳令將健斬首健告曰小臣無罪陛下何故疑

心遂至於死更始曰朕懲負汝可與眾謀造叛不容再說令左右推出斬首却說張昂廖湛胡殷三人勤兵討叛劫掠

東西財庫至晚舉火燒內殿戰于學中更始大恥次日令車騎百乘將妻子載上東奔趙萌新豐而去更始復疑王匡

陳救成丹魚豢昂等同謀乃傳旨召入陳救成丹隨召至殿更始令將檢下二人並皆斬之王匡知懼將兵入長安與

張昂等合擊更始即同趙始萌領兵五萬共攻匡昂於城內兩軍混戰賊連天匡等敗走趙萌趕上王匡躍馬入城

奔投東走而去更始收軍徙居長信宮却說鄧禹於關西解城陞帳獨坐忽帝使使者持節至令人報知鄧禹急出迎

接至衙內即安排香案鑿笏聽宣詔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救忠孝與朕謀議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正此謂也今朕有將軍山河且復自與將軍野王分別披服寇軍再至至鄧禹將不時逼

請是六月己未不傳已而即帝位也向託將軍西伐勤苦艱勞斬將破軍山西平服功名遂著德譽已垂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遣王都尉授印披封為鄧侯食邑萬戶汝敬之哉故茲詔示宜就無違鄧禹接

詔拜舞稽顙即令使者回鄧是日親率大兵五萬渡汾陰河內兩軍相遇鄧禹出馬問曰汝何將士敢來阻路草伏受

降保汝重用左輔曰更始知汝反漢共立劉秀為帝帝遣吾等持來討汝還敢巧飾惑我忠良言罷躍馬輪刀大叫衆

將掩殺鄧禹急率諸將出陣兩軍混戰金福連天左輔等大敗發回馬志鄧禹催軍趕上追殺不及數里即能回兵有

詩

汾陽河邊戰守節

或到終身耀日光

殺氣騰空陰霧散

威靈震野戰兵威

總評 盆子一劇大是可觀今日登場者不能演出此景

第四十三回

王匡結賊侵更始

盆子反臣避赤眉

却說赤眉樊崇等起兵至高陵忽聽炮响一聲山城後一隊軍兵當頭一將金甲銀盔長槍白馬手執降旗上寫定國
 公王匡迎駕樊崇急出下馬施禮謂曰遠勞將軍至此少獲迎候乞勿見怪匡曰將軍扶德伐暴人啟人歸吾久欲起
 兵接應其佐明君奈天未假願今爾將軍兵至敢依道相迎萬乞姑納為用倘名成就雖泉下亦相歡矣崇曰將軍文
 武拔萃何故是謙今幸不屈英才肯護獨派豈取背逆而敢忘哉言乞二人大笑遂合兵共進而入報更始大驚急
 令李松領兵三萬出城迎敵兩軍排列陣勢金鼓齊鳴王匡出馬謂松曰更始殘暴日肆誣斬忠良汝尚何苦力護而
 取辱哉李松大罵背義匹夫不思更始與汝王侯之位貪心猶未滿足交車賊兵欺天反至三合斬汝以酬君恨王匡
 大怒縱馬直取李松奮槊長戈衝陣對敵二人交鋒共戰十合王匡敗走李松躍馬趕上樊崇見匡敗走急出助戰二
 人亦交十合不分勝負再令搗鼓又戰十合樊崇大敗李松追趕殺至山坡樊崇大叫王匡等諸將十萬軍兵奔出四
 下夾攻李松抵敵不住勒馬回走樊崇率兵趕上王匡兜弓撥箭望李松奮射中馬而倒樊崇急近討住今軍綁縛囚
 檻餘卒皆降崇等乘勝攻城即至東門把守校尉乃李松之弟李汎亦眉令人謂之曰今吾主將樊大將軍即待縛汝
 兄李松囚於軍汝若早開門獻則活其命倘再抗拒汝兄難活汎聞即開門獻降元月赤眉入城人報更始言李松
 出陣被赤眉大將樊崇捉去復進攻城把門校尉李汎聞關亦眉都已入城陛下急將何治更始聞言大驚心惶無措
 急跨上馬單騎奔走從國城門出妻妾婦女隨後哭趕連聲呼曰陛下既欲出逃當下馬謝城而去更始急下馬望城
 泣拜復上馬而去却說赤眉復聚兵於洛陽殘害百姓苦虐軍民帝遣大司馬吳漢來祐岑彭馬武堅譚等十一將軍
 領軍五萬進擊洛陽各遵音命而去却說更始棄城奔至高陵夏子綰程流落道途帝聞之大驚心甚憂憤乃遣復下
 詔封為懷南王詔曰朕嘗立諫王凡不自省察好佞而果賊孽相凌稿起蕭牆悔思無及今赤眉攻迫棄位捨城妻
 子裸袒於道傍妾婦流落於村裡朕聞塗炭甚切憂思故茲頒詔飛臨封授淮南王職再諭吏士人等敢有仍前故違
 詔旨賄賂相害者罪同大逆故茲詔諭宣悉宣知更始正於城街獨坐悶想嗟呼忽人報曰帝遣詔至請大王出接

更始怒排香案，整笏接入府廳宣讀，仍依君臣禮行拜畢，眾將扶擁就職，却說吳漢等諸將領軍至洛陽，分兵圍伏，令報知朱鮪，言吳將軍西圍排布陣勢，兵如鉅束，將軍縱能插翅騰飛，今番決要斬將軍，若能早降，不失原職，如不慮從禍臨眼下。朱鮪聞言，默然無語，遂開城出降，接入漢兵，至衙安撫。百姓十月癸丑，帝親駕入洛陽，吳漢等諸將復承祐，堅諍等十一將軍，引朱鮪降首齊出迎接。朱鮪進曰：小將罪該萬死，乞陛下仁恩宥恕。帝大喜，遂封鮪為洛陽太守，鮪頓首謝恩。各護軍駕入城，幸南宮，見殿宇損壞，令堅諍監看校尉整造官府。而於是定都，却說鄒萬於汾河擊走左輔等，時劉盆子兵過，肆暴殘虐，吏民有怨，不知所歸。鄒萬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伏，而迎一日之間，降者以數千計。眾號百萬，會合即行，為寇止之，輒停車馬，以撫勞百姓。鄉村父老童稚，垂髮白之人，立滿車下，莫不感悅。於是鄒萬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進言與鄒萬曰：赤眉已占長安，擊走更始將軍，可急進兵，莫待養鋒蓄銳，亦難於擒。萬曰：不然，今吾原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楨，後無轉饋之資，亦眉新拔長安，財富充積，鋒銳不可當也。然其益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豈能堅守也哉。聞今上郡望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殺多蓄眾，吾且休兵，往北就糧養士，以待赤眉勢敗，乃可圖也。遂不聽諸將之言，引軍北往，進發行至枸邑，凡經過各郡邑，皆開城歸附。西河太守宗育，請萬兵至，即領三萬大軍出降。萬大喜，遂令合兵一處。都說帝於洛陽，憂思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乃遣使賈敘往北催鄒萬急取長安。敘曰：朕曰司從大將軍德報諸縣，可並克也。今亡職不攻，則同罪也。前有朕托關中於將軍，則天下軍事悉從所發矣。何舍政而窮小哉。長安更始自亦眉侵入，盡妻逃走，吏卒人民，遺遺無算。宜速進兵，剿除賊寇，復解百姓之倒懸，黎庶民之心望。一慰朕躬之恩，二利兵家之快。今則入駐他兵，驕州據縣，而自專據，何其理乎。故茲敘諭，宜即加兵，倘再延擱，實懷上意，垂示不又。鄒萬聞敘語，罷傲笑曰：主上豈知吾意，竟不從言。遂分遣將兵且攻上郡，令馮異宗愷等守枸邑。二人身權一齊上馬，持戟相攻，共戰十合，宗愷敗走。馮異躍馬赶上，大喝一聲，斬馮於馬下。回至縣衙，勸兵反，遂復進攻。為即令使往洛陽奏聞。帝使者至，帝宣入問使者具奏所事。帝曰：情所親受者何人。對曰：護軍黃防極喜與宗武帝度黃防二人不能久，知勢必相忤，即令使者回報，言殺情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憲持節降馮，馮廣領命上馬，即往行。枸邑人報知馮，馮懼大喜，急出迎接，邀入衙內，禮上謂曰：公右端力

相扶成功。當貴共之。廣曰：素君不意當列。相報。且庸當。截至今月。餘防果執。惜舟於洛陽。獻帝大喜。乃赦。非却說劉盆子居於長樂宮。諸將日會。各事論功。交頭接耳。亂獲席前。并無一人畏服。至臘日。崇等設宴。大會諸劉盆子。坐在正殿中。黃門更卒持兵器。護其後。不至武公卿皆列坐。其殿上。令女樂。延前歌舞。品竹調絲。酒未至中。一人出一書。簡言欲語。賀其餘不知書者。皆起讀。為書名。各各聚花席前。更相有向。忽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婦也。今日設君臣之禮。故下擾亂。不遵法律。免戲尚不如。此何其對君飲乎。皆官格殺。取人聞說。竟相班門。各奮持兵。互相殺傷。無數。殿上盆子不能止之。衛尉請召種閻之。遂勒兵入殿。殺百餘人。方才定息。盆子惶恐。日夜啼哭。獨與中黃門同榻共卧。但得親主關。而不聞外事。若向時被廷中宮。支數百千人。自賈始敗後。幽閉宮中。之糧無食。握屢中。苦艱之糧。或捕死魚而食。有飢死者。因相埋于宮中。忽劉盆子至。各伏階前。泣相告曰。陛下登位。妾等數百千人。幽閉宮中。無食。忍飢死者不可勝數。乞陛下仁。憐救妾等。人殘命。盆子頓足。嗟嗟。遂令中黃門。給米。每人數升。各皆叩首謝恩。後盆子去。忽死宮中。不出。却說劉盆亦肩泉。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復遭所禍。密教盆子。解下寶纜。與眾辭讓。去歸。盆子欣然。即從。建武二年正月朔。大會諸將。劉恭先謂崇等曰。自蒙諸君共立恭弟。盆子為帝。德誠深厚。奈且本週一載。混亂自甚。想不足成大事。恐命死於他人手。反無所益也。願退為庶人。無窮感戴。崇等聽言。頓首啟曰。此皆臣等罪也。或願勿疑。前恭復啟請。崇曰。泉立天子之主。撫育四方。今式侯固為請。拒。實欲事乎。於是恭大慙而退。盆子乃下龍床。置印首告曰。今諸郡縣官。遣車資。獻糧物。而盜賊依舊。輒見劫奪。流傳四方。豈不怨恨不復信也。向且所立。皆非其人。不由所願。今奉乞骸骨。歸耕。以避殺害之難。乞諸君愛憐。且言記下。淚而哭。崇等將莫不哀伶。乃皆頓首告曰。臣等無負陛下。何苦憂慮。自今以後。不敢復辱。縱欲。因共抱持盆子。扶上寶位。崇等皆去。盆子號呼不得已而受之。既罷。各出盆子。閉宮。自守。於此日起。三輔諸將。翕然無譁。皆稱天子。聰明智度。百姓人等。爭遠長安。市里繞滿。二十餘日。赤眉會。時財物。復肆前山。混相劫奪。城中糧食。於火焚燒。宮室。悉數寶物。引兵西過祠南。郊軍甲兵。馬長為猛獸。家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者數百騎。望南山進發。行至郿城。賈始大將軍。嚴春。關。引兵三萬出城對陣。盆子曰。何人出討。此賊。樊崇。高。殺。應曰。小臣願任。言訖。飛馬而出。兩軍排列陣勢。金鼓齊鳴。一將交馬。約戰十合。嚴春敗走。樊崇躍馬。赶上。大鳴。

一將連人帶馬砍為兩段。敵散軍軍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遠達大雨坑谷皆滿。士卒凍死者數百多人。勳兵復還。掘塚墓。劫取寶物。汚辱皇后。屢掠生民。貧無厭足。鄧禹知其自亂。急引軍進攻。南至長安。駐軍昆明池。大饗士卒。一日陞帳。台諸將謂曰。吾欲遠日親謁高帝之廟。以祀十一帝王之極。汝等眾人各要齋戒。其人真祭。眾將俱唯遵命。而退。次日鄧禹沐浴潔整朝服。往謁神位。眾人各各淨身。跟隨入廟。祝畢。禹令使者收起十一帝極。送詣洛陽。使者遵命。即日起來去訖。高遂引兵進攻。延岑至藍田。兩相撞遇。延岑出馬。頭頂金鳳。鳳尾纏身。披絳納袍。白銀甲。手提方天戟。坐下赤色馬。立于障前。大呼劉璋搦戰。禹出馬相謂曰。汝知漢司徒鄧司徒否。人曰。小麻難書。何足為美。鄧禹大怒。急率諸將進擊。各排陣。鼓搥搖旗。兵戈相接。人馬相衝。延岑大喊一聲。披軍亂混。鄧禹見勢將敗。急收兵走。延岑亦不追。鄧禹奔至雲陽。忽小軍報曰。前有兩員大將。一人紅袍白甲。雉尾銀盔。手執丈八長槍。坐下紅鬃鐵馬。一白袍金甲。雉翅銀盔。手執降魔鐵杵。坐下燕色烏騾。將兵數萬。截住去路。如之奈何。鄧禹聞言大驚。親自勒馬上前。望見紅袍鐵馬者。乃漢中主劉璋也。高遂高聲呼曰。來者莫非漢中主劉將軍劉璋聞聽。慌忙下馬。施禮謂曰。將軍為何早至此。鄧禹具將長安赤眉及諸將所敗之事。逐一訴知。劉璋大喜。復問鄧禹曰。主公事勢若何。禹曰。自赤眉起入長安。遣吾關西守禦。後再未同一會。今帝位于鄧。而還都于洛陽矣。劉璋大喜。各叙別之情。劉璋遂與李寶相見。禹問曰。此將軍何人也。禹曰。丞相李寶是也。二人遂施禮。劉璋令合兵。遣入城衛安。欲往經數日。李寶遂持相位之勢。凡見高者。諸將皆慢無禮。一日鄧禹會集諸將於廳衙議事。寶不自尊。禹曰。同僚相過。何得自恣。寶曰。吾居相位。除君使王之外。誰敢與並職乎。禹曰。吾受公侯之位。兼領大司徒之職。尚不敢僭自尊。汝乃有爵其位。未佐上命。所賜安敢與吾立。而玩法。豈言說。喝令左右。檢下斬首。劉璋力勸不從。推出轅門。斬訖。寶弟李珍。知高慘殺其兄。即點凡部諸將校攻。擊高。殺其將軍。取斬。高恩兵。竟不與拒敵。乃被軍走入高陵而去。禹自備糧。及後。威名漸損。又之糧食。軍士飢餓難忍。者皆食。食。竟。與。交。戰。不。利。臨。附。者。日。益。歸。高。甚。愛。切。慰。懷。思。無。計。奈。遂。令。使。者。報。關。朝。廷。取。兵。助。擊。使。者。即。領。命。上。馬。而。去。却。說。帝。姊。湖。陽。公。主。新。居。驪。山。一日。帝。於。後。殿。請。出。問。曰。吾。欲。選。擇。賢。臣。匹。配。尊。姊。庶。免。久。居。舊。殿。獨。宿。朕。意。妙。意。若。何。答。曰。恐。無。賢。德。不。如。自。許。帝。曰。朝。廷。其。英。臣。隨。意。所。觀。主。曰。惟。大。臣。宋。公。威。容。德。品。群。臣。莫。及。帝。遂。設。朝。

今主坐於御屏風後召宋弘弘感謂曰謬賞易文當易其人情乎弘曰良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精練之妻不下堂臣家有前妻不敢再娶帝聞弘意歡曰真義士人也遂不復強乃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未破赤眉重拜將 復攻反賊再興師

帝見宋弘深執綱義即加陞為大司空弘叩首謝恩而起忽一人趨殿奏曰鄧司徒遣使來至久待午門之外未敢擅入乞吾主傳旨帝宣入至殿問曰來使為何答曰鄧司徒自為情反後與赤眉等戰敗走入高陵又無糧食士馬飢亡歸附者日益雜散特遣小使報知陛下乞早發兵相助乘赤眉之亂而進擊破之莫待復聚難與相持乞陛下聖鑒帝聞奏令使先回報說隨後發兵來助使者慌忙叩首謝恩而出帝乃發軍兵馮異至殿謂曰今赤眉大入長安勢大難敵故鄧司徒畏被所敗不能一勝朕托將軍勤兵往助願為竭力攻擊若破賊後汝世不忘真曰臣家陛下厚恩無能可報今既所託雖死亦可必冀敢忘遂而憚哉言罷遂出數千軍俱被重甲堅盔長槍硬弓砲响一觀出城上馮異旗蔽野殺氣騰空步兵馬卒十里不絕帝親乘車駕送之河南乃赦之曰三輔遺王莽更始之亂重授赤眉延岑之害萬民塗炭百姓遭殃激寬他方無所依訴將軍請率討諸陰謀反掠不道如小賊速塞降者令其首領先至京師見朕赦其小民各就農業壞其官殿無復復敵在伐擾亂鄉方且今託將軍所事非必掠地屠城要在乎除賊安撫庶民庶朕昔部下諸將非不能戰鬥取勝然好勇敵不在安集將軍素濟世安民之本故託所任莫為勞苦所厭而空負朕願馮異頓首受命拜別引軍行西所過州縣群賊皆稱將軍望風偃伏降者數千人却說鄧禹敗至高陵日夜憂切一日獨於廳上悶坐忽人報曰使者回來未敢擅入乞將宣傳令高聞報急令喚至問曰見帝若何使者答曰帝令小人先回隨後發兵來助鄧禹大喜令使退忽人報聖旨到鄧禹忙排香案跪伏聽宣詔曰人情得廷若於救絕快須臾之慈忘慎尉之義惟將軍業遂功大德者名無欲傳於無窮也今日累戰賊兵身經萬苦身披堅甲夜枕寒戈朕甚感切故茲特詔遂慎毋安與寇爭攘赤眉無自當來朕以飽待飢以逸代勞析董登之非諸將軍受無得復進兵鄧禹聽宣拜畢甚感受任而功勞不邀再點飢卒復至長安與赤眉累戰不利乃還軍關坐却說馮異至華陰與赤眉約期會戰異召軍中壯士數百人謂曰汝等變更衣服與赤眉一樣裝束埋伏道傍待兵交戰齊出接應使

赤眉混亂不知方可破矣。壯士依命去。忽人報曰：赤眉萬人圍住前部將軍。急發兵助。真曰：無妨。遂以令數百人馬出救。賊見其寡弱，盡起攻。真亦眉俱出，親領領軍撞入其陣，與賊鏖交。馬二入共鬥十合，遂散。回走。真具趕上，後陣混戰。戰至日中，賊氣衰憊。真將旗一展，道旁伏兵齊起，衝陣混殺。衣服相亂，赤眉不識別將，只道己兵。放心前戰。來者盡被所殺。眾遂驚潰。各相逃去。真追攻，至激底，大破一陣，斬首數千級。降其男女八萬餘人。真等餘將京走宜陽而去。真具收軍，遂入長安城內。安無百姓，令使費奉、涇陽、長安、蘭臺。漢帝一日設朝，會集文武等，議國政之事。正論間，忽一臣趨殿奏曰：關西偏將軍，真令使進表。乞陛下傳旨。帝令宣至殿下。使者呈上表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仰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之維新，盡驅寇賊之烟塵。誕布福順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萬智，權亦符而致運，杖奮誠以興師。進攻武關，黎庶有來蘇之望。蘭基建業，英雄誰具。主之歸，願豺虎之噬人。正龍蛇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長安蕩寇，秦賊碎首于漸台。館陶略征，銅馬面陰于塞野。道逃逐而河北安，諸偽平而荆越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京南已樂於生塗，西北尚困於寇攘。惟其所由，厥有端緒。惟彼赤眉，賊始自窮荒，乘更始之膏餘，吳奸群而嗟起。以劉盆子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變而章甫其遺，秦族姓而桑榆攸數。建於既嗣，尤為不君。群賊欺其昏弱，亂政擅權。百姓東遭深宮劫奪，財物朝廷之政不綱。英雄之志，斯奮兵運環宇，禍結中原。是月弔伐，以徑中原，顛危延舉安壤，而靖亂略事，非獲也。謀乃念同，願推一介之匪才，忝受總戎之重任。臨斬受命，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閭握機，宰折衝於樽俎之外。旌旗靡靡，而關西下金鼓。震而淮陰平，絕迹盡現。其兵高陵，虜崩厥角。風驅雷響，電掣星馳。鎮成潰而土崩，葦葦而衛瓦解。赤眉各散於窮途，君臣謀相於逃遁。朝集內地之妃嬪，夜走北門之車馬。臣等勤兵已入，其都城奉宣德威，以安黔黎。盡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汚染一新。馳驅雖効於微勞，方略實遵乎成算。所以幸彰鴻烈者，定武功。東滄海而西昆崙，南離題而北窮髮。無遠有近，莫不首親。玉帛會，車書同。與太平之禮樂入紀修，風俗變。正萬世之綱常，臣焉異願。首百拜謹奏。表上聞，帝監表讀罷，龍大歡曰：此子誠有濟世安民之才。輕兵一舉，節蕩級屢。遣使賞賚，尋真為征西大將軍，發營具。名使者即上馬行至長安，東門停下。令人入報，真正於堂上玩讀兵書。忽小卒報曰：聖上有旨，真

令軍師排杏案上馬出迎接入衙內俯聽宣讀詔曰 始雖垂起回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朕初
託卿將軍討賊黑與交戰未克取勝今將軍一舉即破天荒豈不稽顙之垂超而終解奮飛之未遂而晚當成也朕蒙
表達喜躍不勝惟念將軍事除獲寇士卒苦勞故遣使齊封賞授拜為征西將軍之職及勞瑋諸將寇害既平宜急早
返致茲詔不想恣宣知 馮異聽宣拜畢令使回朝眾將相齊慶賀大排筵席宴勞諸軍却說漢帝聞知亦自餘眾走
入宜陽會集文武共議御駕親征以旻期為先鋒即為副將王霸劉譚為左右護駕大將軍嚴起雄兵六萬戰將百
員帝傳旨軍中前途不許騷擾民士擄掠財物如違者即斬眾軍卒各遵聽諾是日上馬出城帝乘龍鳳車駕大馬四
圍珠簾遮護上以皂蓋青纒手執玉圭足穿珠履前呼後擁左御右扶凡所經過州縣士民吏官遠遠擁迎徒觀者
伏滿道傍無不感悅行經數日至近宜陽令人報知亦為慶崇等聞言惶惶振恐不知所為急相議曰劉秀兵強將勇
吾等弱寡衰微若再與拒難以取勝莫若拜降歸順以免士卒之勞眾聞崇言答曰將軍之言是也乃遣劉恭先詣
降恭即出拜至駕前跪伏告曰盆子將百萬之眾自縛降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曰既能早省待之以不死耳恭遂叩頭
回報言帝寬宏之事眾皆大喜崇遂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拜降所得全國軍械及更始之八寶
劍玉璽等物悉將獻上帝大喜令諸將駕護入城安撫百姓賞勞眾軍帝見宣陽城西積聚兵甲與熊耳山相齊遂令
本縣厨子給食與十餘萬人皆得飽食明日將兵器大陳操演至次日帝駕車親引諸將至洛水操練令盆子君臣拜
於兩傍觀者謂盆子曰自知當死否盆子曰首進曰罪臣應死猶幸陛下相憐姑赦之耳帝笑曰朕與汝同宗室豈無
釋之者乎入謂崇宣諸將曰汝等莫悔降乎朕今遣汝歸當勒兵鳴鼓與朕相攻汝其勝負不欲相憐也徐宣等叩頭
告曰臣等出長安東都城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則百姓樂安為民喜悅今日得降聖主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恐誠喜
無所恨也乙陛下仁恩實希帝曰卿有謂銖中銖銖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逼資衰減老病猶在汗
井灶然猶有三善攻城破邑周偏天下本故妻歸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會爭
先降自以為攻諸卿悉能完全以歸於朕是三善也言訖遂封盆子為趙王今崇等諸將各與盆子居住洛陽每一人
賜宅一區共田二頃眾皆叩首各謝恩退亦可還朝於此尤見先武大度既降伏赤眉先折以威後揚其善所以十萬

餘者皆誠服而無後患也。有詩為證。御駕親征出宜陽。赤賊聞風伏地降。東賜良田歸宅院。仁君自是智汪洋。却說劉永更始時立為梁王。更始敗後。梧國起兵。以董憲等為大將軍。專權東方。自稱帝於睢陽。後立憲即為海西王。亦為齊王。故南事梁楚。而步得專集齊地。偃郡一十二馬。帝聞之。急召虎賁大將軍蓋延至。戲謂曰。睢陽劉永反。稱帝。東搃一十二郡。朕欲托將軍往伐。救拔萬民。將軍若何。延聽言欣然。答曰。臣即願往。帝遂與兵十萬。親送出城。囑之曰。將軍此行。則東方之主悉附卿身。賴為竭力匡護。延曰。此乃臣之當分。不勞聖慮。遂拜別上馬。前望睢陽進發。行將至近則一平坦大坡。令軍扎下營寨。來自對陣。却說劉永一日會集諸將於廳議。忽有人報曰。洛陽漢帝遣大將蓋延領軍十萬來取睢陽。已在千里山坡下寨。請大王將何處治。劉永聞言大慌。慌手無措。小軍又報漢兵臨城。請大王急發兵拒敵。劉永遂披挂同大將蘇茂領軍五萬出城迎敵。兩陣相對。蓋延出馬。劉永曰。汝拒北方。西郡吾守東。亦何得率兵犯界而討死乎。蓋延大怒罵曰。背主逆賊。更始以汝為王。心猶未足。今又反漢。自稱為王。竊據州郡。不思賊賊殺身。豈能當受天子之分。三合斬汝。以絕劉氏之患。言罷挺戈奮馬。直取劉永。二人交鋒。約戰五合。劉永敗走。蓋延趕上。蘇茂挺槍截住。兩陣混戰。金鼓齊鳴。二將又交數合。蘇茂抵敵不住。回馬急走。蓋延率兵趕擊。追至城下。永遂收軍走入城內。堅閉不出。蓋延分兵圍之。守經百日。延兵盡收糧穀。城中乏食。永夜開西門出走。蓋延趕上截住。劉永勒馬復戰。未及三四合。被蓋延奮砍一刀。連人帶馬前為兩段。蘇茂見勢不利。保護永子劉紆東奔而去。蓋延收軍復至城下。永弟劉防與郭歆降。接入漢兵。扶蓋延於街端坐。俯伏於前。頗有請罪。延遂赦之。却說蘇茂保護劉紆。行至新縣。與周建等共立紆為梁王。四年春。月蓋延引兵復擊蘇茂。即奔海西。王重憲處去。却說平敵將軍龐參。為人驍勇。遂順帝甚信愛之。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參是也。因使與蓋延共擊重憲。時有詔書下。地而不及。龐參以為延有自己之心。使不詔。救自疑。遂反擊破延軍。重憲遣和。自魏泉平。王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參。即遣使與諸州將士書曰。吾嘗以爾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宜速除之。諸將接書。各屬兵馬。會於睢陽。帝臨擊。是日漢帝令前將軍王梁勒馬十萬。御駕親征。砲响一聲。齊奔上馬。擁護御駕出行。亦憤震天。金戈耀日。既至先入桃城。安歇。却說董憲聞音。自討胡方與劉紆引兵去下。邪還隨後助前。攻擊漢兵。合成三萬。急進攻城。帝知留下龍車輜重。有

引響綽三十步卒數萬夜赴任城而去其氣相隔桃城二十餘里次諸將表曰賊兵所來者氣勢弱宜陛下遣軍遠
環冀待廷鏡聚眾益難與爭持今若一下則破子反掌矣何懼之哉帝曰敵賊兵精壯不可輕敵且休士養銳以據其
鋒待眾方聚則可動兵城中百姓人等見漢帝駕至眾心懼悅蓋固堅守時大司馬吳漢捕獲將軍高武漢中將軍王
常討虜將軍雲等俱在東都帝遣使召之使者領旨飛奔上馬而去却說龐諷知帝夜走任城悉起大軍進擊一至城
下分兵圍住連攻二十餘日不能得下眾將軍士悉皆疲困是日吳漢等兵至且入桃城安下次日進兵分作兩路並
入帝聞縱兵而出前後合擊謂軍大亂高武擅入其陣正遇龐諷二人交馬門無三合龐諷敗走眾軍一齊混戰殺
連天董憲蘇茂等急走胸山縣去丟下劉鈞一人不知所歸被軍士高麗斬首來降吳漢等遂兵再趕追至胸山城下
分兵圍擊謂等堅守不出困經半月之餘城中糧盡無計可支董憲曰食之不可虛守兼且海兵糧難與對敵不若
夜開西門走奔東海再作區處眾將皆許至夜二更急令軍士飽食上馬潛於關門出走未及半里有人報知吳漢
即分兵截擊龐望山坡前走忽聽炮响一聲高武王常領軍當頭截住胡回後走吳漢王常等趕上前攻後擊左突
右衝胡盼命殺出又被高武攔住約戰兩合高武提起青銅刀望龐胡腦後一砍削為兩段董憲乘勢衝出吳漢趕上
大喝一聲殺於馬下蘇茂高叫將軍休戰小將願隨董憲吳漢遂令龍應蘇茂跳下跪伏馬前告小將罪該萬死望將
軍姑恕吳漢大喜遂令合兵一處是吳漢平定江淮山東等處教習京都某日班師擁駕回京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總評 高祖入關西救毫無犯光武征赤眉飛士卒無多據振亭長關委白木淑業俱從下手處得安旨也

7

82

89666